

卷八十七 内制集卷六

恩州赐契丹皇太后贺乾元 节大使茶药诏

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将信聘，方止中涂。惟兹药录之良，加之茗品之美。特申颁赉，式示眷怀。

恩州赐契丹皇太后贺乾元节副使茶药诏

二月二十四日

卿肃将聘币，来及寿觞。载嘉道路之勤，宜有颁宣之宠。仍申抚劳，当体眷优。

恩州赐契丹皇帝贺乾元节大使茶药诏

二月二十四日

卿将命宝邻，讲欢寿节。属此暄和之候，载惟涉履之勤。宜颁品剂之良，式示眷怀之意。



恩州赐契丹皇帝贺乾元节副使茶药诏

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副聘轺，来陈寿祝。顾川涂之攸邈，属气节之方和。俾颁饮饌之精，式助宣调之理。

皇帝回契丹皇帝贺乾元节书

嘉祐四年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阙下：乾阳正月，纪兹载诞之辰；邻聘修欢，赋以千龄之祝。书言既缚，礼币兼丰。感著之私，敷陈罔罄。今彰圣军节度使萧供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达皇太后贺乾元节书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阙下：寿节届期，邻欢惇契，仍导柔慈之旨，过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顓布侍次，达此惊诚。今左监门卫上将军耶律侃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白。

恩州赐契丹皇太后贺乾元节人使茶药口宣

卿等夙奉信函，及兹诞节。载勤驰传，方止中涂。宜有宠颁，用申抚慰。



恩州赐契丹皇帝贺乾元节人使茶药口宣

卿等甫临诞日，来讲邻欢。载惟将命之严，宜有劳勤之锡。俾申宠赉，式示眷嘉。

天齐仁圣帝庙开启祈祥迎福催 生金箓道场密词

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庆，方垂佑于邦家；弥月告期，用荐诚于科箓。冀众真之昭鉴，臻百顺以储休。

广圣宫开启催生道场默表

三月二十日

伏以带□迎祥，庆祿祠之协应；洁坛修荐，致精恳以冥祈。俾因麟瑞以通诚，仰冀灵真之报福。

内中福宁殿开启天祺节道场青词

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临初燠，节纪嘉名。肃严秘殿之居，降集清真之馭。荐之馨苾，报以善祥。岂惟敷佑于眇躬，兼冀均休于庶品。



内中福宁殿罢散天祺节道场青词 三月二十日

伏在薰风应候，瑞节纪时。按琳简之真文，严紫庭之邃宇。众灵来格，冥感交通。嘉乃群生，蒙兹百福。载倾虔意，鉴此明诚。

后苑亲稼殿开建镇星祈福道场青词 三月二十日

伏以祠禴协应，弥月告祥。肃依科箴以荐诚，仰冀照临之降鉴。锡之祉福，佑以休宁。惟集庆于邦家，永延鸿于基绪。

万寿观开启求嗣保安道场青词

伏以庙社降祥，宫庭协庆。载涓吉旦，交荐明诚。期仰格于清真，俾敷延于祉福。永昌基祚，遐企灵休。

景灵宫天兴殿开启催生保庆道场青词

伏以诞弥协庆，蠲洁修诚。严秘殿于灵宫，诵真文于蕊简。通此苾芬之荐，袪其菑害之虞。仰冀昭回，不符鉴佑。



护国显应公庙开启保安催生道场青词

伏以正阳旅月，载育开祥。式因灵宇之严，交荐精衷之洁。仰冀众真之祝，敷昭百顺之休。永祚皇图，实希道荫。

赐新除行刑部尚书依前观文殿大学士知 陈州刘沆让恩命不允诏

四月五日

卿向以宰弼之崇，屡形恳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劳。而休风蔼然，嘉问时至。方深眷倚，遽阅奏封。顾惟陪辅之邦，俾遂便安之请。增之美秩，优我旧臣。岂只循于故常，盖以示夫褒宠。膺受之际，逡巡以辞。虽言匪饰文，见于能让；而令行已出，难矣复还。其体余怀，往只新命。

雄州白沟驿赐契丹贺乾元节人使却回 御筵兼抚问口宣

四月十三日

卿等聘函时达，使传言旋。冒兹炎燠之辰，涉此川涂之邈。宜申宴锡，式示眷怀。



端午帖子词二十首

嘉祐四年

皇帝阁六首

天容清永昼，风色秀含薰。五日逢佳节，千龄奉圣君。
彩索盘中结，杨梅粽里红。宫闱九重乐，风俗万方同。
宝典标灵日，明离正午方。五行当火德，万寿续天长。
岁时令节多休宴，风俗灵辰重祓禳。肃穆皇居百神卫，
涤邪宁待浴兰汤。

香菰黏米著佳名，古俗相传岂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
含桃初荐黍新登。

圣主忧勤致治平，仁风惠泽被群生。自然四海归文德，
何用灵符号辟兵。

皇后阁五首

茧馆覆柔桑，新丝引更长。纫为五色缕，续寿献君王。
槐绿阴初合，榴繁艳欲然。翠筒传角黍，嘉节庆年丰。
烟含玉树风生细，日永宫花漏出迟。深殿未尝知暑气，
水精帘拂砌琉璃。

玉壶冰彩莹寒光，避暑宸游乐未央。采艾不须禳毒沴，
涂椒自己馥清香。

兰苕擢秀迎风紫，槿艳繁开照日红。嘉节相望传有旧，
深宫行乐自无穷。

温成阁四首

香黍筒为粽，灵苗艾作人。芳音邈已远，节物自常新。



珠箔凉飏入，金壶昼刻长。鸾台尘不动，销尽故时香。

闻说仙家事杳微，世传真伪岂能知。遥思海上三山乐，宁记人间五日常。

云散风流岁月迁，君恩曾不减当年。非因掩面留遗爱，自为难忘窈窕贤。

夫人阁五首

冰壶凝皓彩，水殿漾轻涟。绣茧夸新巧，萦丝喜续年。

黄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共斗今朝胜，盈檐百草香。

光风细细飘香转，绿叶阴阴覆槛凉。云物鲜明时节丽，水精宫殿侍君王。

蓬莱仙阙彩云中，端日欣逢岁岁同。皎洁霜纨空咏扇，深沉玉宇自生风。

古今风俗记佳辰，乐事深宫日日新。巧女金盘丝五色，皇家玉历寿千春。

赐中书门下戒僭奢诏〔五月四日〕

敕中书门下：朕缵承丕基，抚有方夏，谓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务于身先，惟是俭勤，敢忘勉励！期与群庶，臻于富康。而人殆久安，骄于佚欲，物丰太盛，耗以浮虚，苟奉养以自私，忘僭奢之为戾。士民交黷，贵贱靡分，惟其强力之能，无复等威之制。考于著令，虽有旧章，顾在攸司，鲜闻用法。民遂安于常习，弊罔革以滋深，纪纲既紊于度程，风俗以至于流荡。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诚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烦余之训导。夫令信由于贵始，下化先于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职；俾尔多方



之众，勿逾常宪以干刑。庶渐革于侈风，以共趋于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数，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后条诏，如有违犯，仰御史台及开封府纠察闻奏。其诸路州军，即委转运使、提点刑狱臣寮及逐处长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闻知。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西太一宫续催生道场密词

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灵祿协应。爰即清真之宇，虔修科式之仪。冀袪涤于害灾，俾敷昭于福应。载昌储庆，永佑基图。

东太一宫开启保夏祝圣寿金篆道场密词

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馆邃严，格真灵而来宅；明诚蠲洁，存馨苾以交修。导迎百顺之祥，及此长赢之序。伏愿保图绵固，寿历延长。永敷佑于邦家，浦均休于品庶。

为将来□享礼毕奏谢内中福宁殿并景 灵宫等处诸神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庙有严，仲冬正序。乃先时祭，躬讲礼文。赖真灵之集休，俾容典之咸举。仰膺佳贶，弥励丹衷。



为将来□享礼毕奏谢诸寺院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宗庙之严，祭祀惟重。矧兹合食之义，尤为盛礼之文。乃顾眇躬，克成大飨。实繫贶佑，用荐菲诚。

内中为将来□享礼毕奏谢露香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正仲冬，礼成大飨。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灵。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获举。敢申昭谢，冀达精衷。

为将来□享礼毕奏谢诸寺院神御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兹者祇率孝心，躬修合祭。洁精诚而是荐，蒙顾享之来临。惟慈圣之降休，俾眇冲之成礼。敢忘励翼，永荷基图。

为将来□享礼毕奏谢永安陵等处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恭承先烈，获守庆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载肃庙容而合食。上繫丕贶，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诚，益励祇寅之志。



为将来□享礼毕奏谢泰山庙等处表 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兹者因岁物之冬成，讲祭容而时举。豆笾有序，礼乐交修。顾惟眇躬，克遵盛典。实赖明灵之佑，敢忘报祝之诚。

赐步军副都指挥使泾州观察使秦凤路副都
部署王凯赴阙茶药口宣 六月二十五日

卿祗膺召节，方届都畿。载惟道路之勤，属此炎薰之候。宜颁良剂，式示眷怀。

赐步军副都指挥使泾州观察使秦凤路副都
部署王凯赴阙生料口宣 六月二十五日

卿出膺边寄，入恪覲容。顾就馆以云初，方奉圭而来见。宜颁饩劳，式示眷怀。

除宋庠制 加恩进封

门下：尽其志以飡亲，因而俊惠；爵于朝而示众，所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国章而有旧。矧乃枢机之任，惟余



鼎鼐之臣，饬事斋庄，宣力左右，方此庆行之始，宜推宠数之隆。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行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上柱国、广平郡开国公、食邑七千八百户、食实封二千九百户宋庠，履行清纯，器识深茂。夙有佳誉，蔚为名臣。文足以为国华，学足以谋王体。入则登于三事，备罄谏猷；出则殿于大邦，蔼存风绩。自还机务，颇历岁时。秉一德以协恭，出处不更其守；展四体而尽瘁，夙夜匪懈其劳。属盛礼之有成，广推恩而自近。按夫舆地，特启于新封；加以宠名，盖遵于故事。惟是便蕃之锡，式申眷倚之怀。於戏！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搢绅之望，所属老成，德业之隆，岂烦多训？服我休命，往惟钦哉。可特授依前检校太尉，行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充枢密使，特封莒国公，仍赐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勋、食实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_{加恩}

门下：朕卜吉孟冬，躬荐清庙。祖考来格，赋以百福之多；庆赐遂行，均于四海之广。惟予将相之任，是谓股肱之良，宜择刚辰，诞扬休命。忠果守正佐运翊戴功臣、彰信军节度、曹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持节曹州诸军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一万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三千四百户李昭亮，志尚纯悫，资诚敏明。世蒙旧德之余，早遭重熙之盛，备于器使，奋厥材猷。好学诗书，知将率之为体；兼推威信，抚士卒以克和。入则有宿卫之勤，出则著捍城之



效。寄之方面，屡守于要藩；班乃政条，颇闻于佳誉。乃眷别都之重，实司留钥之严。拥节秉钧，并享崇高之贵；治戎抚俗，兼资镇静之材。兹惟图任之艰，方属倚毗之意，是用因霈恩之浹洽，推异数之便蕃，广乃疏封，增其真户，仍畴美绩，褒以嘉名。於戏！秉德不回，所以见始终之操；好谦自守，乃能居宠禄之荣。汝其钦哉，膺此优渥。可特授依前检校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曹州诸军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军节度、曹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加食邑七万户、食实封四百户，仍赐推诚保德守正佐运翊戴功臣，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梁适制

特授特进加恩

门下：王者严其宗庙，飨必及其时；尽其诚心，祭则受其福。朕躬执圭瓚，率诸臣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圣而合食，嘉与有位之众，均兹锡祉之繁。矧惟槐鼎之旧臣，实系国家之大体，宜优新命，以告外庭。推诚保德忠亮翊戴功臣、定国军节度、同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傅、使持节同州诸军事、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定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七万户、食实封一千五百户梁适，世胄之华，早跻仕路；艺文自奋，继践辞科。进阶显荣，亟被奖擢。优游侍从之列，尝奉于清闲；出入中外之勤，实劳于夙夜。既赞枢府，遂登宰司。启沃之谋，话言犹在；进退之际，礼遇兼隆。自历藩垣，颇更岁月，近惟大卤，实宿劲兵，俾分节制之权，以为方面之重。抚兹雅俗，藉尔敏材，属熙事之有成，均庆恩而方洽，是用叙陟崇阶之贵，兼增食户之多，推兹宠章，盖率旧典。於戏！执忠信之



一节，所以事君；守富贵而不骄，乃能终吉。是惟素学，宁假训辞？往服茂恩，当体予意。可特授特进，依前检校太傅，使持节同州诸军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国军节度、同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功臣、勋封、食实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许怀德制^{加恩}

门下：赏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劝；祭之为泽，思在位以咸均。嘉盛礼之斯成，务推恩而惟广。矧乃耆明之哲，是为心膂之臣，宜示优隆，式扬诞告。卫圣忠果雄勇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挥使、保宁军节度、婺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婺州诸军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颍川郡开国公、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许怀德，劲勇之质，盖稟天姿；忠厚之良，自为国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载之辰，蕴其材谋，能自奋励。训我士卒，号令之信甚明；为予爪牙，介冑之色难犯。爰采军中之誉，俾分阃外之权；遂膺旄节之荣，专董貔貅之旅。宿卫宫禁，周旋岁时。宣力甚勤，有知无不为之节；尽瘁后已，加老而益壮之心。诚未耗于精明，岂但矜于矍铄？属受厘之均庆，方浹宇以蒙休。载推图旧之怀，式叙畴劳之典。益其封食；录乃功庸。於戏！享爵禄之崇高，荷宠灵之优渥。挺金石不渝之操，兹惟事上之诚；知富贵克守之难，用保有终之吉。勉矣来效，往其钦哉。可特授依前检校尚书左仆射，使持节婺州诸军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挥使，保宁军节度、婺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仍赐卫圣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



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翼祖皇帝册文

嘉祐四年

维嘉祐四年岁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孙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简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兴德造邦，始基之功，实自积累，获嗣丕烈，敢忘翼励？孟冬吉月，岁事既成，合祭以时，举兹礼典。惟是备物，将以诚慤之心，神其歆之，锡以多福。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粢盛、芻合、芻蕘、嘉蔬、嘉荐、醴齐，严恭备物，式荐虔心。高祖妣简恭皇后刘氏配。尚飨。

真宗皇帝册文

嘉祐四年

维嘉祐四年岁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月癸酉，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飨亲者，气节既至，感其思心，祠、禴、尝、烝，礼以时举。然犹未厌其志也，则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顾惟小子，克守成业，治民事神，动有丕训。是用躬执圭瓚，荐其芬芳。慨然如闻，来格来飨。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粢盛、芻合、芻蕘、嘉蔬、嘉荐、醴齐，严恭备物，式荐虔心。皇妣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献明肃皇后刘氏、皇妣章懿皇后李氏配。尚飨。



淑德皇后册文

嘉祐四年

维嘉祐四年岁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孙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炜，内德茂焉。清庙载严，合食为重。十月惟吉，备物有容。威灵来临，昭穆序配。荐以诚洁，神其顾思。谨以一元大武、柔毛、刚鬣、粢盛、芡合、芡苢、嘉蔬、嘉荐、醴齐，严恭备物，式荐虔心。尚飨。

赐枢密使宋庠让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嘉祐四年

省表具之。朕以因时致享，克展于孝思；已祭受厘，大均于庆泽。乃眷耆明之哲，实予体貌之臣，肃临事之有容，既交神而蒙贶。宜推异数，以示眷怀。虽嘉好谦，曷止成命？所让宜不允。

赐枢密使宋庠让恩命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蕴纯和端悫之诚，富敏贍通明之学，惟时旧德，实我柄臣。当祀事之有成，广庆恩而方洽，畴其封爵，锡以号名。兹为宠章，盖举常典，无烦避让，其往钦承。所让宜不允，仍断来章。



赐枢密使宋庠让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熙事既成，方大均于祭泽；宠章所异，宜首及于枢臣。当即往膺，勿烦冲让。

赐枢密使宋庠并河阳三城节度使 判河南府文彦博加恩告敕口宣

朕以飡亲致孝，馥惠均恩。宜有宠章，以褒旧德。往钦新命，当体眷怀。

阁门赐华原郡王允良感德军节度使允初告敕口宣

蔚为贤王，陪我祀事。既膺福赐，宜被宠灵。往体予怀，祇服新命。

赐皇弟奉宁军节度使华原郡王 允良让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亲，所以厚人伦，明教爱。卿以近属，肃然在庭，能尽志以修容，不违礼而终事。方庆典之均洽，宜宠章之所先。好谦之怀，虽可嘉尚；



已出之命，其往钦承。

赐皇弟奉宁军节度使华原郡王允良
让恩命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从我祠事，罄其齐明。因俊惠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让之节，固已识于冲怀；敦谕既勤，宜往祇于成命。

赐皇弟感德军节度使允初让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因时孟冬，荐鬯清庙。蒙祖考之来颺，均庆赐以推行。乃眷宗藩，宜优宠数。盖克遵于旧典，何过自于撝谦？其钦训言，往服休命。

赐皇弟感德军节度使允初让恩
命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

朕亲款太宫，致飨列圣。蒙神颺其百福，思庆及于多方。乃眷宗藩，宜优异数。惟是便蕃之锡，式推敦睦之仁。嘉乃冲怀，形于恳避。礼有常节，无为过恭。命之已行，难或中止。



赐皇弟华原郡王允良感德军节度使允
初让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参闕祀之严。爰畴乃劳，优以异数。宜思祇受，勿复固辞。

赐皇弟华原郡王允良感德军节度使允初
让恩命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贤，陪庙祀之重。均兹庆典，遽述让诚。命出已行，理难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怀。



欧 阳 修 集

() 著

卷 四

出版社

卷八十八 内制集卷七

赐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判河南府文彦博加恩告敕诏

朕因孟冬之吉辰，飨太宫而合食，膺受神祝，推行庆恩。眷惟同德之臣，方处居留之任，宜优异数，少示眷怀。既敷告于外庭，其往祇于休命。

内中福宁殿开启□享預告道场青词

嘉祐四年十月十九日

伏以宗庙之严，裕祭为重，乃卜孟冬之吉，躬修合食之仪。仰企上灵，冥孚阴佑，俾克成于盛礼，冀永锡于纯禧。式展孝思，用膺神祝。

在外五岳四渎四海并诸神庙等处谢

□享礼毕祝文

十月十九日

属者卜吉孟冬，致飨清庙。圣灵来格，福祉沓臻。荷神



祝之不违，俾缡仪之克举。敢忘神报？达此明诚。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开启谢□享礼毕道场斋文

兹者冬物告成，因飧亲而达孝；神厘来祝，既均庆之以时。惟盛礼之弗违，荷巨慈之旁佑。即灵场而申报，冀冥鉴之孔昭。荐此诚明，期于福应。

太平兴国寺开先殿开启孝明皇 后忌辰道场斋文

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范，瞻厚德而已遐；感慕之思，托洪慈而申荐。载严宝殿，恭启贝函。惟净福之是资，冀灵游之永佑。

太平兴国寺开先殿开启孝明 皇后忌辰道场功德疏右语

右伏以真觉之慈，应物溥示于能仁；孝思之感，以时式临于讳日。俾延净侣，交奏梵功。冀承胜利之因，永获冥深之佑。

赐西南蕃蛮人张光现等敕书

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边疆，远输忠顺。时修职贡，附达款诚。载嘉勤恪之心，宜示褒优之锡。



赐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谓难矣；而任贤之术，兹岂易哉？若乃听之不聪，信之不笃。施設之方未尽，弗极其材；迟速之效有时，莫能少待。则被其任者实亦艰欤。卿以纯一忠亮之诚，蕴宏深远大之业。朕虚己以听，推心仰成。至于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众多之论，曾靡间然。方将甄叙贤愚，修明法度，务究本根而更治，不求岁月之近功。期于有成，兹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将止，夫亦奚托以为辞？矧上下既交，宁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岂为易得之时？当体余怀，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赐外任臣寮进奉助□享银绢等敕书

朕卜吉孟冬，合食清庙，礼乐交举，臣工毕从。嘉守土之修官，咸以时而来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载省勤诚，良深叹尚。

赐观文殿学士礼部尚书王举正

乞致仕不允诏十一月十四日

夫朝廷之广大，贤□之众多，必有皤然耆寿之臣，以当上所优礼之异。或事思所访，则有老成；俾时之式瞻，以为人望。故礼虽七十，犹有不得谢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



之风；清节令问，为当世所重。阅书秘殿，日侍清闲，进读经筵，坐论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责，筋力之劳。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镇潼军华阴县云台观修整真宗皇帝御容等殿今
已了当扶请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_{十一月十四日}

屹尔名山，斯为福地。翼然宝构，式奉威灵。缮完既新，考卜惟吉。鉴兹恳至，永以妥安。

镇潼军华阴县云台观修整圣祖及真宗御容等殿
今已了当乞请御容入本殿奉安青词_{十一月十四日}

伏以灵峰甚峻，仙宇载严。爰考吉辰，奉宁真圣。式申祇告，昭鉴乃诚。

赐相州观察使刘从广进奉乾元节马诏

卿蔚有敏材，膺于寄任。远瞻寿节，效乃诚勤。在庭之献肃陈，事上之忠可见。省阅之际，嘉叹不忘。



赐观文殿大学士尚书户部侍郎
知定州庞籍乞退不允诏

敕庞籍：省所札子，奏以年齿衰残，自去年七月后，累奉表及札子，输沥恳诚，寻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祇乞一年，许赐请老归第，伏望早赐差人承替，得遂前恳事，具悉。夫难进易退，虽士节之甚美；而尚贤优老，亦朝家之所先。故《礼》称引年，而有不得谢。卿以□德，为时旧臣。束于予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壮，视听方强。矧夫边候无虞，民事尤简，固可以偃息藩屏，养颐精神。而远慕昔贤，愿还官政。虽止足之意，诚可尚于高怀；而眷遇之深，难遽从于来请。所乞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赐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
南府文彦博辞加恩不允诏

十一月十七日

敕彦博：省所上表，陈让裕享礼毕加恩事，具悉。朕属者洁齐精诚，荐见宗庙。蒙神之赐，受福孔多。推庆赐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时旧臣。惟体貌之隆，宜加于异数；而褒优之意，未称于予衷。嘉让节之甚勤，顾成命之难止。所让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赐枢密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庠
让恩命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卿陪祀畴劳，启封加命。再形恳让，深识冲怀。顾定志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宫开启祝圣寿年交金
篆道场青词

十一月二十三日

伏以万物坚成，乐岁功之斯就；四时迭运，荷乾施之无穷。爰即灵场，载启科式。荐以芬芳之洁，通于杳默之神。伏愿威鉴昭临，福禧穰集。固穹隆之寿历，延绵永之皇图。下逮群生，咸均余佑。

万寿观宁华殿开启温成皇后忌
辰道场青词

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无方，推乎善应；清真昭格，通以明诚。追内则之有仪，蔼余芳而未远。式临讳日，俾按醮科。爰即琳宫，肃延羽士。冀资冥福，永助仙游。



阁门赐许怀德张茂实告敕口宣

卿素称忠勇，备著劳能。俾更旄节之荣，仍董貔貅之旅。往膺宠命，其体眷怀。

赐观文殿学士礼部尚书王举正

乞致仕不允诏十一月二十九日

卿精深之学，足以待问；清懿之望，足以镇浮。向从守藩，念远贤之在外；来侍经席，冀开予于未闻。惟道德之所资，非耆旧而谁处？虽引年之制，礼固有常；而爱老之心，予宁敢怠？所宜勉近医药，辅安精神。期臻寿康，以副虚伫。所乞宜不允。

赐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张茂实赴阙生料口宣十二月六日

卿远趋召节，方届都城。惟兹饩品之丰，式举彝章之旧。往祇宠锡，式体眷怀。

班荆馆赐契丹贺正旦人使到阙御筵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等岁元兹始，邻好时修。载驰使传之劳，方次都门之近。宜申颁锡，式示眷怀。



赐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张茂实

让恩命不允诏

十二月十五日

卿蔚有材武，称于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寄任。自分齐钺，屡易名邦。俾更节制之权，入总禁严之旅。捍城宿卫，皆汝职焉。载阅来章，虽嘉让节；趋祗成命，宜体眷怀。所让宜不允。

内中福宁殿开启天庆节道场青词

伏以新阳协律，肇正于岁端；嘉节纪时，盖遵于国典。载严秘殿，遐企上真。荐兹蠲洁之诚，杳达清冥之应。冀承灵贶，永佑皇图。

内中福宁殿罢散天庆节道场青词

伏以元符肇贶，先圣是膺。纪为令节之名，著乃仙科之式。用严禁密，恭荐苾芬。冀真驭之昭临，贶嘉祥而茂集。基图永固，动植均休。



赐新除建雄军节度使依旧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让恩命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

十二月〔五日〕

省表具之。卿拔从行伍之微，董我师徒之众。嘉尔劳旧，优之宠荣。乃思功效之未彰，能形避让之冲恳。已行之命，其往钦承。事上之忠，无或怠忽。所让宜不允，仍断来章。

内中御侍以下贺皇帝年节词语

妾等忝言：伏以尧官谨历，万物惟新；夏数得天，四时以正。恭惟尊号皇帝陛下，睿明稟哲，慈俭保邦。正朔颁行，极舟车之所至；仁恩溥及，顺天地以发生。妾等忝备掖庭，获瞻黼座。顺三微之首月，祝万寿于无疆。

赐夏国主进奉贺正旦马驼诏

王正首岁，玉历颁春。眷惟继世之忠，克效守藩之职。勤修时贡，来旅明庭。言念倾输，良深叹奖。

赐起居舍人知制诰刘敞等奖谕诏

十二月〔九日〕

敕刘敞：省所进袷享诗事，具悉。袷，大祭也，礼久阙



焉。朕因时孟冬，躬荐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礼乐之盛，昭乎物容。宜有儒学之臣，形为颂叹之美。卿议论宏博，辞章烂然。敷训告以代予言，是惟其职；发揄扬而称上德，聊见余才。省阅已还，嘉尚良切。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赐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钱象
先等奖谕诏

十二月〔九日〕

敕象先：省所进袷享诗事，具悉。袷，大祭也，礼久阙焉。朕因时孟冬，躬荐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礼乐之盛，昭乎物容。宜有儒学之臣，形为颂叹之美。览奏篇之来上，庆熙事之有成。文采可观，叹嘉于再。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赐屯田员外郎国子监直讲梅
尧臣奖谕敕书

十二月〔九日〕

敕梅尧臣：省所进袷享诗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学优而纯，而诗自名，为众所服。况乃咏祖宗之功德，述礼乐之声容，宜被朱弦，以荐清庙。载披来献，深用叹嘉。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赐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庆民奖谕敕书

十二月十七日

敕王庆民：省所奏“准密院札子节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绢图一面，并序目二册，诣阙上进”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后可以策胜败之算，运奇正之谋。尔以材武之资，有明敏之识，自膺束寄，出守边封。而能周知山川险易之形，历览亭障屯防之要，列为凡目，粲尔条陈。不惟指掌于披图，足以因时而制变。遽兹来上，深体乃忠。省阅以还，叹嘉曷已。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迁宣祖皇帝昭宪皇后御容赴奉先 禅院庆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缅邈。顾祠庭之夙敞，崇宝构以载新。冀即妥安，永申严奉。

奉先禅院法堂上告迁宣祖皇帝昭宪皇后 御容赴内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严宝殿，以伫神游。今奉威灵，即安清禁。仰惟鉴格，歆此精衷。



景灵宫奉真殿开启真宗皇帝忌辰道场 看佛经都功德疏语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游而时格；觉慈宣化，敷慧福以无穷。追讳日之甫临，演秘言而申荐。永繫仁佑，式慰孝衷。

景灵宫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 场看道经都功德疏语

伏以琳宫严敞，奉真驭以来临；宝笈飞华，演灵篇而甚秘。式届遏音之日，载深濡露之怀。遐荐福因，永资道荫。

景灵宫广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 场看佛经都功德疏语

伏以讳日斯临，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载瞻大觉之雄。既集善因，遐资福果。

景灵宫广孝殿章懿皇后忌辰 道场看道经都功德疏语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极。即仙庭之秘邃，诵金简之精微。仰冀清真，永资遐福。



赐新除建雄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许 怀德让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宿卫之勤，劳能备著。俾移使节，式示眷怀。宜体优恩，勿持坚让。

赐新除建雄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 让恩命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卿夙推才武，久拥节旄。俾易名藩，用申优遇。无烦固避，往服新恩。

正月五日赐贺正旦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嘉祐五年

卿等夙将信聘，来结邻欢。方申宴饫之丰，式示眷怀之意。芳醪嘉实，宜厚宠颁。

皇帝回契丹皇帝贺正旦书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阙下：岁端更始，顺阳律以布和；信聘时修，讲邻欢而增固。阅书言之勤好，加筐币之腆丰。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怀化军节度使耶律赧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达皇太后贺正旦书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书于侄大契丹圣文神武睿孝皇帝阙下：玉历颁时，宝邻交聘。兼驰使駟，别枉信函。载传慈懿之言，益固讲修之好。颙布侍次，达此惊诚。今归德军节度使耶律思宁等回，专奉书陈谢。不宣。白。

赐观文殿学士尚书右丞田况乞

致仕不允批答〔嘉祐五年〕正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众，材识足以济时。蔚然君子之风，绰有大臣之体。自婴疾恙，求解枢机。朕心惻然，深以为惜。乃惟书殿之清职，自非耆哲而弗居。俾从优游，以便颐养。所期福善之理，当蒙勿药之休。还来辅予，以尽贤业。遽形引谢，良异眷怀。所乞宜不允。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

正月二十四日

门下：朕稽有国之彝章，著皇女之称谓。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见王体之尊；必也锡之美名，所以彰礼命之宠。载涓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异稟；柔顺之质，得天性之自然。方严保傅之规，以养肃雍之德。俾遵旧典，褒以徽章。嘉乃妙龄，盛哉仪服。考佥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戏！隆仁恩以厚亲，兹惟教爱；习图史而



循法，絜乃夙成。祇若训言，往膺渙渥。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

皇第十女封庆寿公主制

正月二十四日

门下：《诗》纪王姬之盛，车服之制甚严；汉优帝女之仪，汤沐之封并列。盖敦国体，匪曰亲私。惟始被于宠章，常推择于嘉号。载稽成宪，诞告外庭。皇第十女宝婺分晖，仙源袭庆。天姿异稟，温而有仪。姆教不烦，生而知善。方居妙岁，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谋，膺兹蕃衍之祉，俾新礼命，式示褒荣。於戏！宠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称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训。可封庆寿公主，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

内中御侍已下贺皇帝乾元节词语

正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阳旅月，式符诞圣之期；令节称觞，其献无疆之寿。伏惟尊号皇帝陛下，法尧聪睿，躬禹俭勤。厚德溥于黎元，至仁同于覆载。舟车所及，声教咸均。罄兹率土之滨，共效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会，获侍严宸。敢望清光，恭陈善颂。无任歌时乐圣欢呼激切之至！



卷八十九 内制集卷八

乾元节谢内中露香表

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清穹眷佑，皇绪丕隆。方阳月之正时，属诞辰而著节。仰瞻霄极，荐此芬馨。冀膺敷锡之祥，永保延鸿之庆。

乾元节谢内中真宗皇帝表

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嘉名著节，载诞纪辰。永惟凉眇之躬，获荷显休之业。动遵圣训，期保庆基。怵惕之怀，孝思罔极。

乾元节谢内中章献明肃皇太后章懿

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

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天阳正候，寿节纪时。深惟载育之恩，缅慕至慈之德。敢忘翼励，期保延鸿。



赐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张□乞解

罢第一表不允批答

正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纳枢机之命，必有同德，为时老成。卿质厚器阔，材优识敏。风力甚劲，晚而不衰。议论有稽，言而必中。朕所体貌，民之具瞻。岂宜退徇谦冲，自厌繁务，尽瘁事国，矧惟素怀？推心仰成，当体予意。所乞宜不允。

除文彦博易镇判大名府制

二月十五日

门下：朕惟将相之崇资，是为文武之极选。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属老成之人。爰择刚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彦博，器阔而厚，识粹而明。学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于物，适大小以惟宜。自奋发于声猷，早更扬于中外。居则参裨乎国论，出则宣畅乎皇威。两践台司，首当柄用。贤愚式序，举百职以咸修；纲纪甚明，赞万机而至悉。自恳避钧衡之任，出司管钥之严，逮此逾时，蔚然休问。眷言邦哲，实简予衷。是用更其拥节之荣，委以别京之重。劲兵所宿，实资总制之权；雅俗惟淳，兼赖抚绥之政。於戏！与国同体，是谓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师尹之望。顾我旧德，岂烦训辞？往其钦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潞国公，行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保平军节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抚使，加食邑七百



户、食实封五百户，功臣、散官、勋封如故。仍放谢辞，发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检校太保判定州制 二月十五日

门下：严师律以宣威，是为将率之事；谋王体而坐论，必属廊庙之臣。惟二柄之是兼，盖一时之首选。顾于寄任，宜副倚毗。爰告外庭，式扬休命。具官李昭亮，资质纯厚，器识通明。世有勋庸，蔚为旧德。家传韬略，济以美材。爰自壮龄，早膺奖擢。训齐士伍，号令信于恩威；宿卫朝廷，勤劳著于夙夜。屡被蕃宣之寄，实资镇抚之才。惟留钥之别都，乃宿兵之重地。岁时滋久，誉望益嘉。眷言中山，还尔旧治。是用易以将旄之宠，增其帝傅之崇。於戏！宣国威灵，用绥宁于边鄙；求民疾苦，以班布于教条。俾无北顾之忧，惟我老成之倚。往践厥位，时惟钦哉。可特授检校太傅，依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兖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泰宁军节度使，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抚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功臣、散官、勋封如故。仍放谢辞，发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宁远军节度使知澶州制 二月十八日

门下：至治之时，常不忘于武备；用兵之要，在先择于将臣。《礼》、《乐》、《诗》、《书》，必资于学；智、信、严、勇，又兼以仁。是惟难才，岂不慎选？用谏刚曰，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质宏深，资识敏茂。地联近戚，无富贵



之骄；世济美材，躬儒素之行。粤从壮岁，绰有令名。学问足以与谋，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励名节，靡皇宴安。每思报国以有为，尝请治民而自效。北州之政称最，东土之人甚思。惟留务之是居，顾历时而颇久。俾加褒进，爰考佥同。是用宠以节旄，委之蕃翰。於戏！为政而先无扰，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繄乃通明之略，副予柬任之怀。往惟钦哉，膺此休渥。可特授依前检校刑部尚书，充宁远军节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散官、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赐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曾公亮乞罢不允诏 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识精学，参赞万务。隽德茂行，表仪百僚。而思虑之劳，偶婴疾恙。药石之效，闻比康平。嘉谋话言，日以虚伫。封章屡上，引避甚坚。岂未体于眷怀，而每烦于开谕？宜专辅养，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赐新除宁远军节度使李端懿让恩命第一 表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二月十八日

卿联国懿戚，惟时美材。久居留使之权，俾委将旄之任。载嘉冲挹，思避宠荣。宜体眷怀，无烦牢让。



阁门赐新除宁远军节度使知澶州李

端懿告敕口宣

二月十八日

卿世胄联华，资材甚茂。早膺器使，颇著声猷。俾进总于中权，式增荣于戚里。所宜祇服，以体眷怀。

赐新除工部尚书知秦州张方平陈让不允诏

三月十六日

卿识茂器闳，智优学博。施于有用，谓靡不宜。乃眷西陲，最为重地。惟抚绥备御之任，必通明敏给之才。予难其人，于尔为得。委遇之意，则惟其勤。避让之诚，夫何于再？勉祇其往，当体朕怀。

赐枢密副使尚书礼部侍郎程戡乞退

休第二表不允批答

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朕惟朝廷之礼广大，材贤之士众多，必有耆哲之臣，以为时望之重。卿早被奖擢，蔼然声猷。参联钧辅之崇，协赞枢机之要。履躬之懿，久见于纯诚；事上之忠，志期于尽瘁。顾方深于毗赖，而恳避于宠荣。封章继来，敦谕亦至。引年以礼，虽嘉止足之贤；优老虚怀，未忘眷遇之意。往安厥位，宜体予衷。所乞宜不允。



大相国寺大殿上开启为民祈福道场斋文 五月三日

伏以南薰被物，方兹长育之期；西觉称雄，允赖慈仁之济。俾延净侣，虔启法筵。冀迎百善之祥，普洽万生之众。

赐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 五月十五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忧国百虑。简拔寒俊，而多得遗才；慎重赏刑，而惟恐过举。蔚然德业，方厚倚毗。而纲宪之司，异同兴论。或事非大体，或言涉难明。因其摭摭于至微，益见始终之无过。虽开广言路，务在兼容；而进退大臣，岂当缘此？所宜笃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涣然无疑，来复厥位。所乞宜不允。

赐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断来

章手诏 〔五月二十四日〕

省四上表乞解机务事，具悉。朕力排谗构之言，兼采搢绅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难，方同心而共济。勉以无怠，庶几有成。而执法之臣，以言为职。议既不一，理难必从。遂其好胜之私，因于积忿而发，事缘藹昧，语涉中伤。遽罢宪司，以释群惑。虽朕之不明不敏，既能为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将去朕而不顾？避辞已确，敦谕亦勤。其体予怀，复安尔位，使天下晓然知朕任贤



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断来章，付富弼。

赐枢密副使张□生日诏〔五月十九日〕

卿以业履之清优，任枢机之密勿。余所礼遇，时之具瞻。爰届诞辰，俾加庆赐。

赐荆湖北路救济饥民知州奖谕敕书〔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御天灾，安吾民岂不在良吏？尔学优从政，职任治人。因凶岁之疫饥，体诏书之隐恻。既免罹于殍殍，仍不夭于札瘥。再惟敏事之材，深得恤荒之礼。第课来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绩。

赐河阳三城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彦博进奉谢□享加恩诏〔六月十七日〕

《诗》云君子邦之基，《记》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宠异，礼宜优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骏良而来献。载惟诚恪，深用叹嘉。

赐定国军节度使知并州梁适进奉谢恩马诏〔六月十七日〕

大卤之雄，中权为重。时有旧老，束于予衷。宠之旄钺



之荣，委以蕃宣之寄。效骏良而来献，将诚懇之甚勤。省览已还，叹嘉曷已。

赐观文殿大学士知定州庞籍进奉谢恩马诏 六月十七日

书殿之职，号为清优。旧德之臣，所宜宠异。乃求骏足，以副勤诚。曾非贵物之心，实体事君之节。省阅于再，叹奖不忘。

赐虔州观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刘涣 进奉谢恩马诏 六月十七日

国家慎选材武，委之事权。优其宠荣，所以责效；厚其颁予，所以养廉。乃因物以达诚，见事上之惟恪。省阅于再，叹嘉不忘。

赐定国军节度使梁适进奉谢恩马诏

卿惟时旧德，为国将臣。推恩典以既优，俾家庭之增宠。乃输良贡，以效诚勤。省阅以还，叹嘉弥切。

赐外任臣寮进奉贺□享礼毕敕书 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申虔。惟熙事之既成，实庶邦之共



庆。载披来贡，深见输忠。省阅以还，叹嘉良切。

赐翰林学士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吴奎
乞知青州不允诏

七月二十一日

卿强学博览，足以通古今；嘉谋说言，足以承顾问。朝夕献纳，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剧烦，婴以事任。懋乃贤业，宜有施于朝廷；奋乎壮猷，岂暇便于乡里？其安尔职，深体眷怀。

赐新除宣徽南院使检校太保鄜延路马步军都
部署经略安抚使判延州程戡让恩命第一
表不允断来章批答

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乃者卿数上封章，恳辞枢要。兼引年而为请，思还政以自颐。眷惟耆旧之英，诚久剧繁之任。俾增书殿之职，仍参讲席之联。是曰清优，岂忘顾遇？而进见之际，聪明未衰。乃迁使领之华，往重边陲之寄。予意所属，金言允谐。虽冲尚之可嘉，惟成命之难止。所让宜不允，仍断来章。

赐新除翰林学士依前礼部郎中知制诰权知开封府
蔡襄上表乞依旧知泉州不允诏

八月十五日

卿学通古今，足以备献纳；政适宽猛，足以临剧烦。而



得材之难，顾常劳于选任；矧居外兹久，宁自逸于便安？是宜勉旃，来服新命。绰有余力，夫何微疾之辞；居此宠名，固为荣养之乐。其毋必让，当体至怀。

赐知建昌军杨仪进奉银珠稻米敕书

八月十六日

劝力农而务本，惟汝之官；登嘉谷以告丰，乃时之瑞。粲然良实，来效贡囊。载惟修职之勤，式缓忧民之意。省阅于再叹，尚不忘。

赐右谏议大夫知梓州吕居简进奉乾元节无

量寿佛一帧敕书

八月十六日

寿觞纪节，罄率土以均欢；妙像有仪，献无疆之善祝。嘉乃爱君之意，见于事上之恭。省阅以还，叹嘉良切。

赐屯田员外郎王公衮奖谕敕书

向者长人之官，备盗不谨，害我命吏，惊兹远民。汝于斯时，能奋厥效，督捕甚急，馈饷有方，致兹凶徒，卒就擒戮。第功来上，覆实不虚。载嘉勤劳，深用褒叹。

东太一宫立冬祝文

九月二十四日

四时适序，万物坚藏。嘉岁事之有成，絜神休之是赖。



承兹灵贶，报以吉蠲。惟冀享诚，益敷多佑。

延福宫性智殿开启皇后生辰道场斋文 九月二十四日

伏以坤德流徽，式临于诞日；贝文宣妙，恭仰于巨慈。载严秘邃之庭，骈集清修之侶。冀资寿福，特启灵场。伏愿毫相分光，法云假荫。凭兹胜利，永保遐龄。

延福宫性智殿开启皇后生辰道场密词 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时，适临于良月；曾沙诞庆，爰纪于嘉辰。夙清秘殿之严，并集祇园之侶。冀因胜利，延锡禧祥。永辅坤仪，益隆寿祝。

故赠濮王允让十月九日拆攒祭文 九月二十六日

日月惟吉，山川既佳。启兹攒涂，往即襄事。顾歆薄奠，宜体哀悰。

故赠濮王允让十月十八日起灵祭文 九月二十六日

仪物既备，川涂甚夷。往即佳城，卜兹吉日。灵其顾享，副此哀怀。



故赠濮王允让十月二十日下旣祭文

九月二十六日

惟灵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恤〔典〕（与）斯备。往即安宅，享兹克诚。

抚问护葬使向传式诏

九月二十六日

葬之为礼，古所重焉。方将事以在涂，顾劳心于祇役。眷赖之意，不忘于怀。

抚问西京并汝州路□葬随护宗懿

已下敕书

九月二十六日

日月惟吉，川涂匪遐。顾襄事之有期，嘉送终之尽礼。劳勤备至，眷瞩良深。

抚问尚宫沈氏敕书

九月二十六日

輶旌就道，霜露戒时。载惟将护之劳，无怠祇勤之意。



抚问西京并汝州路管勾修坟并沿路巡检道路及管勾一行灵輿程顿排办等朝臣使臣内臣等敕书

卜吉趋时，送终备物。顾风霜之方厉，念事役之为劳。

赐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罢机务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岁月考而一二数也。其在朝廷，选贤任能而各得其职；下俾民俗，迁善远罪而不知其然。至于法度修，纪纲正，然后相与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虚心一意，日有望于卿者也。今事有绪而卿辞焉，岂朕德之不明，将顾时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谓哉？俾予获用材不尽之讥，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计，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赐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罢机务不允断来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学，深达治乱之原，德业之隆，名称甚盛。朕方虚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钧衡，宣劳夙夜，惟是小大之政，损益施設，惟卿之为；罚罪赏功，进退能否，惟卿之听。时有异论，岂无多言；一切屏之，惟卿之信。若乃恭己南面，庶几辅予，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图。其三者，人君之所难，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无名屡辞，实所难谕。卿其体兹至意，究乃素怀。所乞宜不允，仍断来章。



卷九十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一

表状札子二十五首

谏院谢赐章服表

庆历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月日准阁门告报，奉圣旨，来日改赐章服者。臣等寻以列状，具言供职以来未有能效，不敢即受，乞赐停寝。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帘下，俟命不报。方共彷徨，未知进退，而阁门吏已迫臣等入对。及见于延和，有司赞使俯伏受命。臣等不胜惶恐，趋出以辞。伏蒙遣中使宣谕，云出自宸衷，并不因臣僚荐举，不得辞让。臣等知君命甚宠，不可必让，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际，竦动群臣。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优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陈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时，特召赐见，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盖不欲使臣等雷同侥幸之流，而为外人讥议。乃知陛下爱惜臣等，至于如此。臣等爱君忧国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无物可称，欲申报谢，惟有至诚。今陛下以一章



服赐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况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举动得失，所系者大。则臣等固当事无大小，一一规正，致陛下纤过小失不见于外。然后可以称臣等报君之心，如陛下所以爱惜臣等之意。臣等无任。

辞召试知制诰札子

庆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准中书传指挥，令臣到聚厅处，寻问得有圣旨，令臣就试。伏念臣自忝谏垣，言事无状，日月未久，恩渥已频。凡朝廷任用非人，侥幸干进，在于臣职，皆所当言，岂有自为侥幸，以冒荣宠？其召试指挥，伏乞特赐追寝。取进止。

辞召试知制诰状

庆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日准中书召臣，闻有圣语，令臣就试，已曾略具札子辞免。退而循省，未止忧惊。伏念臣本乏才能，岂堪任用？误蒙圣奖，擢在谏垣。窃自思维，无以论报，但竭愚虑，知无不为。凡奸邪在朝，侥幸求进，多以激讦沽名，未察臣心，粉然议销。臣亦自省忠国之节，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辨！但誓不敢干进，庶几久乃自明。今若骤觅宠荣，越次升用，则是讥议者谓臣向之所为，果是沽激，本非为国而去恶，但务倾人而进身。不惟使今后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以自明而取信，兼恐小人见言者得进既速，则各务奔趋。一长其风，遂成偷弊。盖上干于国体，非止徇于臣私。况臣供职未久，言效无闻。方今百度未修，四夷多



事，言者正当以失职坐黜，岂可以亡状遽迁？其召试之命，必望特赐追寝。缘臣早来为中书催召，仓卒之际，论述未详，谨再具状奏闻。

辞直除知制诰状

庆历三年十二月

今月六日，准中书召臣试，寻曾具札子并奏状辞免。今日忽闻已有圣旨，更不召试，直除知制诰者。伏以圣恩优异，至宠至荣。臣所以敢兹恳请者，盖以上系朝廷任人之体，非专臣子饰让之私。唯冀圣明，察臣烦恼。窃以朝廷进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须核情伪。今一言事之臣得速进，则小人好进纷然，争以口舌为事，至其甚弊，理难抑绝。则后来有说言之士，必雷同以干进见疑，使君子、小人，情伪何别？故臣以谓任人之体，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宠荣。臣累得对便殿，奏事之际常陈此说。伏况臣供职已来，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于求理，优容直言。然而夷狄未宾，盗贼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苏，以事考言，其效安在？而数月之内，恩典频仍，当黜而升，宜罚而赏。系于国体，则如前所陈；揣于臣私，则自知若此。且夫设官赋禄，本以劝善。擢臣一人，好进者得以奔趋，无劳者皆容忝冒，所损已多。伏望圣慈悯臣愚讷，直降恩命，特赐寝停。

辞免第二状

庆历三年十二月

昨以准中书札子，为臣累辞恩命，奉圣旨，不得辞让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诚无饰。若理必当受，则岂敢虚辞，



上烦圣聪，自陷矫诈？盖臣所陈述者，上系朝廷事体，非独专徇臣私。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进，则伪言者诱以争趋。今若辞让而不获，则伪让者终于得进，损之又损，不如不辞。臣猥以非材，已在言责。若陛下欲擢臣以责效，则今所居之职，自足展效，但患无能；若以宠典为赏劳，又无可赏。伏况此来恩命，特出圣心，臣子至荣，人所愿得。苟非深思熟虑，理须避让；岂敢固自稽迟，以干典宪。伏望圣慈察臣至诚至恳，所除诰敕，早赐追还。

举吕溱自代状

庆历三年十二月

准先降敕节文：应两省台官尚书六品已上、诸司四品已上，授官讫，具表让一人自代，于阁门投下，方得入谢者。

右臣伏见著作郎、直集贤院、知苏州吕溱，首登辞科，素有文学。不肯碌碌，以希例进，请补外郡，躬勤政事，今苏州治状，为两浙第一。臣尝与溱同在馆阁，闻其论议，服其度量。材美甚众，非臣所知。擢以代臣，庶允公议。谨具状奏举以闻。

谢知制诰表

庆历三年〔十二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援臣右正言、知制诰者。伏以王者尊居万民之上，而诚意能与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泽得以遍及者，得非号令告诏发挥而已哉！然其为言也，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谟；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居是职者，古难其人。乃以愚臣，而当此选。



臣某中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茂仁圣之姿，荷祖宗之业，日慎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负固，边鄙用师，勤俭率先于圣躬，焦劳常见于玉色。虽有忧民之志而亿姓未苏，虽有欲治之心而群臣未副。故每进一善，则未尝不欲劝天下之能；每官一贤，则未始不欲尽人材之用。虽以爵禄而砥砺，尚须训诫之丁宁，尤假能言，以谕至意。可称是者，不又艰欤？伏念臣虽以儒术进身，本无辞艺可取，徒值向者时文之弊，偶能独守好古之勤，志欲去于雕华，文反成于朴鄙。本惧不适当世之用，敢期自结圣主之知？陛下奖之特深，用之太过。此臣所以恳让三四，至于辞穷。而天意不回，宠命难止，尚虑顽然之未谕，更加使者以临门。恩出非常，理难屡黜。及俯而受命，伏读训辞，则有必能复古之言，然后益知所责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况文字之职，厕于侍从之班，在于周行，是为超擢。不徒挥翰以为效，自当死节以报恩。惟所使之，期于尽瘁。

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谢上表原阙 庆历四年八月
谢奖谕编次三朝故事表庆历四年九月

臣修言：今月二十八日，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以臣前奉诏编次《三朝故事》成，上进讫，特赐奖谕者。圣后当天，孝循先志，嘉与左右，奉为大法。成编上闻，惧不称旨，蒙诏温谕，以荣以懌。臣某中谢。臣闻艺祖造邦，翕受骏命，文綏武服，震耀万方，十七年间，大业以定。神宗享御，睿谋独断，照奸以察，用贤以诚，政清法明，夷夏安乐。章圣绍衣上下，错国既安，玉帛走于庭，犀革囊于库，刑赏有典，礼乐有经，草木人灵，鬯懋欢喜。恭惟皇帝陛下



以甚盛之德，位久大之业，日旰坐朝，昧爽思道，置器安处，纳民大中。尚惟一祖二宗之远谟，有百世无疆之丕训，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调谐，法令所以必行，邦国所以从义，天垂日皎，布在方册。爰诏近侍，采摭要实，秘在大府，用裨圣政。盖守成念夫至艰，孝者先乎善继，睿心远绍，振古与偕。臣亲被上音，适终论次，虑失烦简，陨越待罪。圣度兼贷，锡以褒言。誓捐微躯，仰荷鸿覆。瞻望宸宸，无任激切。

滁州谢上表

庆历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圣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诰、知滁州军州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讫者。谤讟始作，大喧群口而可惊；诬罔终明，幸赖圣君之在上。列职尚叨于清近，为邦仍窃于安闲。祇荷恩荣，惟知感涕。臣某中谢。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丧厥夫而无託，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生才七岁。臣愧无蓍龟前知之识，不能逆料其长大所为，在人情难弃于路隅，缘臣妹遂养于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况晟于臣宗，已隔再从；而张非己出，因谓无嫌。乃未及笄，遽令出适。止然其既嫁五六年，相去数千里间，不幸其人自为丑秽，臣之耳目不能接，思虑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诚为非意，以至穷穷于资产，固已吹析之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恶臣之甚，苟罹纤过，奚遑深文？盖荷圣明之主张，得免罗织之冤枉。然臣自蒙睿奖，尝列谏垣，论议多及于贵权，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苟令谗巧之愈多，是速倾危于不保。必欲为臣明辩，莫若付于狱官；必欲措臣少安，莫



若置之闲处。使其脱风波而远去，避陷阱之危机。虽臣善自为谋，所欲不过如此。斯盖尊号皇帝陛下，推天地之赐，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圣而敢危言，憫臣不顾身微而当众怨，始终爱惜，委曲保全。臣虽木石之心顽，实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训，上体宽仁，永坚不转之心，更励匪躬之节。

贺章献明肃章懿二皇后□庙表

庆历五年十月

臣修言：伏睹十月九日赦书，章献明肃皇后、章懿皇后祔庙礼毕者。大孝发于宸衷，刑于四海；休气蒸乎美泽，赉及万方。华夏欢呼，人只咸悦。臣某中贺。恭惟尊号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继圣垂衣，率勤俭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动稽先训，谦弗自专。奉二后之慈灵，永怀罔极；询百执之公议，所据有经。然后肃清庙以载严，由闕宫而升祔。上仪交举，大庆咸均。孝思永奉于烝尝，懿范有光于典策。臣守藩地近，受国恩深，欣盛事之亲逢，与苍生而共乐。

贺□庙礼毕进奉银五百两状

右臣伏以庙容祔室，一人式奉于孝思；方物充庭，万国率从于奔走。前件物坚刚挺质，粹美称珍，勉修邦贡之仪，用罄臣忠之节。



谢赐庆历五年历日表

伏以圣人在上，天地节，阴阳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时、八风、六律、二十四气，各应时而至。臣愚幸同万物，俱被长育，而得与草木自别，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聪明睿智，天纵多能。向因万机之余，亲考上元之历，以授百职，以同万方。而臣官任转输，兼司按察。若乃加正朔于四海，颁政教于明堂，陛下总其要而举其大端。至于经时节，劝农桑，候丰凶，勤畜积，顺时令，察奸非，则臣敢不守其职而行其小者。庶无失业，以答洪恩。

谢赐庆历六年历日表

祗膺宠锡，伏积兢荣。臣某伏惟尊号皇帝陛下，爱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姓不知，圣德与四时合序。是以星辰顺轨，日月清明，阴阳和，风雨节。恭己南面，授人以时。属此岁端，大颁玉历。臣职在守土，愧无他能，谨守诏条，其敢失坠！

谢赐庆历七年历日表

臣修言：本州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赐臣庆历七年历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尔守邦之吏，皆蒙颁历之



恩，匪以为私，盖遵彝典。臣某_{中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乾坤覆载，日月照临，不言而四时行，有作而万物睹。而乃考览气象，精穷天人，著为玉历之文，以协明堂之政。舟车所至，正朔咸加，虽被谪以穷居，亦以时而受赐。臣敢不虔遵圣训，顺布民时，上副欲治之心，少逃旷官之责。

慰申王薨表_{庆历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进奏院状报，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王德文薨，皇帝幸后苑举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遽背明时，奄然殂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仁亲九族，孝治万方，成服发哀，恩隆礼备。臣忝居侍从，远守诏条，不获躬诣阙庭，以申奠慰。臣无任哀感之至。

贺鸿庆宫成奉安三圣御容表_{庆历七年七月}

臣修言：伏睹南京鸿庆宫成，奉安三圣御容者。一人致孝，式表于奉先；三后在天，并垂于鸿祐。人灵交感，华夏欢呼。臣某_{中贺}。伏惟尊号皇帝陛下，以上圣之姿，抚重熙之运。亲执玉帛，礼天地之神只；时奉烝尝，报祖宗之功德。乃眷别京之重，载崇原庙之仪。衣冠出游，仰稽于故事；郡国尝幸，俾得以奉祠。实隆广孝之风，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辞职，方守郡条，瞻盛礼以阻陪，效欢声而徒切。



谢加上骑都尉进封开国伯加食邑
三百户表

庆历七年十二月

训辞深厚，恩典优隆。祇服以还，战兢无措。臣某中谢。伏念臣材非世用，行与时违，过蒙奖擢之私，忝居侍从之列。坐尸厚禄，安处善邦。当见帝以亲郊，莫陪严祀；洎受厘而均庆，亦被宠光。进爵赐勋，即封加户。并兹荣数，及乃无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砺。上答乾坤之造，更坚犬马之诚。

贺平贝州表

庆历八月闰正月

伏闻闰月一日攻下贝州，杀到妖贼王则者。盗孽窃兴，人只共忿。果凭睿算，悉殄凶徒。臣某中贺。伏惟尊号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泽在人，常服俭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于多捐金币，讲好戎夷，务休战争，盖惜士卒。德至深而莫报，恩既厚则生骄。敢肆妖狂，自干斧钺，驱助士众，闭守城闉，既违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况圣神运略，将相协忠，不遗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警而肃恪，昏愚者知有诛夷，销沮奸萌，震扬威令。臣幸忝郡寄，欣闻德音。



扬州谢上表

庆历八年二月

臣修言：准枢密院递到诰敕一道，伏蒙圣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诰、知扬州军州事，已于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讫者。贬所脱身，遽叨临于督府；岁成无状，仍叙进于官联。被渥以优，抚心增惧。臣某中谢。伏念臣材非适用，行辄违时，徒知好古之勤，自励匪躬之节。误蒙奖拔，骤玷宠荣。小器易盈，固已宜于颠覆；尽言取祸，仍多结于怨仇。仰恃公朝，臣虽自信；在于物理，岂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谓时之众嫉者易为力，谓事之阴昧者易为诬。上繁天听之聪，终辨狱辞之滥。苟此冤之获雪，虽永弃以犹甘，而况得善地以长人，享及亲之厚禄。坐安优逸，未及岁时，亟就易于方州，仍陟迁于秩序。有以见圣君之意，未尝忘言事之臣。孤拙获全，忠善者皆当感励；奸谗不效，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独以为幸。此盖伏遇尊号皇帝陛下，乾坤覆载，日月照临，察人常务于究情，行赏必思于有劝，致兹恩典，施及懦庸。誓坚终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颍州谢上表

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修言：伏蒙圣恩，就差臣知颍州军州事，臣已于三月十三日赴上讫者。规求安闲，坐享荣禄。虽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为臣之心岂自遑处？臣某中谢。伏念臣材能浅薄，性识昏蒙。偶自弱龄，粗知学古，谓忠义可以事国，名节可以



荣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进未有纤毫之益，已不容于怨仇；退未知补报之方，遽先罹于衰病。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睛瞳虽存，白黑才辨。盖积忧而自损，信处世之多危。伏蒙尊号皇帝陛下，造化陶钧，高明覆载。闵其孤拙，未即弃捐。付以善邦，俾从私便。所冀疗治有验，瞻视复完。则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赐；使身不废，犹后效之可图。

谢转礼部郎中表

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蒙恩授臣礼部郎中、知制诰，依旧知颖州者。恩出非常，荣逾始望。人以臣为宠，臣以喜为忧。伏念臣自小无能，惟知嗜学，常慕古人而笃信，不思今世之难行。而自遭遇圣明，骤蒙奖拔，急于报国，遂欲忘躯。结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违忤者，悉当权之士。既将行己，又欲进身，惟二者之难兼，虽至愚而必达。况臣粗知用舍，颇识廉隅。故其自被谗诬，迨于降黜。当举朝沸议，未尝以寸牍而自明；及累岁谪居，不敢以半辞而自理。其后再经宽赦，移镇要藩。曾未逾年，遽求小郡。盖臣知难当之众怒，尚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谋，惟宜退迹。则臣于荣进，岂敢僭求？此盖皇帝陛下，日月照临，乾坤覆载，不忘旧物，曲轸睿慈。谓后臣贬职之人悉皆牵复，而憫臣无名之罪久未雪除。故推叙进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于去岁，早已改官，逮此便蕃，岂宜叨窃？欲固让，则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则怀忝冒之惭。进退之间，凌兢失措，惟当尽节，上报深恩。



谢复龙图阁直学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臣修言：今月十八日，枢密院递到造敕各一道，伏蒙圣恩，授臣依前礼部郎中，充龙图阁直学士，仍旧知颍州者。恩还旧职，事雪前诬，感极心惊，涕随言出。臣某中谢。臣伏见前世材贤之士身结主知，勋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谤毁，欲辨无由，少忤要权，其祸不测。顾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于中人，功无益于当世，用之未见其效，去之无足可思。矧罔极之谗交兴而并进，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颠？而圣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于暧昧，沮仇嫉于众多。虽暂居谴谪之中，而屡被升迁之渥。今又特蒙甄录，牵复宠名。以臣之愚，岂比前人而独异；推其所幸，盖由圣主之亲逢。谓宜如何，可以论报！再念臣禀生孤拙，本乏艺能。徒因学古之勤，粗识事君之节。苟临危效命，尚当不顾以奋身；况为善无伤，何惮竭忠而报国？誓期尽瘁，少答高明。

南京谢上表

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圣恩，就差臣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于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讫者。守宫钥之谨严，敢忘夙夜？布政条之纤悉，上副忧勤。寄任非堪，兢营并集。臣某中谢。伏念臣赋才庸薄，稟数奇屯。毁誉交兴，两尝过实。宠荣逾分，动辄招尤。念报效之未申，敢不竭忠而尽瘁；因风波之可畏，则思远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学偷安而杜



口，负素志以愧心。朽质易衰，已凋零于齿发；良时难得，尚希慕于功名。岂谓皇慈，未捐旧物，擢从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别京，旧当孔道。簿领少勤于职事，厨传取悦于路人。苟循俗吏之所为，虽能免过；非有古人之大节，未足报君。

谢明堂覃恩转官加勋表

皇祐二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进奏院递到诰敕各一道，伏蒙圣恩，授臣尚书吏部郎中，加轻车都尉，依前龙图阁直学士，仍旧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谢者。天地号令，风雷鼓行，一气所均，万物咸被。遂容侥幸，亦与褒升。臣某中谢。伏念臣材不逮人，识非虑远，徒有事君之节，未知报国之方。冒宠贪荣，已逾其量；见利临得，曾不知惭。此者伏遇尊号皇帝陛下尧舜聪明，禹汤勤俭，修前王之旷典，述先志以继成。昭致精禋，躬临路寝，膺受上天之多福，推与万方而不私。臣于此时，限以官守。讲仪制礼，不预议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献，又无执事之劳。徒随翟阍，共享余赐。普天率土，难异众以独辞；蹈厚踟高，但抚躬而无措。



卷九十一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二

表状札子三十首

谢赐对衣状

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覲于清光；赉以身章，遽蒙于宠赐。授受之际，兢惧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邁光华之在旦，荷荣禄以逾涯。非惟罪谤之多罹，实亦祸罚之并至。苟存遗体，仅续余生。敢谓伏蒙尊号皇帝陛下，覆焘之恩，幽微必及，召从庐次，复以官联。当陛见之云初，陈笥衣而有焕。饰躬增耀，愈彰不称之讥；处物虽愚，犹识谢生之所。臣无任。

谢对衣金带鞍辔马状

至和元年

右臣伏蒙圣慈，以臣入院，特赐衣一对、金带一条、金



镀银鞍轡马一匹者。禁林促召，弥峻于近班；慈泽逾涯，复叨于蕃锡。退循昧陋，曷称晖荣？伏念臣素乏艺文，久尘清近。神都繁浩，常惧于旷官；内署凝严，遽叨于厕职。便蕃曲被，兢栗方深。岂谓载厚宸慈，式垂宠贲。兼金锡带，荣逾廓落之名；在笏颁衣，愧甚曳娄之刺。辍以内闲之骏，饰精宝校之光。俯耀微躯，仰惭殊渥。庸何酬补，但誓糜捐。臣无任。

辞翰林学士奏

至和元年九月

臣今日准阁门告报，蒙恩除臣翰林学士，所降敕告，臣未敢祇受。窃以内制之职，选用非轻。臣以庸虚，缪坐侍从，岁月虽久，能效无闻。居外任不历烦难，在朝廷未有补益。见居学士之职，已甚厚颜，岂敢更希荣进？况臣屯蹇之迹，忧患所侵。齿发凋残，心志衰耗。向侍老母，久缠疾恙；寻丁忧制，仅有余生。累岁以来，学业荒废，诏诰之任，尤非所当。欲望圣慈，察臣衰拙，所有恩命，特赐寝停。臣无任。

谢宣召入翰林状

至和元年

使车入里，君命在门。闾巷惊传，岂识朝廷之故事；缙绅竦叹，以为儒者之至荣。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窃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轻。待遇宠荣，至有私人之目；询谋献纳，因加内相之名。恩既异于常伦，人愈难于称职。伏念臣器非宏远，识匪该明，学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识方圆之用。久叨尘



于侍从，曾莫著于劳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祸，苟存余喘，复齿周行。风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于双阙。进对之际，已萧飒于霜毛；慰劳有加，赐悯怜于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于早衰，心敢萌于希进？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进退动系于群言，论议多烦于睿听。虽覆载之造，每赐保全；而孤蹇偷安，常思引去。敢谓伏蒙尊号皇帝陛下，俯怜旧物，曲轸宸慈，因内署之阙员，俾备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寻旧学，益励前修，感遗簪未弃之仁，竭弩马已疲之力。庶申薄效，少答鸿恩。

贺寿星表

至和三年二月

臣某等言：天虽不言，事以象见，保佑圣德，其祉无疆。臣某等中贺。伏惟尊号皇帝陛下，以忧劳勤俭之志，躬自发愤，而以仁慈宽厚之惠，爱养元元。下洎万邦，小大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毕安其生。上天降监，宜有以报。庚寅之夕，星见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远如此，灾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备词臣，无所裨补。惟愿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无疆之休。

乞洪州札子

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陈，乞差知洪州一次，寻以差入贡院，无由再述恳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尘恩宠，一入禁署，迨今三年。进无补于朝廷，退自迫于衰病。眼目昏暗，脚膝行步颇艰，右臂疼痛，举动费力。虽翰苑事无繁剧，圣恩曲赐优



容，然非养病尸居之地。兼臣乡里在吉州，昨于丁忧持服时归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未备。本期服阕还朝，上告圣慈，乞一近乡州郡，贵得俸禄，因便营缉。而自叨禁职，荏苒岁时，贪宠忘亲，此又人子之责也。所以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圣慈悯臣衰朽，察臣恳迫，特许差知洪州一次。取进止。

辞侍读学士札子

嘉祐三年三月

臣准阁门告报，伏蒙圣恩，授臣兼侍读学士。臣伏见侍读之职，最为清近，自祖宗以来，尤所慎选，居其职者，常不过一两人。今经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可谓多矣。臣以愚缪，忝厕翰林，又充史职、太常礼仪、秘阁、秘书省、尚书礼部、刊修《唐书》。然则在臣不谓无兼职，而经筵又不阙人，忽沐圣慈，特此除授。盖以近年学士相承，多兼此职，朝廷以为成例，不惜推恩。比来外人议者，皆云讲筵侍从人多，无坐处矣。每见有除此职者，则云学士俸薄，朝廷与添请俸。官以人轻，一至于此！欲乞罢臣此命，不使圣朝慎选之清职，遂同例授之冗员。况臣材职浅薄，自少以来，粗习辞章，过蒙进擢，俾尘禁署。中年衰病，常忧废职。至于讲说经义，博闻强记，矧复非臣所长。今耆旧之臣、经术之士并侍讲读者，足以备顾问，承清光。欲望圣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荣之诮。所有告敕，不敢祇受。取进止。



再辞侍读学士状

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准中书札子，以臣辞免侍读学士恩命，奉圣旨，不许辞让者。伏念臣猥以庸虚，过蒙奖擢。禁署为一时清选，既已忝窃；经筵况近例多兼，何必辞让？盖以臣身见兼八职，侍读已有十人，为朝廷惜清职遂为冗员，况讲席不添人，未至阙事，所以敢陈瞽说，乞免冒荣。臣伏见国家近年以来，恩滥官冗，议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盖由凡所推恩，便为成例。在上者稍欲裁减，则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习惯，因谓所得为当然。积少成多，有加无损，遂至不胜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无有贤愚，共知患此。而臣为陛下学士，职号论思，岂有目睹时弊，心知可患，无所献纳，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陈述，若又不自践言，则贪荣冒宠，不止寻常之责，而虚辞饰让，又为矫伪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圣慈矜臣至愚，察臣狂言，许寝新恩，俾安常分。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辞开封府札子

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闻内出诰敕各一道付阁门，除臣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臣以庸拙，久坐侍从。初无劳效，以申补报，日夕循省，常愧心颜。今者曲蒙圣慈误加选用，岂可苟避繁剧，辄希辞免。盖臣有不得已者，须至缕陈。臣自前岁已来，累有奏列，乞一外任差遣。盖以臣久患目疾，年齿渐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风眩。昨于韩绛入学士



院敕设日，众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后往往发动。缘臣所修《唐书》，已见次第，所以盘桓，欲俟书成，便乞补外。岂期圣造，委以治烦。臣素以文辞专学，治民临政既非所长，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强，窃虑隳官败事，上误圣知。兼所修《唐书》，不过三五月，可以毕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给，今已垂成。若别差人，转成稽滞；只委臣了毕，则恐无暇及之。欲望圣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长。欲乞别选材能，许臣且仍旧职，候《唐书》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养衰残。今取进止。

乞洪州第二札子

嘉祐四年正月

臣辄有愚恳，上干圣聪，出于至诚，不敢缘饰。臣本以愚懦，别无材能，过蒙恩私，列在侍从，初无补报之效，每以尸素为惭。昨者忽被选差，俾权京尹。臣虽知材力浅薄，衰病侵陵，当此浩穰，实难办济。直以忝厕翰苑，迨今数年，所职清闲，过享优逸，一旦遽蒙烦使，不可再辞，亦欲勉强年岁之间，少陈筋力之效，苟无旷败，乞一外州。不意眼目旧疾，遽然发动。盖自供职以来，旦旦常于灯烛下看读文字，及签书发遣，自早至夜，率以为常，全借眼力。而臣旧患已及十年，两目眊然，中外具见。近一两月来，暗昏疼痛，屡在假告，不无废事。人虽未责，臣岂自安？臣自前累曾陈乞江西差遣一任，欲乞检会臣前后陈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解繁剧，以养衰残。伏望圣慈，特赐矜允。今取进止。



乞洪州第三状

右臣近罄恳私，自陈衰病，愿罢权尹，乞一外州。伏蒙圣恩，降诏不允。臣以庸缪，过叨奖擢，不能陈力，辄欲辞劳，当被刑诛，敢期诏谕？理宜祇惕明训，勉励疲弩。而敢再干天聪，固自愚执者，盖臣有不得已也。臣旧患两目，于今十年。近日以来，发作尤甚，眇泪浸涩，睛瞳眊昏，视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频请假告，则浩穰之地，岂自遑安；欲竭力枝梧，则疾患内攻，有难勉强。夙夜忧畏，不知所为。欲望圣慈，悯臣衰残，察臣愚拙，许解繁剧，假一远外之州，俾之待罪。臣无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谨具状陈乞，伏候敕旨。

乞洪州第四札子

臣近两曾陈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许。盖以臣衰病不支，难当任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图外州，以就优逸。臣年虽五十三岁，鬓须皓然，两目昏暗。自丁忧服阕，便患脚膝。近又风气攻注，左臂疼痛，举动艰难。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几？以此贪冒荣禄，兼处剧繁，实知难济。矧自权行府事以来，三致台谏上言，两烦朝廷起狱。其他碌碌常事，亦无分寸可称。盖其资材本自庸虚，加以精神日渐耗竭。处之清职，则论议谋猷无一可取；擢以烦使，又心力疲惫自诉不能。上赖圣慈怜悯，虽未欲遽弃于外，而臣自处，实所难安。伏见侍从之班，交相出入。昨吕溱、刘敞并



请补外，不三数岁，今悉召归。况如臣者，留之无所补，去之无所惜者哉。欲望圣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养理衰残。誓于余年，少图报效。今取进止。

辞转给事中札子

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陈乞外任差遣，伏蒙圣慈许臣解罢府事，兼授臣给事中。臣本以庸虚，误蒙奖任，不能陈力。况未及期，遽以衰病自求罢去，理当黜责，以励不才，岂宜非时，滥被恩赏？况臣权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职，到今才及半年有余。不因朝廷别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罢，岂可又转一官？虽圣恩优厚，过宠衰残；而臣自揣量，无容滥受。所有恩命，乞赐停寝，只许令臣归院供职，所贵少安疲病。今取进止。

再辞转给事中札子

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准阁门告报，蒙恩授臣给事中。臣寻曾沥恳，乞赐停寝。今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不许辞让，便令授告敕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语侍从，既无所纳，以申报效；任以烦使，又自陈疲病，诉以不能。然则如臣久冒宠荣，果堪何用？上赖圣君优容，未加黜责。岂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职，不久罢去，又复转官？此臣所以惭惧徊徨，不敢即受也。臣窃见前知府吕公弼差知益州，授枢密直学士，及公弼辞免不行，徙领郡牧，遂却只依旧充龙图阁直学士。王素、蔡襄，并因方面之寄乃迁职。是则罢府供职京师者，不当别有迁转，此近例也。臣非敢饰伪，上烦圣聪，直以恩宠



频并，理当辞避。欲望圣慈，察臣无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群议。今取进止。

举吕公著自代状

嘉祐四年二月

臣伏见司封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出自相门，躬履儒行。学赡文富，器深识远。而静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风。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为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实当今难得之士。臣今举以自代。

进新修唐书表

嘉祐五年七月戊戌为提举编修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窃惟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昧，补缉阙亡，黜正伪谬，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代之传。成之至难，理若有待。臣某中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问，躬大禹之圣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乐。而犹垂心积精，以求治要，日与鸿生旧学，讲论六经，考览前古。以谓商、周以来，为国长久，惟汉与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隳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乃因迕臣之有言，适契上心之所闵。于是刊修官、翰林学士臣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臣宋祁，与编修官、知制诰臣范镇，臣王畴，集贤校理臣宋敏求，秘



书丞臣吕夏卿，著作佐郎臣刘羲叟等，并膺儒学之选，悉发秘府之藏，俾之讨论，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纤悉纲条，具载别录。臣公亮典司事领，徒费日月，诚不足以成大典，称明诏，无任惭惧战汗屏营之至。

辞转礼部侍郎札子

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准阁门告报，蒙恩除臣礼部侍郎，令臣授告敕者。臣伏思圣恩所及，必以臣近进《唐书》了毕，凡与修书官，并均睿泽。窃缘臣与他修书官不同。检会宋祁、范镇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畴一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并各十年已上。内列传一百五十卷，并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书中三分居二。范镇、王畴、吕夏卿、刘羲叟并从初置局便编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盖自置局已十年后，书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续残零，刊撰纪、志六十卷。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来一例受赏，臣实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转谏议大夫，三年蒙恩加龙图阁学士，四年蒙恩转给事中，到今方及一年，岂可又以无功滥赏？臣不敢虚饰辞让，烦黷朝廷，理有不安，实难自默。欲望圣慈，特寝新命。今取进止。

再辞转礼部侍郎状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诏书一道，以臣乞寝新除礼部



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奖擢，职忝学士，官至给事中，前后所授恩命不少。岂敢顿于此际，过饰伪辞，取好让之虚名，为有识之所诮？实以臣抚心内愧，不敢自欺。盖以《唐书》置局已十余年，纂录垂就，臣最后至，接续分撰，卷数不多，用功最少，不敢与从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劳人一例受赏。所陈情实，皆有据依，不敢过言，冀为可信。敢谓特烦诏谕，前例所无，上体圣恩，便合祇受。而臣迫于恳恫，实所难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虽无功效，不欲独遗，欲望圣慈稍加裁损，或于阶、勋、食邑一有所沾，俾臣得不过分，足以为荣。臣若自欺不言，则冒宠虽多，为愧愈甚。臣不胜激切战惧屏营之至。谨具状陈乞以闻，伏候敕旨。

乞洪州第五札子

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虚，过蒙奖擢，久列侍从，讫无补报。年齿老大，疾病侵陵，听重目昏，聪明并耗，发白手颤，精力俱衰。兼以父母坟茔，远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诚心迫切。臣自三四年来，累曾陈乞一外任差遣。中间缘奉敕刊修《唐书》，未见次第，所以盘桓岁月，不敢再三坚请。今来《唐书》已得了当，欲望圣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养衰拙，兼便私茔。取进止。

乞洪州第六状

嘉祐五年

右臣近沥恳私，上干睿听，以臣年衰多病，父母坟墓在



远，无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攻于外，事迫于中，既不自安，实难缄默，将期得请，不避烦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远葬乡里，在吉州之吉水。昨臣丁母忧日，又扶护归葬。然臣方在忧祸，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长号，抚心自誓，只期服阕，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几近便营缉。至于种植松柏，置田招客，盖造屋宇，刻立碑碣之类，事难仓卒，冀于一二年间勉力可就。当是时，乡人、父老、亲族、故旧，环列墓次，并闻臣言。自臣除服还期，皆引领望臣归践前约。而臣迁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贪恋荣禄，食言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禀赋奇薄，衰羸多病，两目昏暗，已逾十年。近又两耳重听，如物闭塞。前患左臂疼痛，举动无力。今年以来，又患右手指节拘挛。至于须鬓萧飒，久已皤然。臣自视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滥厕贤材英隗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于缙绅之列。实虑早衰易殒，恐遂不得一尝素志，以为终身之恨。臣自数年以来，虽累曾陈乞，而恳诚不至，天听未回。亦向欲伺候《唐书》了毕，今者幸已成书上奏，其余所领，并是寻常职务，别无朝廷差委勾当未了事件。臣是敢罄述愚衷，备尽微琐。伏念臣本乏材能，初无阶援。特蒙睿奖，拔自常流，置在侍从，殆今十有七年矣。讫无补报，孤负恩荣。伏望圣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闵臣昔当少壮，锐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于此，哀臣情实迫切，乞赐检会数年以来前后陈乞，特许与除知洪州一次。臣虽疲惫，犹能遵奉诏条，修举常职，誓殚犬马之力，上酬天地之仁。臣无任徊徨激切。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乞洪州第七状

嘉祐五年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诏书一道，以臣陈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贱，误玷恩荣。而生稟拙艰，动罹谤咎。往自河北，斥守滁阳，在外十年，遂至白首。顷除忧制，还奉内朝。幸蒙圣恩，收以桑榆，置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宠，孰不乐在朝廷；任职清优，顾亦无出禁近。臣岂不思向之流落，引领欲还，而乃却蹈风波，彼投远外？此之愚计，岂近人情？盖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凡诸恳悃，尝具剖陈，不敢烦言，况已罄尽。再念臣遭遇明圣，过被恩私，犬马无知，犹能报效。而臣性既疏简，识非明敏，少以专学而自愚，不能趋世以济务。效当求实，而安事虚名；才贵适时，而一无可用。至于上所询访，时有论议，亦碌碌随众人，未尝有所建言。纵令有之，亦不足采。惟有文字，缪为流俗过称。而自供职禁庭，殆今七载，属中外无事，文书甚简，不过月赴四五直，饱食甘寝，止撰青词、斋文一两通。只此为臣所能，是臣事业，去之亦何阙于事，存之又奚补于时？将何以上烦睿慈，曲示恩意，特颁诏谕，前例所无。捧读惊惭，继以感涕。臣亦窃闻近日两制臣寮多求外任，彼皆材业有素，年齿方强，又无事于外方，可以且留供职。惟臣材无可有，年又渐衰，外有私营，冀偿夙素。欲望圣慈畀之一郡，使其志毕愿从。若天幸余龄，未填沟壑，则遗簪旧物，尚或冀于见收；而疲马君轩，岂不知于有恋。臣无任祈恩激切之至。谨具状陈乞以闻，伏候敕旨。



辞侍读学士状

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准阁门告报，蒙恩除臣兼侍读学士者。窃以学士不宜兼侍读，臣于前岁已具陈论。当时蒙恩，遂许辞免。在于今日，岂宜复授？得非以方今经筵阙人，而臣在学士中，适当次补，圣恩优异，不忍独遗？臣以衰残，久尘禁署，已兼龙图阁学士。而在院学士，多未有兼职。况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践。欲乞许臣只兼旧职，其经筵阙侍读，别赐除人。所有诰敕，臣不敢祇受。今取进止。

辞枢密副使表

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礼部侍郎，充枢密副使，仍加食邑、实封，散官、勋、赐如故者。成命始行，骤惊于众听；抚心增惧，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谢。窃以枢要之司，朝廷慎选。出纳惟允，实赞于万机；礼遇均隆，号称于二府。顾任人之得失，常系国之重轻，苟非其材，所损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风力不强。少喜文辞，殆浮华而少实；晚勤古学，终迂阔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从。间尝论天下之事，言出而众怨已归；思欲报人主之知，智短而万分无补。徒厝危躬于祸咎，每烦圣造之保全。既不适于时宜，惟可置之闲处。故自叨还禁署，逮此七年，屡乞方州，几于十请。沥愚诚而恳至，被明诏之丁宁。虽大度并包，猥荷优容之赐；而群贤在列，敢怀希进之心？岂谒伏遇尊号皇帝陛下，急于求人，思以济治，因柄臣之并选，怜旧



物以不遗。然而致远之难，力不胜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犹得为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涣渥，更选隽良。如此，则器不假人，各适贤愚之分；物皆知报，何胜犬马之心。

谢枢密副使表

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枢密副使，寻具表陈免，蒙降批答不允、断来章者。右枢虚府，充位宜求于隽贤；多士盈庭，误选乃先于庸妄。既牢辞之靡获，徒冒宠而为忧。臣某中谢。伏念臣少本贱愚，初无志虑。为小人之事，力不胜于负薪；程有司之文，学止期于干禄。过被仁恩之乐育，早从英俊之并游。遂叨侍从之流，久玷论思之地。方时求治，殆无补于毫分；顾质早衰，况渐凋于齿发。但思藏缩，敢望甄升？矧惟赞万事之机，必也极一时之选。岂容滥得，猥以备员？当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召旨甚严。莫谐恳避之诚，徒负贪荣之愧。此盖伏遇尊号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怜朴直之无他，谓疲弩之可勉。俾承阙乏，以效拙勤。臣敢不奋励无能之姿，感激难逢之会。职思其位，庶免于旷官；谋不以身，少期于报国。

辞参知政事表

嘉祐六年八月

职参论道，宜极选于一时；授匪其人，实骇闻于众听。恩荣所被，踟蹰难安。臣某中谢。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缘幸



会。列于侍从，白首无闻；置在枢机，素餐已甚。虽圣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而朝廷之事，毫厘动关利害。岂止旷官之诮，每怀误国之忧。矧惟政事之臣，实代天工之任。俾之赞貳，宜择材贤。伏望尊号皇帝陛下，收误奖之恩，广金诒之访。悯疲弩之已试，备见无庸；求俊乂于在廷，擢之不次。俾获安于旧职，冀免速于罪辜。报效之诚，殒糜后已。

谢参知政事表

赞貳国钧，参闻庙论，谓宜不次而选，冀得非常之材。乃以叙迁，俾之承乏，误恩过被，诉让靡从。臣某中谢。伏念臣少迫贱贫，偶勤学问。儒者博而寡要，况匪多闻；文章世之空言，岂能适用？徒以早邁亨嘉之会，骤蒙奖拔之私。叨言语侍从之流，逮今逾纪；玷出纳枢机之任，初乏可称。幸先弹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睿眷，俾与政机，优以宠章，进其爵秩？望非意及，荣与忧并。此盖伏遇尊号皇帝陛下，尧德聪明，禹躬勤俭，博求俊乂，以济治康。谓臣既朴且愚，必能循于忠谨；虽庸而懦，尚可策其疲弩。猥以备员，遂兹冒宠。臣敢不益坚素守，自勉不强，惟殚犬马之劳，上答乾坤之造。

辞明堂加恩表

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为惠，虽泽贵乎均；而赏不因功，则士无以劝。既难安于兢愧，敢自避于黜烦？臣某中谢。伏念臣性本颡愚，学无师法，才不适当时之用，识不通治古之原。误蒙圣知，



擢自平进。俾参国论，幸有蕴而得施；坐耗岁时，讫无称而取消。方惧素餐之责，敢怀滥得之心？属宗祀之有严，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后，既窃窥于盛仪；献千万岁寿之觞，获共庆于成礼。然而赐之胙馐，蒙福已多；加以宠荣，在臣岂称？伏望尊号皇帝陛下，回高明之听，察恳至之诚。推一人有庆之恩，务先于幽远；悯小器易盈之量，俾免于覆颠。特收涣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谢赐飞白并赐宴诗状

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圣慈召赴天章阁观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宝文阁观御飞白书，赐以金花笺字，遂赐宴于群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误被奖擢，参赞钧衡。陛下忧勤万机，德被四海，边鄙不耸，年谷顺成，民物熙闲，圣心怡豫。臣于此际，既得以尸素偷安，而又获亲侍清光。便蕃恩锡，一时之盛事，千载之难遇，臣不胜至荣至幸，谨课成《召赴天章阁宝文阁观祖宗御集赐飞白群玉殿赐宴》五言八韵诗一首，随状上进。干渎宸严，无任惶恐战汗屏营之至。

谢覃恩转户部侍郎表

嘉祐八年英宗登极，四月上。

皇明继照，如日之升；睿泽滂流，溥天咸被。时惟朽懦，亦沾光华。臣某中谢。伏念臣本以庸虚，仅知学问，识不周于往行，材莫逮于中人。方其壮年，喜论时事。名声滥得，招谤咎以偕来；荣宠逾涯，蹈忧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



误奖，俾陪二府之后尘。居无补于休明，方自期于引避。遽号弓而结恨，虽殒体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奋发乾刚，嗣承天统。当茂业继文之始，乃欢讴归启之初。宗社获安，人神洽庆。矧惟新之号令，方无间于幽遐。顾于兹时，其敢独异？俯从祗受，但益凌兢。敢不勉励衰残，感遇今昔，更竭疲弩之效，庶申尘露之微。

谢皇太后表

嗣圣当天，法重离而正位；鸿恩浹物，均万国以同庥。遂容尸素之臣，猥被优隆之渥。臣某中谢。伏念臣名虽学古，性实迂儒，徒诵习于《典》、《坟》，靡该通于今古。爰从束发，遭会明时，蒙先帝之误知，与群英而并进。紫枢黄阁，叨陪论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报群之志。属缀衣之扬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庆赐之行，遽荷便蕃之宠。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载，母道居尊，惟兹听览之初，务霈汪洋之泽。臣敢不勉修职业，上副忧勤，送往事居，忘身尽节，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覆焘之私。



卷九十二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三

表状札子二十三首

辞特转吏部侍郎表

治平元年闰五月

受宠若惊，况被非常之命；事君无隐，敢倾至恳之诚。仰黷高明，惟知踟躅。臣某中谢。伏念臣性姿庸近，识局昏冥。学古自愚，非有适时之用；论材甚薄，岂堪任重之难？徒以荷先帝之误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马未报，但虞填壑之有时；弓剑忽遗，遽叹攀髯之莫及。而属皇明继照，圣治惟新。送往事居，虽策疲弩而自励；进思退补，未知罪戾之所逃。至于贪逾分之宠荣，冀无功之爵赏，非惟愚虑所不敢及，顾有公议，其将谓何？而甫兹弥年，再以增秩，方命书之始下，骇群听以生疑。此臣所以剖沥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获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余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悞，假以矜宽。虽成命已行，国体当严于出令；而从人之欲，天高幸或于听卑。特收浼汗之恩，以息喧



咩之论。庶安常业，誓毕愚衷。

再辞转官第一札子

臣此者伏蒙圣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旧居职。臣早来获对天颜，虽略具陈述，退而循省，未尽恳诚。伏念臣本以常材，误蒙任使。问其所职，则皆朝廷之大事；较其成效，则无尺寸之可称。外惟碌碌以随人，内则区区而自守。当陛下圣政惟新之始，励精求治之时，虽天度包容，未加斥罢，而臣心自揣，常负惊忧。岂谓宜黜而升，当责而赏？非惟臣自知不可，顾于物论，其谓如何？况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庆之典，臣已首叨迁秩。今来恩命，实出非常，在臣之愚，难以自处。欲望圣慈矜察，特赐寝停。今取进止。

再辞转官第二札子

臣今日伏蒙圣慈差中使传宣，令于后殿告谢。臣与赵概等遂诣垂拱殿门请对，欲再具敷陈。续奉圣旨，须管便受告敕。臣以圣驾已起，君命甚严，惶惑之间，不知所措。虽已受告敕，寻于延和殿得对，已会沥恳，备述圣恩非次，义实难安。盖以无功受赏者，众以为非，若窃事为功，则罪又大矣。仅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继大统，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过哀，致违和裕。既而勿药有喜，圣躬清宁。盖由宗社神灵，显此异事，欲彰皇天眷佑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复。而臣今乃贪以为功，坐获厚赏，此臣所谓于义难安者也。至于陛下未亲庶政之间，中外幸得无事，此有



宋百年，四圣相继，威德在人。顾臣等辈有何施設，过蒙睿奖，以此畴劳。况臣猥以庸材，参闻国政，上所赏罚，臣职奉行。若群臣之间，有功状不明，迹涉侥幸，尚当裁抑，以绝滥恩。而臣乃自贪宠荣，以速议论，此臣所以区区不能自己也。故圣恩虽极优异，而臣不免屡渎天听。伏乞早回圣断，追寝成命，俾臣获安常分，以息群言。今取进止。

再辞转官第三札子

臣今日伏蒙圣慈差入内高品陈日新至中书传宣，令臣系新除官。臣寻与曾公亮等具札子奏，乞候来日复奏。伏缘此来恩命，出于非常，臣与韩琦等进退惶惧，夙夜思维。虽君恩至优，违则有咎；然事体所系，义有难安。所恃者睿圣聪明，必察臣等恳诚之至；圣心宽恕，不以臣等屡黷为烦。欲望天慈省阅臣等前后所陈事理，曲加裁择，特赐寝停。于此四方旱灾百姓嗷嗷之际，是臣等合被责之时，免滥受非次之赏，则臣不胜幸甚。臣诚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诛戮。今取进止。

谢特转吏部侍郎表

骤膺涣渥，备沥愚诚。虽至辞穷，罔避烦言之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于已行。祇受以还，惊惶失节。臣某中谢。伏念臣学不通于元本，材不足以经纶。但知守拙以为忠，每务师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众人，久参侍从之联，遂玷机衡之贰。而属大横启兆，嗣统膺期，方初政之清明，



思百度之修理。内量谫薄，实忧以圣而责愚；矧迫衰残，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谓皇慈曲被，宠数屡加。当覃大庆之初，已无功而冒赏；曾未逾年之久，复进秩以叨荣。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圣政惟新，用人务广，谓才难于求备，思悦使以忘劳。悯其勤劬，锡以优洽。虽荣逾于望表，亦宠与其忧并，誓殚犬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闻事君以忠，本期尽瘁，不能者止，亦贵自如。敢倾悃悞之诚，仰渎高明之听。臣某中谢。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践科场，只希干禄以养亲，敢冀逢时而见用？盖以腐儒章句之学，岂堪王佐之才；童子雕篆之文，固异贤人之事。而误蒙睿奖，俾贰宰司，讫无毫发之可称，常惧满盈之必覆。加以年龄迫于衰晚，气血损于忧伤。惟两目之旧昏，自去秋而渐剧，精明晦藹，瞻视茫洋，冬春以来，职业多废。当圣君求治之始，是群臣宣力之时。自嗟犬马之微生，遽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赐含容。虽未责于旷官，亦难安于尸禄。与其坐待于弹劾，岂如自乞于哀怜？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矫诬。许辞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则臣不止偷安而养拙，亦将自疗以求痊，尚冀昏瞳之复明，会图后效而论报。

乞外任第一札子

臣所有诚恳，昨日获对便坐，已具敷述。盖臣自去年八



月，丧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发动十年来久患眼疾。又为老年，全服凉药不得，自深冬已来，气量昏涩，视物艰难。接此春旱，阳气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只欲俟寿圣节随班上寿，一展臣子之诚，以为荣幸，然后恳求罢去，所以勉强迁延至今。缘此是臣私故琐屑，虽臣子之于君父，理所无隐，然难委曲尽载表章，所以先具奏陈，冀蒙省察。臣以非才，过蒙任用。使其聪明强健，犹惧不能称职，况此衰病，何以堪处？昨日虽面奉圣旨，今且未要入文字，盖臣迫于情恳，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陈乞，伏望圣慈哀许。今取进止。

乞外任第二表

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贡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爱，人有欲而必从。苟睿听之未回，由恳诚之不至，敢干斧钺，再沥肺肝。臣某中谢。伏念臣学不通经，材非适用。徒以遭逢亨会，进冒宠荣，一玷机衡，五迁岁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图抚运，嗣统当天。览决万事，则尧舜之聪明；爱养群生，则禹汤之勤俭。贤材并进，圣治惟新。臣于此时，得与大政。何修何饰，而可以称职；旅进旅退，而莫知所为。已惭廊庙之訏谟，既无远略；惟有簿书之琐屑，尚可宣劳。而苦此双瞳，莫能久视，眊然终日，兀尔尸居。上无以副人主之忧勤，下无以申臣子之报效。久而不去，罪则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难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听，少轸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禄位者人情之所顾惜，孰肯妄辞；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无乏。衰其可悯，宽以不诛。俾谐得请之恩，当识谢生之



所。

乞外任第二札子

臣受国厚恩，叨与机政，材识庸下，不能有所补报。上赖圣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强竭力，以修职业，辄以衰疾自陈，欲图安便。重烦圣念，特降中使传宣，赐以训诲，丁宁切至，而又顽然未即听从。在臣之罪，可诛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陈乞，理当阖门俟命，不得进见阙庭，面陈悃悃。臣闻自古君臣去就之际，与今不同。盖昔之公卿解职，便归田里，其朝居君侧，暮已绝于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难其臣之去，然犹去者相继。今则不然，凡辞任职者皆不去禄仕，或优游侍从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岂为避宠辞荣，乃是免劳就逸，实人臣之侥幸也。况如臣者，尸禄终日，无劳可均。实以两目俱昏，是十年旧疾，自去秋发动，日益昏涩，看读文学，艰难忧虑，职事旷废，有误国家。所以敢布恳诚，乞怜君父，冀一闲僻处将养二三年，或目复清明，却乞一边远繁难处展效。乃是臣自为侥幸之计，与辞荣避宠者不同。欲望圣慈不以为难，早赐恩许。今取进止。

乞外任第三表

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圣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闻事君以忠信为本，立朝以进退为难。惟不自疑，乃能取信于上；苟无大过，庶几善退其身。昔之为臣，全此者



少。今臣遇聪明之圣主，固不自疑；荷保庇之宽仁，幸无大过。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诚，而封章屡陈，俞旨未赐。臣窃谓日月之明无不照，岂不谅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怜，未忍许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岂合更此多言，上烦宸听？所难遂默，益切恳私。臣某中谢。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偕进见，则蒙眷待之优隆；退接同寮，则绝纤毫之间隙。自可安然乐职，亦复何所忧危。况千载一遇者，盛时之难逢；高秩厚禄者，常情之贪得。苟非迫于衰病，岂敢固自欺诬？伏望皇帝陛下，曲轸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质易朽而先衰；譬若马牛，力已疲而则止。赐其如请，恕以苟安。则臣刮膜祛昏，尚冀清明之来复；捐躯殒命，终图报效于余生。

为雨水为灾待罪乞避位第一表

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闻任非其人，则官必旷职；时多阙政，则天为降灾。惟谴咎之有归，难侥幸于独免。臣某中谢。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贰宰司，与闻国论。不能协宣上德，辅导至和。频年已来，害气交作。春饥已甚，谨疫相望，秋潦暴兴，覆溺无数，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贻圣主之焦劳。臣独何心，安于厥位？举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赖覆帔之宽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机，推行宪罚，以塞上穹之降责，以警庶位之情官。然后别选隽贤，俾居参辅，益图更化之术，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灾异咸弭，不惟臣适其分，亦俾国无屈刑。



乞避位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变，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灾。虔思消异之方，愿避进贤之路。特迁圣训，未谅愚诚，退自省循，岂遑安处？臣某中谢。伏以天人之相去不远，见于事常若响之应声；赏罚之至要易知，举其大则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则灾祥以类而来；官若成而若亏，则黜陟以时而举。伏念臣猥由愚陋，进冒宠荣。一貳政机，五更岁律。相府之事无不总，既皆得以与闻；斯人之居不聊生，欲于何而归咎？辜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忧劳。此而不诛，何以励众？伏望皇帝陛下，奋然睿断，赫以皇明，理其旷败之愆，正厥经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宽恩。誓坚犬马之心，终效涓埃之报。

乞避位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灾，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断来章者。阴沴干时，圣心轸虑。明诏一下，群臣震惶。况居任责之司，敢为幸免之计！臣某中谢。伏惟皇帝陛下，身膺眷命，光绍丕图，总览万几之繁，讲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励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赐，品汇蒙休，宜召至和，以来嘉应，而善气未效，时灾荐臻。惟天聪明，异不虚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旧。所以三事之臣，连章沥恳。况臣最为滥窃，尤玷宠荣。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败官而宜罚，其敢逃刑？伏惟皇帝陛下，



俯仰至慈，深思大讫。退其不肖，以为修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应天之实。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闻忠以事上，虽见义而必为；力有不能，则知难而当止。是惟臣子进退之分，实系国家利害之机。则其居也，敢怀窃位之安；其去也，岂止全身之计？辄殚拙讷，上黷高明。臣某中谢。伏念臣本以庸妄，出于孤平，学不通方，识非虑远。徒以遭逢先帝，误被圣知，擢自诸生，俾参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继统当天，方圣政之惟新，思群材而并济。臣以衰迟之朽质，久当机要以妨贤，有守经泥古之愚，无应变适时之用。考于外论，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谓众恶者必察，特加庇覆，俾获保全。固当勉励疲弩，誓图报效。而臣量盈器极，福过灾生。两目眊昏，积年旧苦；中脘渴涸，新岁所加。精液销渐，志与神而并耗；革肤腠削，气将力以俱殫。臣若犹强残骸，窃贪厚禄，坐取败官之责，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兴于人言，则乃是可畏之公议，异夫诬谤，难复主张。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陈惓迫。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获亲日月之光，颇历岁时之久。居常碌碌，曾莫异于片言；一有纷纷，遂独当于众怒。尚乏周身之智，岂堪为国之谋？因其自诉于病衰，幸俾获逃于罪戾，退之散地，得尽余龄。则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马之报。



乞出第一札子 治平三年

臣昨日获对便坐，辄述恳私，乞解政事之任。缘臣疾患累日，气血虚乏，头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颜，悉陈烦恼。伏自濮园之议既兴，言事之臣荒唐不学，妄执违经非礼无稽之说，耻于不用，不胜其忿，遂厚诬朝廷，借以为名，因乃肆言讪上，指臣为奸邪首议之人。陛下至圣至明，洞见中书与两制所议本末，察臣无罪，曲赐保全。而吕诲等附下罔上，语言悖慢，无复君臣之礼，以至斥黜母后，非毁诏书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显戮，止于退罢而已。及诏定濮王典礼，不如诲等所诬，既又诏榜朝堂，谕以本末。由是中外释然，凡素为诲等诬诋炫惑之人，皆识朝廷本意，但恨晓谕之晚。今则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诬，亦已获雪。然则更何所辨，岂合有言，而臣义有不得已者。盖以执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为重轻。若其名誉烜赫，非止一人之荣，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毁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后，小人用事，宰相李石为其所恶，乃遣盗杀之，不中而断石马尾，石遂求罢。文宗虽知石贤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罢石为荆南节度使，盖顾国体当尔也。今臣固无李石可惜之贤，而其所被毁辱者，何止断马尾而已？吕诲等连章累疏，恶言丑诋，陛下为臣爱惜，留中而不出。诲等自与章疏，宣布中外，今闾巷之人皆能传诵。虽诲等急于卖直取名，肆其诬罔，不暇惜国体而自为传播，如臣者岂合强颜忍耻，犹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贪以为荣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岂得已哉？使臣无疾病，犹当恳自引去，况臣不幸适值自春来



痛渴不止，昨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圣恩悯恤，为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赐除臣近京一郡，俾养衰残，则臣未死之间，誓当别图报效。今取进止。

乞出第二表

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贡封章，愿还政事，伏蒙圣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闻愚诚虽微而苟至，可以动天；大仁博爱而无私，未尝违物。敢殚恳恫，再冒诛夷。臣某中谢。伏念臣智识非精，器能甚浅。禀生奇薄，自少尝履于艰虞；虽处困穷，所守粗知于名节。而自早蒙擢用，思奋猷为。不善自谋，遂致怨仇之积；罔知避祸，屡触陷阱之机。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群议，甄收奖进，终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无于报效，徒久玷于恩荣。逮逢神圣之嗣兴，顾已岁时之三易。问其职业，曾无补于毫分；听于喧哗，则不胜于诋辱。犹强尪残之质，坐怀宠禄之贪。昔云高位之疾颠，何况千人之所指？继以恙疴之苦，忡然气血之衰。药石之功，既难求于速效；机政之地，岂宜久于旷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轸睿慈，俯哀危恳，谓献纳訏谟之任，已无益于明时，而沮伤憔悴之余，实难安于久处，许其引避，宽以优容。倘后来因此以得贤，则臣去犹为于有补。苟未填于沟壑，誓终竭于涓埃。

乞出第二札子

治平三年

臣近再述恳诚，上干天听，乞解重任，伏蒙圣慈特降批答，丁寧训诲，未赐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圣



主，误被奖知。陛下急于求治，取信辅弼，言无不从。臣于此时，不谓不得君，不谓不得位。而智识弩下，初无补报。既不能建明大义，镇遏群言；又不能和会众心，协于一德。遂致浮词异论，中外喧哗。惟务含糊，无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于无事。以此养成群小，诬谤圣朝，上则烦黜睿聪，下则自取身辱。虽陛下悯臣拙直，众怒独当，察臣暗愚，不识陷阱。然臣拙于谋身，不堪任用，已验如此，可黜不疑。陛下圣度宽仁，曲加保庇，以为簪履旧物，不忍一旦弃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于自处者，盖以朝廷轻重，系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则朝廷尊；大臣望轻，则朝廷不重。大臣望轻犹为不可，何况恶言丑诋，毁辱百端？今“豺狼当路、奸邪在朝”之语，下专闾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轻而已。陛下有臣如此，岂不为朝廷之辱哉！虽陛下至圣至明，察臣无过，臣能自信无愧于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户晓。百辟之瞻望，众人之讥诮，臣亦何颜以处之？与其负惭俯首以见缙绅，孰若乞身远去，少避指目？是则圣恩许臣解罢，俾臣稍获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荣为辱，其去也以黜为升。惟望天慈，俯从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圣慈曲体人情，除臣蔡、毫一州差遣。

乞出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断来章。

臣近以疾患自陈，乞解重任，伏蒙圣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贪国宠，既以难安，仰叫帝阍，期于必达。臣某中谢。伏念臣早缘幸会，亲遭休辰，以一经之腐儒，参万几之密论。违时背俗，速谤招尤。虽无独立弗惧之明，粗怀可杀不辱之节。所以强颜忍耻，不知轩冕之荣。加之多病久衰，难



胜筋力之任。近从去岁，益以中干，渴如鼯鼠之饮河，喘若吴牛之见月，多言外噪，众疾内攻。心已自危，岂足当于谋虑；力虽欲强，几或至于踣颠。方奋锐于壮时，犹无可道；迨摧伤于晚节，亦复何堪？虽幸圣君容覆之恩，岂追神理满盈之罚？苟不知退，其将殒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识廉耻，悯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从素志。如此，则力排群议，已荷于保全；遂养残生，更繫于亭育。虽同草木之贱，尚识造化之仁。

乞出第三札子

治平三年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上三表及两具札子陈述，伏蒙圣慈累降批答不允断来章者。臣窃伏思惟，臣之披沥肝血，祈天请命之恳，其说甚详，而其诚至矣。陛下每降答谕，丁宁奖勳，所以过赐优待臣之恩礼，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圣训，力疾就职，而犹更哀鸣，上烦天听者，盖臣义不获已，与近日韩琦、曾公亮、胡宿等从容于进退者，事体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违时忤众，自招谤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闾阎巷陌，远泊四海，外及夷狄，皆能传吕诲等章疏矣。其罔诬丑诋之语，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顾惜国体，既不当更与诲等辨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议，乃为合理。昔汉世大臣有被诬以罪者，例不对理陈冤。盖其人或遂废黜，或被刑诛，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论议喧沸，不自辨明，而顽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处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系事体者如何，而诲等诋臣者何语，臣其可安处此位者乎？昨濮园之议，自手诏告示中外后，凡中书论议本末邪正及诲等加诬诋讪等



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谋首议、奸谀徼宠”之恶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识廉耻，顽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谓有臣如此，其可当国家之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维，悔等诋臣者，谀佞希宠荣耳。故惟有恳辞重任，远避宠荣，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则陛下圣恩，一许臣罢去，是为臣辨诬谤、全名节，其赐臣者多矣，厚于赐以高秩重禄万万也。臣幸蒙陛下知奖久矣，臣之心迹，圣鉴昭然，洞见表里，此臣不当复言。臣所谓辨诬谤、全名节者，为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户晓者尔。盖非早自引去，无以塞诬谤臣者之口也。夫爵禄，朝廷所以宠臣下也，使身安心泰、名誉光显者居之，则不胜其荣也。若毁辱愧耻愤闷忧郁者居之，适足为苦耳。伏望圣慈察臣哀切恳迫之诚，不以臣比从容于进退者，特许臣解罢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今取进止。

乞出第四札子 治平三年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札子，罄述恳私，更不敢重叠叙陈，上烦天听。臣以非才，误膺奖任，存之既无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罢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怜臣衰残，不忍遽便弃捐，务欲退人以礼。今臣表章、札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宁训勸，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连，恩礼已足。伏乞出自宸断，早赐恩许，除臣一外任差遣。



乞出第五札子

治平三年

臣昨日获对威颜，备陈恳迫，而言意拙讷，不能感动。愚诚虽切，天听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处。臣本庸材，不足比数，然而职所任者国政，身所系者国体。而遭罹诬枉，毁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当引去。加以年齿凋耗，疾病侵袭，岂可勉强衰残，不知廉耻？此臣所以披肝沥血，干冒诛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识弩下，过蒙陛下奖用，固当奋发事业，粗立功名，上报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无一言建明，一事可采。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后日之无所为也。若终于尸禄偷安，苟贪荣宠，不惟上辜委遇，实亦自负初心。盖材力短长，固有不能勉强，若进退名节，尚可自择。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端，或高其行义，不夺其志；或许其闲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禄，但曲从所欲，便是君恩。伏望圣慈察臣烦恼，特许臣所乞，则臣未尽之年，尚知论报。今取进止。

辞覃恩转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极，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书左丞，依前参知政事，加阶、食邑、食实封及赐功臣者。泽施无外，虽务极于汪洋；宠至若惊，实难安于启处。敢倾拙讷，上黷高明。臣某中谢。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进。一经之学，乃自守之迂儒；十驾其弩，终不堪于远用。徒以旦暮千载，遭逢两朝。擢贰钧衡，坐淹岁月。国恩未报，但虞填壑以遗羞；金



鼎已成，岂谓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离继照，正統当天，万物睹而咸欣，大号涣其均庆。致兹孱朽，亦沾光华。然夫位高而疾颠者，是亦其势然；器满而必覆者，盖由于量过。敢忘戒惧，诚迫恳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轸睿慈，俯矜愚守。当万几之新政，收厚赏于无功。则臣虽蒲柳之易衰，尚冀涓埃于后效。

谢覃恩转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庆均行，滂流而甚渥；鸿恩曲被，俯偻以无容。臣某中谢。伏念臣性质迂愚，器能浅陋，言不足以备《典》、《谟》之奥，学不足以通治乱之原。徒以早荷两朝之误知，拔自孤生而奖用。疲弩虽勉，讫无补于毫分；岁月屡迁，犹坐贪于宠禄。方惧黜幽之典，敢希冒进之荣！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光绍宝图，惟新圣政，继《离》明而大照，推《乾》施以无偏。致此妄庸，首沾涣汗。臣敢不退思警惕，益励衰疲。感风云际会之难，依日月光华之末，少图后效，冀尽夙心。



卷九十三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四

表状札子三十二首

乞罢政事第一表_{治平四年}

臣某言：臣闻事君之节，虽尽瘁以为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则止。敢黷盖高之听，沥陈至愆之诚。臣某中谢。伏念臣本出羈单，粗知业履。逢右文崇学之代，窃并群英之游；当好问纳谏之朝，获从诸老之后。遂蒙奖用，叨贰机衡。幸四海之无虞，得容尸素；荷三圣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贪宠禄之荣，不觉岁时之久。而余龄向晚，百疾交侵。四体癯羸，甚已衰之蒲柳，双瞳眊眊，几不辨于騶骊。顷自去秋，累陈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闵，慰以恩言，许至新年，俾解重任。万乘之仙游忽远，孤臣之素愿莫从。方今圣统嗣兴，皇明继照，人神胥悦，中外宴安。顾无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请。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难用，置之闲处，赐以保全。如此，则天地



之仁，曲从于物性；犬马之报，尚识于主恩。

乞罢政事第二表_{治平四年}

臣某言：臣近贡封章，乞解职任，伏奉批答，未赐允俞者。臣闻高而必危，盖处易倾之势；满则招损，实存至戒之言。敢再沥于恳私，辄自干于斧钺。臣某中谢。伏念臣本以庸妄，出于遭逢，误被国恩，俾参政论。材非适用，而当重任之难；智不周身，而履危机之地。既不能于阿徇，故多积于怨仇。谤怒之兴，纷纭靡一。所恃者圣君在上，公道方行。虽构造中伤，人言可畏，而聪明听察，天鉴孔昭。既悉辨于罔诬，遂判分于枉直。俾臣不陷大恶，得为完人。今乱国之谗已蒙于远屏，立朝之士皆保于自妄，则臣仰銜再造之盈，理难久处。顷事先帝之日，屡贡乞骸之言，间奉德音，亦蒙恩许。一麾之请，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闵其孤拙，曲赐矜从。予之一州，俾自退处，亦有民社，可宣教条。苟知尽瘁之方，未失事君之节。

乞罢政事第三表_{治平四年}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闻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终之不渝；臣之事君，难者进退而合理。苟无大过，善退其身。昔之为臣，全此者少。臣顷侍先帝，屡陈斯言。今之恳诚，盖迫于此。臣某中谢。伏念臣识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语经纶，幸逢盛际之休，早自诸生而拔擢。方其与儒学文章之



选，居言语侍从之流，每蒙过奖于群公，常愧虚名之浮实。暨晚叨于重任，益可谓于得时，何尝敢伤一士之贤，岂不乐得天下之誉？而动皆臣忌，毁必臣归。人之爱憎，不应遽异；臣之本末，亦岂顿殊？盖以处非所宜，用过其量。惟是要权之地，不胜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简疏自任；委曲所以从众，而拙直难移。宜其举足则蹈祸之机，以身为敛怨之府。复盘桓而不去，遂谤议以交兴。谗说震惊，輿情共愤。皇明洞照，圣断不疑，孤臣获雪于至冤，四海共欣于新政。至于赖天地保全之力，脱风波险陷之危，使臣散发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没地，犹为幸民。况乎拥盖垂檐，其荣可喜；抚民求瘼，所寄非轻。苟可效于勤劳，亦宁分于内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许解剧繁，处之闲僻。物还其分，庶获遂于安全；心匪无知，岂敢忘于报效。

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

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误于布衣下服紫袄，为御史所弹。臣即时于私第待罪，蒙圣恩差中使传宣，召入中书供职。今窃闻蒋之奇再有文字，诬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国恩，备员政府，横被污辱，情实难堪。虽圣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传闻，不可家至而户晓。欲望圣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虚实，显示多方。取进止。



再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

臣昨日曾有奏陈，为台官蒋之奇诬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虚实，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维，之奇诬罔臣者，乃是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臣若有之，万死不足以塞责；臣若无之，岂得含胡隐忍，不乞辨明？伏况陛下圣政惟新，万方幽远，咸仰朝廷至公，不为辨曲直。而臣身为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诬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恶；无之，是负天下之至冤。犯大恶而不诛，负至冤而不雪，则上累圣政，其体不细。由是言之，则朝廷亦不可含胡，不为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伤人者，必以暧昧之事，贵于难明，易为诬污。然而欲以无根之谤绝无形迹，便可加入，则人谁不可诬人？人谁能自保？欲望圣慈特选公正之臣为臣辨理，先赐诘问之奇所言。是臣闺门内事，之奇所得，必有从来，因何彰败，必有踪迹。据其所指，便可推寻，尽理根穷，必见虚实。若实，则臣甘从斧钺；若虚，则朝廷典法必有所归。如允臣所请，乞以臣札子并蒋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又乞罢任根究蒋之奇言事札子

臣为台官蒋之奇诬奏阴私事，已具札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虚实。伏缘臣见任政府，在于事体，理合避嫌，欲望圣慈先罢臣参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权，庶使所差之官无所畏避，得以尽公根究。臣窃虑朝廷未明虚实，不



欲直以此事罢臣职任。臣已别具表章，伏乞早赐施行。

谢赐手诏札子

臣伏蒙圣慈差内臣朱可道传宣抚问，仍赐臣手诏，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横为言事者诬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圣明特为穷究，则当为冤死之鬼。然事出暧昧，上烦天造累行诘问，必见踪由。臣仰恃圣君在上，内省于心，必冀终获辨雪。臣无任捧诏涕泗，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奏。

〔附〕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赐。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亲批出诘问，因依从来，要卿知。付欧阳修。

乞诘问蒋之奇言事札子

臣近为蒋之奇诬奏臣以阴私事，前日再具札子，乞诘问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踪迹彰败？乞差官据其所指，推究虚实。伏缘之奇所诬臣者，乃是非人所为之大恶，人神共怒，必杀无赦之罪。传闻中外，骇听四方。四方之人以谓朝廷执政之臣犯十恶死罪，乃旷世所无之事，皆延首倾耳，听朝廷如何处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实有之，则必明著事迹，暴扬其恶，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虚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释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实有之，则当万死。若实无之，合穷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暧昧，出于风闻，臣虽前有鼎镬，



后有鈇钺，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系天下之瞻望，系朝廷之得失，系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诘问蒋之奇得于何人？其人说有何事？更不得徒说虚辞，直具所说人姓名及所闻事状，据实闻奏。臣所沥血恳，必望朝廷理辨虚实。乞不留中。

再乞诘问蒋之奇言事札子

臣近累陈血恳，烦黷天听，为彭思永、蒋之奇诬奏臣阴私事，乞辨明虚实。伏蒙圣慈累赐诘问，至今未闻有所指陈。窃以台宪之司虽许风闻言事，然所谓风闻者，谓事不亲见而有闻于他人耳。然其说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闻小事，则有不足论。若所闻大事，系人命之死生，则必须审问所说之人事状虚实，然后可以上言。况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顿首，坚请必行。若不明见事状，审知虚实，岂敢果决如此！及朝廷穷究，又却不指定所闻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饰游辞，无所的确。盖之奇初以大恶诬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诘问，遂至辞穷也。不然，思永、之奇惧见指说出所说人姓名后，朝廷推鞠，必见其虚妄，所以讳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动系国体，不幸枉遭诬陷，惟赖朝廷至公推究，别证虚实，使罪有所归，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臣窃虑朝廷须所说人姓名，思永、之奇无所指说，必以朝廷拒谏为言。此乃辞穷理屈而妄说也。臣谓若朝廷闻言事不行，则是拒绝言者。今以所言事体不可直行，须当根究虚实，乃是用台官之言即须行遣尔，岂足为拒谏也？



封进批出蒋之奇文字札子

臣以拙直，受恩两朝，惟以至公之心为报国之效，凡于亲旧不敢有纤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为飞语，诬臣以家私阴事，是人伦之大恶，所以语骇人听，易于传布。窃以言事之臣，谓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聪明。若闻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飞语，中伤执政之臣，正当奋然嫉恶，为臣根穷起谤之人，辨别虚实，明其诬罔，使后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职。今思永心知事无实状，而不能为臣辨明，反碌碌随众，腾口摇舌。蒋之奇专用怨仇人飞语，便以虚为实，上惑圣聪。及至朝廷再三诘问，须要事实，则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陈一事之据。思永既云无实状，则知虚妄可知。之奇则饰游辞，谓风闻于众。且台官虽许风闻，而朝廷行事，岂可不辨虚实？大凡可骇之语，易于传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诬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飞语一出，则必腾口相传，岂可便以传闻之众，致大臣族诛？如此，则为大臣者终日恐惧弥缝不暇，何敢尽公行事，以身当怨？而一夫之怒，飞语腾出，可以摇动朝廷，则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则思永、之奇专用风闻惑乱圣聪，为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岂细？今闾巷小民有罪，犹须证验分明，案节圆备，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虚实，岂可含糊？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为分别。令事理穷尽，止于两端，不过虚与实而已。实则臣当死，虚则之奇安得无罪？使事实而臣不死，不足以显之奇之言；使事虚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则身是罪人，朝廷自当行法，岂容臣自引退？若虚，则幸望



朝廷辨别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无罪，然后可以容臣自陈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虚实，故当乞解权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诘问，故臣合杜门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辩明蒋之奇言事札子

臣先于庆历中擢任谏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顾身，力排奸邪，不避仇怨。举朝之人侧目切齿，恶臣如仇。适会臣有一妹夫张龟正前妻女，嫁臣一疏族不同居侄晟，于守官处与人犯奸。是时钱明逸为谏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财物，与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狱穷勘，并无实状，事得辨明。而当时执政之臣恶臣者众，其阴私事虽已辨明，犹用财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赵概知此事甚详。若非仁宗至圣至明，察臣无辜，为臣穷究，则臣岂复更有今日？仁宗岂有用臣至此？今台官方举前事，弹钱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蒋之奇自又效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蒋之奇所对语无事实，知其虚妄，乞早赐明告中外，以辨臣冤。若犹疑于虚实之间，则乞更加尽理，推穷辨正。

再乞辩明蒋之奇言事札子

臣近以蒋之奇诬奏臣家私事，乞赐辨正，杜门俟命，今已多日。

虽蒙朝廷累赐诘问，之奇则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无实状。是暧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恶大罪，虽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断狱，必未敢便断其死。臣孤拙无党，特被



两朝眷遇，忝列政府，横被小人诬以禽兽不为之恶。本因臣以至公报国，以身当怨，不徇亲党阿私，至多积仇怨，造作飞语中伤，而以忠取祸。之奇乃以虚为实，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诘问，则辞穷理屈，并无实状指陈。至于彭思永亦自言暧昧无实，各自乞罢去。若臣果有实状，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无实状而自乞罢去？以此见思永、之奇专欲以暧昧之事惑乱圣聪，使臣不能自辨，冀望朝廷更不辩明，便以风闻行法。况圣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恶之名，当举族碎首，叫天号冤，仰诉于阙廷，必不能含糊而自止。当陛下圣政惟新之日，使执政之臣守阙号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恶名不可虚受，将不得已而为之，期于以死必辨而后止。臣无任恳血哀号激切之至。取进止。

谢赐手诏札子

三月四日

臣今日伏蒙圣慈差中使朱可道传宣抚问，赐臣手诏，为言者污臣以大恶，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令中外知其虚妄，敕臣宜起视事如初，无恤前言事。臣捧读感咽，不知涕泗之横流。窃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于忧患。陛下神圣聪明，无幽不烛，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恶，得为完人，至德大恩过于天地父母万倍。则臣余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虽尽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报至德大恩之万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国宠荣，忝居重位，处危机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祸患，怨仇所积，谤怒交兴。当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机政之繁，内有孝思感慕之戚，于此之时，致言事者以阴私之恶，丑秽之言，上黷圣听。烦陛下晓夕在怀，为臣亲加诘问，特



賜辯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扪心內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慚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閣門祇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附〕神宗御札治平四年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辯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修。

又乞外郡第一札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為台官誣臣以陰丑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蓋陰丑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于口，而況上達君父之听，污黷朝廷，驚駭中外。事虽起于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慚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几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冤獲雪，人疑盡釋。夫辨枉直，雪幽冤，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慚懼而無地自容也。只此二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于



物，而在位已久，积怨已多。若使臣顿然变节，勉学牢笼小人以弭怨谤，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复居于位，只如前日所为，则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须更为朝廷生事，臣亦终不能安。况臣一二年来，累为言者攻击，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两目昏暗，四支骨立。顾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复何心贪冒荣宠？伏望圣慈悯臣之志诚可哀矣，察臣之迹实难安矣，特许臣解罢，除一外郡，则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论报。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赐降出施行。

乞外郡第二札子

臣近者虔露恳诚，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窃伏自思理宜罢退者，其事非一。臣闻所谓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协和中外，使人心悦豫，朝政肃清，此乃辅弼之任也。臣性既简拙，耻为阿徇，又复愚暗，不识祸机，多积怨仇，动遭指目，谤怒毁辱，不可胜言，一二年来，屡为言事者攻击。以臣一人无日不烦君父，不惟朝廷未尝少静，而臣亦未尝少安，则臣之小材不堪大用，从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为众人所服，故使处众人之上也。今如臣者，举必为众人所怒，动必为众人所怨，谗谤忌嫉，丛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于祸咎者，臣窃自怪以为晚也。所赖者圣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诬罔，使臣不罹枉横，得为完人。臣于此时不自引去，是不知进退矣。臣窃见前世元勋旧德社稷之臣，一有间隙，尚或罹于祸咎。而臣能薄材劣，窃位已久。语其勤，则劳效未著于毫发；询于众，



则怨毁已积于丘山。所谓众怒难犯，孤根易危，岂敢与人自结仇敌？昨缘思永等诬臣以大恶之名，于义不可虚受，若不辨于今时，则无以自明于后世。故臣屡乞辨理者，盖事不获已而为之，非敢与言事者争胜负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来，言事者固已耻于不胜，若臣复处事权，迁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众人之怨嫉，旁为言事者切齿，他人视之，犹为臣寒心，顾臣何以自处？伏望圣慈哀臣言之至恳，察臣势已难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缩。如此，则臣大冤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获安，又荷圣恩之优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释其忿，必无疑而安处，别不为朝廷生事。则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睿断，早赐允俞。

乞外郡第三札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圣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断来章者。闻命以还，忧惶殒越，恳诚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误膺委用，岁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宠禄盈满，福过灾生，仇怨既多，谤讟大作，众情不与，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而哀怜之矣。臣之忧危迫切、披肝沥血之诚，亦已屡渎于天聪，而陛下固已谅臣至诚至恳，察臣事势当去而无疑矣。然而圣恩未忍遽许臣解罢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罢尔。盖自思永等远窜，榜朝堂告示以来，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圣至明，言事者不能动摇朝廷矣。今臣自以恳请，与言事者不复相关。若赐允俞，是陛下出臣于万死之中，保全其终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则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殒骨糜躯，何以论报！臣自上三表后，已两具札子披



陈，必已蒙省览。臣之血诚，竭于是矣。今更不敢烦言上黷睿听，惟乞圣慈哀悯，早赐施行。

谢传宣抚问札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圣慈差中使传宣抚问，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职，已陈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仍问臣几日朝参者。臣近以迫切之诚，累形章表，上烦天听，合被罪诛。乃蒙睿恩，曲赐矜许，既特加美职，又超转官资，仍假善邦，俾从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犹贪荣宠，但以未受新命，无由入谢。又蒙圣造曲赐记录，丁宁慰谕，趣其入见。恩数优异，举族欢呼。伏缘自二十六日后，前后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参假，冀面天颜，别披血恳次。

辞刑部尚书札子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圣慈，赐臣告敕各一道，授臣刑部尚书，充观文殿学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窃重任。虽策励弩蹇，讫无补报，而荏苒岁月，渐迫衰残。所以屡陈危恳之诚，上干宸造者，正以愿避宠荣，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过优，既加以美职，又超转官资。臣窃寻前例，参贰之职，出处非一，而推恩之数，罕有若臣之优者。况臣近遇覃庆，已叨迁秩，未逾两月，恩典频仍，无功之赏，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谓何？欲望圣慈悯臣孤拙，察臣畏避宠荣之恳，特许臣只以本官兼职，或止转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节，上报鸿



恩。今取进止。

谢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表

〔臣某荷国厚恩，除为刑部尚书者〕职清书殿，实为儒者之荣；望峻天台，仍忝刑官之重。内循谏薄，仰玷光华，臣某中谢。伏念臣稟质迂愚，粗知业履，因时幸会，遂窃宠灵。无拾遗补阙之勤，常陪法从；非大册高文之手，久厕翰林。晚缀宰寮，俾闻国论。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禄。居满盈而不戒，积灾衅以自贻。属圣统之嗣兴，赫皇明而继照。诬言诘服，已大释于群疑，危迹保全，俾不亏于素守。犬马合思于报效，桑榆奈迫于衰迟。屡贡恳私，上干聪睿。遂蒙开允，俾解繁机。然而晚节余生，本期避宠；清资显秩，益更贪荣。被优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圣神御极，亭育推仁。闵孤拙之势危，无容自立；谓疲弩之力竭，难责远图。曲轸至慈，俯从诚请。仍怜旧物，特示殊恩。顾非木石之顽，宜识乾坤之造。飒然素领，虽难强于筋骸；皎若丹心，犹自期于尘露。

进永厚陵挽歌辞三首引状

治平四年闰三月

右臣伏蒙圣恩，差臣知亳州军州事，见发赴本任次。伏见大行皇帝将来八月迁坐于永厚陵，中外群臣咸进挽歌辞。臣以非才，久窃重任，遭遇先帝，蒙被圣知，恩极昊天，未知论报，痛深丧考，徒切攀号。臣今谨撰成《大行皇帝灵驾



发引日挽歌辞》三首，谨随状上进，伏候敕旨。

亳州谢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圣恩，授臣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军州事，已于今月二日赴上讫者。贰政非才，虽获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犹怀窃禄之惭。祇荷宠灵，惟知战惧。臣某中谢。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学也，岂足经邦；斗筭小器之量也，宁堪大用？而叨尘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误知，罄一心而尽瘁。若乃枢机宜慎，而见事辄言；陷阱当前，而横身不避。窃寻前载，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构为死祸。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鸣梟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赖圣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罔诬，遂投谗贼。再念臣性实甚愚，而疏于接物，事多轻信者，盖以至诚。如彼匪人，失于泛爱。平居握手，惟期道义之交；延誉当朝，常丐齿牙之论。而未干荐祢之墨，已弯射羿之弓。知士其难，世必以臣为戒；常情共恶，人将不食其余。而臣与游既昧于择贤，持满不思于将覆，自贻祸衅，几至颠隮。上烦睿圣之保全，得完名节于终始。洎恳辞于重任，尤深惻于皇慈。虽避宠辞隆，仅能去位；而清资显秩，愈更叨荣。莫逃侥幸之讥，实负心颜之醜。斯盖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尧舜至仁。察臣自取于怨仇，本由孤直；悯臣力难于勉强，盖迫衰残。既获免于非辜，仍曲从于私欲。遂同万物，俾无失所之嗟；未尽余生，敢忘必报之效！



谢赐仁宗御集表_{治平四年}

臣某言：伏准御药院告报，伏蒙圣慈赐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云章，方联于宝轴；刻之玉版，忽被于恩颁。臣某_{中谢}。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聪明，宽仁恭俭，每虚心而访道，务向学以崇儒。天纵生知，臻作者之谓圣；功高德盛，由焕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绍丕图，善继先志。惟仁祖发挥于众制，乃英考序述而成编。昭如三光，并照万物；法彼后世，同符六经。方副本之颁行，非近辅而莫获。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宠异群邦，光生郤室。载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奖任之殊，尝与賡歌之后。捐躯论报，余生已负于素心；拜赐为荣，抚事但零于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_{熙宁元年春}

臣某言：臣闻难进易退者，礼经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贪荣而不止，宜招损以自贻。况灾疾之所缠，顾筋力之难强。辄披悃悃，自冒诛夷。臣某_{中谢}。伏念臣生也多屯，少虽有志，而识不明于大体，用不适于当时。徒以荷三朝之误知，属四方之无事，遂容章句之学，窃与机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盖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发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与世浮沉，默尔以为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积众怒以难当。继逢时事之方艰，思欲乞身而未获。不虞暗祸，陷臣于风波必死之渊；上赖至仁，脱臣于蛟鳄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节，晚暮未尽之年龄，岂臣能于



自全，皆陛下之所赐。既恳辞于重任，仍假守于善邦。固已坦无危疑，幸此优逸。而风霜所迫，鬓发凋残；忧患已多，精神耗尽。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以来，所苦增剧。两胫惟骨，拜履俱艰；双瞳虽存，黑白才辨。顾形骸之若此，尸宠禄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轸睿慈，俯从人欲，许还官政，俾返田庐。白首明时，幸遭垂衣之治；酣歌圣化，愿追击壤之民。虽居畎亩之间，永荷乾坤之造。

亳州第一札子

臣辄沥血恳，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虚，误蒙奖擢，滥尘二府，获事三朝。无德可称，无言可采，既不能报国，又不善谋身。怨嫉谤讟，喧腾众口，风波陷阱，仅脱余生。忧患既多，形神俱瘁，齿发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数年以来，窃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连值国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顷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悯孤危，保全晚节，许解政事，得从外补。臣于此时，遂乞守亳，盖以去颍最近，便于私营。及入辞之日，亦具奏陈，乞枉道至颍，修葺故居。幸蒙圣恩，皆赐允许。臣自到亳以来，殆将暮岁。旧苦痼渴，盖已三年，腰脚细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骑鞍马，俱觉艰难。而眼目昏花，气晕侵蚀，视一成两，仅分黑白。职事至简，犹多妨废，坐尸厚禄，益所难安。然臣向者不敢启言，而今乃辄兹有请者，盖以方今朝廷无事，中外晏然，臣亦幸无任责之重，其进退之际，既无所嫌避，又不系重轻。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诚，自乞君父之怜悯。臣以守官在外，不得亲伏旒宸之前，缕陈悃悃。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于颍州居止，以养残年。伏望圣慈特赐开



许，臣无任祈天俟命。

亳州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贡封章，乞还官政。伏奉诏答，未赐允俞。退自省循，奚胜殒越？臣闻神功不宰而万物得以曲成者，惟各从其欲；天鉴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动者，在能致其诚。敢倾虔至之心，再渎高明之听。臣某中谢。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贱，叨尘二府之联，知直道以事君。每师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躯之效，又无先觉之明。用之已过其分，而曾不自量；毁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赖乾坤之再造，得逃陷阱之危机，仍许避于要权，俾退安于晚节。今乃苦于衰病，莫自支持，顾难冒于宠荣，始欲收于骸骨。敢期圣念，过轸天慈，谓虽迫于桑榆，未忍弃于草莽。窃以古今之制，沿袭不同。盖由两汉而来，虽处三公之贵，每上还于印绶，多自驾于车辕，朝去朝廷，暮归田里，一辞高爵，遂列编民。岂如至治之朝，深笃受贤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劝知止之人。故虽有还政之名，而仍享终身之禄。固已不类昔时之士，无殊居位之荣。然则在臣素心，虽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侥幸之讥。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恳，俾解方州之任，遂归环堵之居。固将优游垂尽之年，涵泳太平之乐。惟辛勤白首，迄无一善之称；孤负明时，莫报三朝之德。此为惭恨，何可胜陈。



亳州第二札子

臣近以疾病衰迟，再上表章，沥陈血恳，乞一致仕名目，以养残年。圣恩怜悯，不忍遽弃，特降诏谕，未赐允俞。承命之际，惟知感泣。臣窃以七十之制虽著《礼》经，而历代以来，人臣进退多不拘此，有年已过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盖以人有贤愚，理难一概。其或上智高才，元勋旧德，用舍去就系朝廷得失轻重者，故虽年已过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为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备位，存之既无所益，去之亦无可思，其用舍不为得失，去就不系轻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则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虽年未及而特许其去，而人亦不以为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则无足可称，及能识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则尚有一节可取。故人君推乐贤养士之心，务欲奖成其名节，所以不待年及而亦许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过自陈其不肖，辄窃自比于中常之人，所谓碌碌备位，存之无所益，去之无可思，而用舍去就不系朝廷得失轻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于中常之人，犹有不及者。贪冒荣宠，过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无所报效，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远去，因非有识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后不得已而自陈耳。此臣自愧于心者也。虽然，臣以犬马之贱，蒙陛下天地养育之恩，始终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节，尚赖君父之仁，奖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陈乞，伏望圣慈特赐开许。今取进止。



亳州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贡封章，乞从致仕，伏奉诏书，宜不允者。窃稽典礼，退止一辞；上黜睿慈，臣今三请。虽未忍弃捐之意，曲烦再谕以丁宁；而不胜迫切之诚，尚冀终蒙于开可。臣某中谢。伏念臣禀生至陋，力学不强。徒以略诵仁义之言，粗知廉耻之节，早缘一艺，擢自诸生。智非先见之明，材无适用之敏，但知报国，不敢谋身。惟枉寻直尺之不为，故圆凿方枘而难合，以至被侵凌于群小，遭诋毁之百端。而臣忍辱强颜，逾时历岁，盖思责任之方重，顾于去就而难轻。今者幸蒙宽恩，获保孤拙，脱于死地，优以便藩。既无效于勤劳，徒坐尸于宠禄。加以艰危备历，忧患已多，老将疾以偕来，形与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驴之技已殚；今也病衰，弩马之疲难强。始露肺肝之愚，乞收骸骨而归。迹臣前后之心，可见迟徊之久。不敢为于妄举，盖幸冀于必从。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狷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矫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难之余，诚以不能而止。矜其朽惫，赐以哀怜，许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痿拥肿，尽尔天年；斥鷃逍遥，遂其物性。幸克成于素志，惟仰赖于鸿私。

亳州第三札子

臣辄有血恳，上干天慈，意迫言烦，合从诛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圣恩，累降诏



谕，未赐允俞。祇服训辞，惟知感涕。臣闻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谬，遭遇三朝，误被奖擢，叨尘二府。论其报效，初无取于毫分；积为怨仇，则不胜于诋訾。虽忠邪善恶，上则难逃圣鉴之明；毁誉是非，下则一付至公之论。可以抚心省己，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犹贪冒荣宠，不知进退，以至横遭诬陷，几至颠隮。上赖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诚心，许解重任，假以善地，从其私便。偷安苟禄，优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极，福过灾生。衰疾所婴，积年滋甚。中虚渴涸，若注漏卮；腰脚伶俜，仅存皮骨。旧患两目，气晕侵蚀，日加昏暗，签书文字，转觉艰难。一郡之间，事多旷废。是敢直露肺肝，愿还印绶。而皇慈垂恻，未忍遽弃，三赐诏谕，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圣君恩礼之数过厚，于臣者至矣。而臣之恳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诚，亦已至矣。伏望圣慈，悯臣衰残，哀臣恳迫，特赐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归老田间。则臣虽死之年，犹生之日。今取进止。

亳州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贡封章，乞从致政，伏奉诏书，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怜于旧物；尚兹再黜，盖中迫于危诚。进冒诛夷，俯深殒越。臣某中谢。伏念臣以一介无能之贱，荷三朝特达之知。仁宗擢自诸生，俾参二府；先帝力排群议，深察孤忠。暨逢神圣之纂临，窃幸风云之感会，至于辨正诬枉，保全始终。虽天地之施无私，恩非责报；而犬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继之衰疾之缠绵，加以年龄之晚暮。宠荣既过，小器盈而必颠；筋力已疲，飞鸟倦而思止。辄露



乞身之请，愿谐解组之归。而皇慈惻然，明诏屡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余生。祇服训辞，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无弗践之空言；进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当止。虽礼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时；而身有负薪之忧，亦容辞仕。是敢再殚烦恼，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轸尧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悯其确至，赐以允俞，俾还颖尾之居，遂养漳滨之病。再念臣早从壮岁，粗学文辞，久冒荣阶，常丰禄赐。尚能遇樵夫而谈道，宣上德以谕愚民；与故老而挥金，均君恩而荣里巷。以终晚节，永荷鸿私。

亳州第四札子

臣近者累具章表札子，披述恳诚，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归老田庐。伏蒙五降诏书，未赐俞允，训谕丁寧，恩意深至。捧读之际，惟知感泣。而臣情迫于中不能自止者，盖以疾病侵攻，心志衰尽，欲于未填沟壑之间，自为苟且朝暮之计。是敢更沥肝膈，冀蒙哀怜。臣自治平二年已来，遽得痼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骑鞍马，近益艰难。而两目昏暗，多年旧疾，气晕侵蚀，积日转深，视瞻恍惚，数步之外，不辨人物。至于公家文字，看读签书，动成妨废。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识远虑。每见比来臣僚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闲退，往往稍复康安。臣伏自念无才无能，叨窃荣宠，满盈之罚，福过灾生。亦欲量分知止，辞去官禄，庶于晚暮之年，少免灾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自今年春夏以来，日更增加，其势未止，惟恐年岁之间，遂成废疾。若幸于未废之前，获遂退休之请，与其病废，尚窃美名，臣之愚虑，所希实止于此。臣遭遇明圣，过蒙知奖，其



孤危蹇拙之迹，荷保全终始之恩，可谓至矣。而未知报效，遽迫病衰。天心仁悯，必垂矜恻。臣不敢避烦言屡黜之罪，今已再具表陈乞，伏望圣慈特赐开许。今取进止。

亳州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陈乞，愿还官政。伏蒙圣慈五降诏书，未赐俞允。上恩曲谕，已至矣而丁宁；下愚弗移，但顽然而迷执。论罪合当于诛戮，原情尚冀于矜从。臣某中谢。伏念臣以空言少实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学，遭逢亨会，玷窃宠灵。禄利已丰，乃辞臣力；恩私未报，辄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难逃责。若乃艰危险陷，仅存将尽之余龄，沮辱摧伤，无复平生之壮气。加以形骸衰飒，疾病侵袭。顾难恋于轩裳，遂退甘于畎亩。语其此志，又若可哀。自申五请之勤，已涉三时之顷。天慈惻隐，圣度优容。谓驽马虽疲，念服辕之已久；而蓍簪至贱，闵旧物而不忘。固当上体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际，痾疹日增。弱胫零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瞶，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愈之期，终当废去；而苟遂退休之恳，尚窃美名。是敢更殚悃悃之私，冀动高明之听。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临之光，少宽屡黜之刑，俯徇至诚之请。庶使戒满盈而知止，免灾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终身之赐。

第五乞守旧任札子

熙宁元年十月

臣今月六日，准枢密院递到诏书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



致仕，伏蒙圣恩未赐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虚浅末之学，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宠，未知报效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惧盈满，思慕古人知止之节，愿于圣世，获遂退休。陛下仁圣宽慈，俯哀诚悃，既恕其屡黜之罪，未加诛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诏书，丁宁训谕。感极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许，守此便郡，以养衰残，今到任已及一年。盖为脚膝，乘骑鞍马艰难，忧虑非时别有移替。欲望圣慈许臣且更于此将理一二年间，若稍获安痊，则不敢上烦圣听。臣以孤危蹇难之迹，荷陛下始终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犹以衰残疾病之愚，烦君父含容养育之私。臣无任。



卷九十四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五

表状札子三十首

辞免青州第一札子

熙宁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准枢密院递到诰敕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书，依前观文殿学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残，累上表章，陈乞致仕。天慈悯恻，六降诏书，未赐俞允。臣以训谕丁宁，不敢更烦睿听。然臣久患脚膝，乘骑鞍马艰难，又到任已逾一年，深虑非时别有移替。已具札子奏陈，乞且于亳州将理一二年间，若稍获痊安，冀可陈力。敢谓圣恩优异，命出非常，超转官资，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痼渴，众所具知，肌体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惧难勉励，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实藉干才，以臣居之，必至旷败。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骑鞍马艰难。欲望圣慈特赐矜察，许臣且守旧任，冀得将理衰残。所有诰敕，臣未敢祇受，已送军资库寄纳。今取进止。



辞免青州第二札子

熙宁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准枢密院递到诏书一道，以臣辞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窃惟表海名邦，青为重地，圣恩优借，以宠衰残。岂合固辞，上烦宸听。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盖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沥血恳，乞从退休。际下曲赐矜怜，不忍废弃，丁宁训谕，未赐俞允。今则忽被新恩，有此迁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进秩，方称疾而领要任。则臣向所陈请，矫激欺诈以要恩宠之罪，何以自逃？虽天度宽仁，未以此责臣，而臣之心颜，何以自处？使臣筋力可以勉强，犹当陈述义理，必冀获辞，以免清议之责。况臣衰病羸悴，实如累表所陈。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废退，且令苟禄养疾于便郡，臣已不胜侥幸之惭，岂敢更望迁进？况亳州于近邦之中尤为善地，前后曾任两府臣寮，如陈执中、宋庠，皆得养疾于此者甚多。伏望圣慈悯臣衰病，哀臣诚悃，俾臣且守旧任，更将理一二年间，苟其筋力稍完，则臣尽瘁薄效，岂无犬马识恩知报之心？所有降到诏敕，臣不敢祇受，见在本州军资库寄纳。伏乞早赐许臣缴纳。臣无任。

辞免青州第三札子

熙宁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准枢密院递到诏书一道，以臣辞免青州恩命，所辞宜不允，及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令臣便受敕告，疾速发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许解重任，



俾守便郡，以养衰残。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转官资，移委藩镇。圣恩眷异，便当祇受，岂合固辞，上烦睿听？臣罪当万死。然念臣义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缘臣久患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惧盈满，乞从休退，六蒙诏谕，丁宁深至。臣上体圣眷殊常，未敢固辞再黜，方且乞更将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强，而不图遽被迁擢之命。臣窃思圣恩本以悯臣憔悴，加以宠荣，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进退皆触于罪戾。盖臣若进而祇受，则有连章累恳、矫激欺诈以邀恩宠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恳辞，则有稽违君命、烦言屡黜之罪，然比于矫诈邀恩，则其罪似轻。在臣愚计自择，则固当逃大罪而就轻罪。臣又窃惟陛下所以保全爱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于大罪也。故臣披沥肝血，不敢避烦言屡黜之诛。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陈述，不敢虚矫。欲望圣慈于未许臣休致间，且令臣守旧任，便于将理。所有敕告，见寄纳本州军资库。稽留君命多日，臣晓夕忧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赐许臣缴纳。臣无任。

辞转兵部尚书札子

熙宁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书，移知青州，臣已三具札子辞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诏书，所辞宜不允者。圣恩优异，训谕丁宁，便当祇命而行，岂合上烦睿听？罪宜诛戮，无以自逃。然臣恳血之诚，犹有不能自己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兹迁擢，义迫难安，所以恳祈辞免。至于恩典超优，迁转频数，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恳辞。盖臣近自去春，由尚书吏部侍郎转左丞。未逾两月，又超转三



资，除刑部尚书。今才逾岁，又超转两资。尚书六曹，一岁之间超转其五，无功之赏，公议岂容？此臣所以不避烦言屡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诏书，慰谕深切，进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残，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辞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旧官而往，庶几可免矫激邀求之责。伏望圣慈察臣悃悞，特许免臣转官恩命，缴纳近降诰敕。所有青州差敕，臣见别候指挥。今取进止。

青州谢上表

熙宁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圣慈，特授臣兵部尚书，依前观文殿学士、知青州军州事，充京东东路安抚使，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讫。掌国五兵，叨进中台之秩；宣风一面，俾绥东土之人。祇荷宠灵，徒知殒越。臣某中谢。伏念臣学非通敏，材实空疏。幸逢千载之休明，误被三朝之奖擢，久陪法从，尝与政机。国恩未报，而身已先衰；世途可畏，而命亦多蹇。顷缘灾疾，遂决退休。敢期上恻于皇慈，未忍遽捐于旧物，而复过推优渥，以慰癯残。惟孤拙之无堪，蹈艰危而已甚。世之所荣者，臣之所惧；人以为宠者，臣以为忧。是敢辄殚悃悞之诚，累黷高明之听，迫于危虑，罔避烦辞。而圣度并容，宽其罪戾，恩言屡降，譬以丁宁。知成命之难回，勉靦颜而祇受。而况全齐旧壤，负海奥区。民俗富完，而凿井耕田各安其业；诏条宽大，而奉法守职足以修官。内省庸虚，奚胜忝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谓簪履虽为于贱微，尚堪收录；而犬马苟丰于豢养，犹可使令。臣敢不策励疲羸，勤思夙夜，庶期尽瘁，少答鸿私。



谢南郊加食邑五百户表

熙宁元年十一月

紫坛高峙，式荐于精禋，皇泽滂流，推行于大庆。祇膺宠数，伏切兢营。臣某中谢。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继文兴治，百度讲明于新政，群生涵泳于至和。乃考旧章，聿思报本。谓三岁一郊之礼，必举以时；俾四海九州之人，并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阳丘。万国充庭，其谁敢后；六卿联事，各以其官。而臣职忝颁条，位拘守土。执豆笾而祇役，罔获施劳；逮焯翟之馐余，遽蒙均惠。无功受赏，莫遑俯伛之辞；尽瘁事君，惟誓糜捐之效。

谢传宣抚问赐香药银合表

熙宁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圣慈差入内内侍省西头供奉官王延庆传宣抚问，仍赐臣香药一银合者。祇命有严，瞻天威而不远；抚躬增惕，拜君赐以为荣。臣某中谢。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缘遭际。进陪国论，莫赞万机之微；出布政条，未闻五月之报。属北州之灾谨，怜东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载，闵扶携而转徙，轸宵旰之焦劳。而臣职在抚绥，任叨寄委，曲烦训谕，备极丁宁。仍因使传之驰，特示恩颁之宠。臣敢不恪官自警，祇事以时。惟善是从，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赐，上宽明主之忧。



谢赐汉书表

熙宁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圣恩，赐臣新校定《前汉书》一部，已于今日据进奏院递到，臣已祇受讫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辉。臣某中谢。窃以右文兴化，乃致治之所先；著录藏书，须太平而大备。惟汉室上继三代之统，而班史自成一家之书。文或舛讹，盖共传之已久；诏加刊定，俾后学之无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焕秘书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经衡石之程；赐本之荣，惟及钧枢之近。敢期孤外，特与恩颁。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曲轸睿慈，俯矜旧物。谓其尝与臣邻之列，不忍遽遗；怜其自喜文字之间，俾之娱老。然臣两目昏眊，虽嗟执卷之已艰；什袭珍藏，但誓传家而永宝。

乞寿州第一札子

熙宁二年冬

臣辄沥诚恳，上干天聪。臣本以妄庸，逢时窃禄，宠荣逾分，报效无闻。顷在亳州，尝以疾病，乞从休退。圣恩怜悯，未忍遽捐，累降诏谕，丁宁备至。适会东秦阙守，误被选差，超转两官，委以一路。臣亦屡陈朽惫，既不获辞，便当策励赍疲，上副忧寄。而臣迫以年齿晚暮，近日以来，心力俱耗，事多健忘。腰脚旧苦，拜起艰难。两目气晕，尤更昏然，仅分黑白。虽勉力支持，日虞旷败。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余，欲乞就移淮、颖间一差遣，以便私计。伏望圣慈特赐怜悯，许差臣知寿州一次，冀就闲僻，苟养衰残。今取进止。



乞寿州第二札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寿州一次，伏奉今月九日诏书，宜不允者。圣恩优假，训谕丁宁。迫以危诚，不能自默，再烦睿听，罪合诛夷。伏念臣旧患眼目已十余年，又苦渴淋亦五六岁，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气晕，侵蚀几尽；脚膝瘦细，行步艰难。自入今岁以来，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动辄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轻，勉强尪残，日虞旷败。况臣贪冒荣宠，过分已多，年齿衰迟，又复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盖臣昨在亳州，累陈此恳。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怜悯旧物，不忍遽弃，屡颁恩诏，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励。故臣今者未敢别有陈请，只欲求淮、颖之间一便郡，苟窃俸禄，以尽余生，庶几上副圣君天地父母含容养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赐矜许。今取进止。

谢擅止散青苗钱放罪表

熙宁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准中书札子，以臣奏乞不俟秋料青苗钱事，奉圣旨，不合不听候朝廷指挥，擅行止散之罪，特与放免者。有罪必诛，是为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闻命惊惭，省躬涕泗。臣某诚惶诚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贱，荷三圣之奖知。宠禄既丰，初无报效，筋骸已惫，尚此迟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误委一方之寄任，职当抚俗，责在分忧。方兹旰食之劳心，岂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国家新建官司而主计，大商财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车，交驰于郡



县；悉发旧藏之镪，取息于民氓。而臣方久苦于昏衰，初莫详其利害。既已大喧于物议，始知不便于人情。亦尝略陈众弊之三，冀补万分之一。属再当于班给，顾已逼于会期，虽具奏陈，乃先擅止。据兹专妄，合被谴呵。岂谓伏蒙皇帝陛下深轸睿慈，俯矜朴拙，免从吏议，特贷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励操修？戒小人之饰非，希君子之改过，冀图薄效，少答鸿私。

辞宣徽使判太原府札子

熙宁三年四月

臣准今月二十九日，入内东头供奉官冯宗道到州传宣抚问，赐臣告敕各一道，伏蒙圣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旧疾作，脚膝细瘦，行步艰难。自二月已来，交割却本州公事，见今在假将理。所有今来恩命优异，寄任非轻，以臣非才，固不敢当。兼以久婴疾病，未得痊安。见别具奏章，陈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赐到敕告，臣未敢祇受，已于青州军资库寄纳，别听指挥次。今取进止。

辞宣徽使第二札子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圣恩差中使赉赐臣告敕，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寻已具奏陈，未敢祇受。今辄再沥危恳，上干天聪，意迫言烦，敢避诛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逾岁。适值年时丰稔，盗讼稀少，足以偷安窃禄。而臣自以年齿日加，衰残日甚，心识昏耗，难于勉强，以谓



一路九州不可常幸于无事，每忧缓急，有误寄委。所以去冬累陈衰病，乞移一淮、颍间小郡。未赐允俞之间，遂接春阳戒候，为风气上攻，眼目骤加昏痛，因此服药过度，发动渴淋旧患，甚于初得疾时，腰脚枯瘦，行履艰难。自三月后来，不免两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将理，百方治疗，终未痊愈。敢期于疾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不惟宠命优异，非臣敢当，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难强。欲望圣慈曲赐哀悯，特许检会臣前所陈乞，于淮、颍间移一小郡，俾养残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难久阙人，伏乞别选用人，上副忧寄。今取进止。

辞宣徽使第三札子

五月一日

臣近蒙圣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续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令臣依前降指挥疾速起发，仍赴阙朝见讫，发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经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难当寄任，不敢祇受。寻已具辞免，仍乞一淮、颍间小郡。见别听候朝旨次。今取进止。

辞宣徽使第四札子

附冯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圣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差入内供奉官冯宗道赐臣告敕各一道，兼传宣抚问，续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令臣疾速起发，仍赴阙朝见讫赴任者。伏缘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难当擢任之宠。兼自春以来疾病，久在假告。已于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两具札子奏



闻，辞免恩命。至今祇候提点刑狱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别听朝旨次。欲望圣慈矜察，早赐允俞。今取进止。

辞宣徽使第五札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伏蒙圣慈以臣辞免恩命，未赐允俞者。训谕丁宁，理宜祇受，恳诚迫切，尚敢烦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误叨器使，宠荣逾分，福过灾生。五七年来，缠绵疾病。向蒙圣念，计解政机，仍与近藩，俾从优便。臣以高秩厚禄，非为养病之资；窃位素餐，难于偷安以处。所以决谋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簪履之微，曲怜旧物，不忍遽弃，屡赐安存。既又徙以东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虽名一路，不系边防；所管九州，苦无军马。加以岁时稍稔，盗讼颇稀。臣得以偶免旷愆，盖出天幸。而臣常窃自念，年齿日以向暮，筋力知不复完，与其临事而后辞，不若量分而先止。故于去冬，再沥恳私，乞一小郡，冀就迁于淮、颖，得渐近于田庐。敢期病告之中，忽被优殊之命，超转贵职，付以极边。使臣未至衰残，尚非所受；而况实难勉强，敢不必辞。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岁矣。而口诵退休之言，身贪荣进之宠，既自违于言行，岂不愧于心颜？虽圣度之兼容，必公议之难遏。伏望睿慈，曲加悯察，特赐追还新命，许换近颖一州。则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马之报。今取进止。



辞宣徽使第六札子

臣今月十五日，准枢密院递到诏书一道，伏蒙圣恩，以臣辞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东四路经略安抚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圣训丁宁，已烦再谕；臣诚迫切，难避严诛。臣窃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盖常察其进退不违于理，则可以知其大节之所守。而予之爵禄，将以为宠，则必使不犯清议之所非。授受之间，可谓两难矣。故高秩厚禄，人臣所愿，必也处之无愧，然后得以为荣。或其义有不安，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宠臣者至矣，任臣者优矣。而臣不幸心怀自愧，义有难安，敢更竭此恳诚，必期哀许。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圣，宠逾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窃思前世为人臣者，不待伏于床第，然后称疾，不必废其支体，然后辞官，但其心志已衰，筋力难强，则义当知止，不可贪荣尔。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圣慈仁，不忍遽弃，六赐诏谕，备极恩怜。而臣上体圣眷之优殊，不敢自决而引去。然止当跼伏闲处，偷安窃禄，譬诸已乏之马牛，俾尽余生于刍豢而已。此乃粗为合理，其如事则不然。盖臣前岁以老告，便超兵部尚书；今春以疾辞，又转宣徽南院使。辞淮南一州，则领淄、青九州；免京东一路，则总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则得进，每辞少则获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犹或少恕，若其每举必尔，则公议岂复可容？虽幸人之未言，顾臣何以自处？此臣所谓心怀自愧，义有难安者也。使臣筋力犹强，尚合恳辞恩宠。况臣疾病，积有岁年，已具奏陈，累干听览。臣亦窃闻议者以臣脚膝未至着床枕，眼目犹可分人物，便谓



尚堪驱策，致此误蒙选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并耗，虽未伏枕，实一行尸。再念臣本出书生，老于文字，赋才非敏，以学自愚。故历官以来，多触罪辜，屡罹忧患，盖以不通时务，不习人情。加以晚年，继之衰疾，识虑昏眊，举事乖违。大抵时多喜于新奇，则苟独思守拙；众方兴于功利，则苟欲循常。至于军旅之间，机宜之务，则又非其所学，素不经心。盖以病悴已衰之躯，持昏眊乖违之见，任素非所学之事，一有败阙，虽戮臣身不足以塞责，而误国之计，如后患何！使臣粗有爱君忧国之心，岂敢不思及此而贪荣苟得？臣所宜必辞者三：义所难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学，三也。然于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义所难安者，幸蒙圣恩获免，俾臣不敢非于清议，而无愧于晚节，则陛下之赐臣者，荣于高秩厚禄之赐远矣。至于用非所学，致误国家之计，貽朝廷之忧，则当君父旰食忧劳求治之时，圣虑所宜留意也。伏望圣慈，哀臣诚至之言，察非矫伪之饰，特赐允臣屡请，追还新命，换一小州，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今取进止。

蔡州谢上表

熙宁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敕命，就差知蔡州军州事，已于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讫者。负薪婴疾，获辞四贵之迁；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宽恩之优假，抚朽质以兢惭。臣某中谢。伏念臣本出孤平，粗亲文艺，遭逢亨会，叨窃宠荣。方犬马之壮时，早无施于尺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迫于衰迟。一昨误被选抡，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机。惟寄任之匪轻，揣庸虚而内惧，辄陈恳悃，屡黜高明。敢冀



天慈不违人欲，还其旧职，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长淮之古壤，土风深厚，物产丰饶。虽宣化班条，惭无异术，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责其避事，又曲从其便私，哀尔尪残，容其侥幸。仰被乾坤之造，顾非木石之顽。臣敢不勉自励其筋骸，更殚尽瘁之节。苟未填于沟壑，尚知图报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宁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闻士之致政而传家，虽著礼经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称疾，不待年及者固多。况臣久苦于病衰，早岁已陈于烦恼。敢兹再黜，仰冀哀怜。臣某中谢。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奖。因时窃位，尝俾赞于万机；积日累年，讫无称于一善。徒缘朴讷，动触机危。每烦君父之保全，不殒终身之名节。向由灾疾，愿谢轩裳。披沥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连宠禄，复岁序之三迁。间被误恩，骤加擢任。顾已难于策励，遂复力于恳辞。上赖慈仁，曲加悯恻，既不责其避事，又曲从其便私，得善地之宽闲，俾残躯之养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来，旧苦增剧。中脘渴涸，注若漏卮；弱胫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气晕，几废视瞻；心识昏耗，动多健忘。虽圣君之念旧，廓大度以兼容。而隳职旷官，实为可畏，贪荣窃食，难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临，乾坤亭育，察其情实，赐以矜从，许解郡章，归荣里闾。俾其酣咏乐时之盛化，优游为世之幸民，以毕余生，永依鸿造。



蔡州再乞致仕札子

熙宁四年

臣辄沥恳私，上干宸造，愚诚所迫，罪戾难逃。臣自顷蒙恩，许解政事，即曾乞一近颖州差遣，庶得渐谋归老。上荷至仁，悯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圣念惻然，怜其旧物，不忍废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札，皆蒙诏答，未赐允俞。臣以不敢更为烦黷，遂且中止。寻又蒙恩超转臣兵部尚书，安抚淄、青一路。既不获恳辞，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旷废。甫及一年，则又陈乞寿州，亦以近颖、冀便于归老。未得请问，寻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门，付以河东一路。官益荣，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胜忧惧之情，所以累沥血恳，上烦天听。伏蒙睿慈，察其诚实，养疾便私，悉如其请。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岁物丰成，民讼稀少，坐尸厚禄，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论报之所。而身与愿违。盖自冬春以来，旧苦愈增，上渴下淋，昼夜不止，脚膝细瘦，仅存皮骨，行履拜跪艰难。加以眼目昏暗，视物睛痛，有妨签书看读公家文字。载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宠禄之荣，无容久窃。臣今辄具表章，再申旧请，乞一致仕名目。欲望圣慈，特赐开许。今取进止。

蔡州再乞致仕第二表

熙宁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从致仕，伏奉诏书，所乞宜不允



者。睿训丁宁，曲加慰谕。愚衷恳迫，尚敢黷烦。将再干于冕旒，宜先伏于砧砺。臣某中谢。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识不达于古今，学仅知于章句。名浮于实，用之始见于无能；器小易盈，过则不胜于几覆。徒以早邁千龄之亨会，误蒙三圣之奖知。宠荣既溢其涯，忧患亦随而至。稟生素弱，顾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难强。每念恩私之莫报，兼之疾病以交攻。爰于守毫之初，遂决窜漳之计。逮此三迁于岁律，又更两易于州符。而犬马已疲，理无复壮；田庐甚迩，今也其时。是敢更殚蝼蚁之诚，仰冀乾坤之造。况今时不乏士，物咸遂生。鳧雁去来，固不为于多少；鸢鱼上下，皆自适于飞潜。苟遂乞于残骸，庶少偿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怜旧物，隐恻至仁，察其有素非伪之诚，成其识分知止之节，曲从其欲，赐报曰俞。俾其解组官庭，还车故里。披裘散发，逍遥垂尽之年；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其为荣幸，曷可胜陈。

蔡州再乞致仕第二札子

熙宁四年

臣此者伏奉诏书，以臣再乞致仕，未赐允俞，恩旨稠重，伏读感涕。臣自熙宁元年，初有陈乞，迄今四年之间，凡八上表章，五具札子。其恳悃迫切，言意重复，干冒天慈，烦黷圣听，固已可厌而可责矣。而蒙陛下未加诛谴，曲为优容，八被诏音，丁宁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谓至矣。然臣犹有不得已者。臣前尝奏述古之为臣，不必伏于床枕然后称疾，不待废其支体然后辞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强，则自宜知止而不可贪荣。此臣前次陈乞之时，所志止于如此尔。盖自守毫迄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则气血



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废支体尔。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窃伏思圣君久已察臣区区，而未允其请者，必以臣历事三朝，最为旧物，圣恩眷眷，未忍废弃，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尝奏述今之致仕与古之人不同，恩礼优幸，不为废弃。至于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窃见《实录》所载，太宗时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才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许之，仍特降诏书褒奖，以敦劝人伦。盖当时议者不以朝廷许承恭早去为非，而但称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劝励风俗，自为朝廷美事也。欲望圣慈，少纾听览。果若致仕，优幸不为废弃。虽年未及，又议者不以为非，而反为朝廷美事，则理无可疑。而臣若蒙哀怜，得遂其请，则上不损朝廷之体，下不失优幸之恩，而又窃知止之名，为一时之佳事，则臣之受赐者多矣。臣不胜意迫言烦，惶惧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进止。

蔡州再乞致仕第三表

熙宁四年五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准枢密院递到诏书一道，伏蒙圣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赐允俞者。恩深煦妪，感极涕洟。虽情有迫于危心，不知自止；而辞已穷于累牋，几至无言。惟以至诚，期于必达。自乞怜于君父，不复讯于蓍龟。臣某中谢。伏念臣家世单平，性姿中下。少从宦学，本免饥寒，不自意于遭逢，遂进阶于华显。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众骏并驰，驽骀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难胜之任用，窃逾分之宠荣，风波忧畏而虑已深，疾病侵袭而老亦至。故自辞于机政，即愿谢于轩裳。蒙上圣之至仁，念三朝之旧物，每



曲烦于训谕，久未忍于弃捐。窃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顾行，是为罔欺。而臣口日诵于田间，身坐贪于禄利，可畏至公之议，何施有靦之颜？每自省循，莫遑启处。是敢罔避再三之烦黷，犹希万一之矜从。伏望皇帝陛下，特轸天慈，俯回睿听。察前言之可复，盖屡请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于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残骸。臣若得上还印绶于有司，自驾柴车而即路，晚节知无于大过，没身永荷于鸿私。

谢致仕表

熙宁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进奏院递到敕告，伏蒙圣恩除臣太子少师、依前观文殿学士致仕者。愚诚恳至，曲轸于皇慈；宠命优殊，特加于常品。本期得谢，更此叨荣。臣某中谢。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邁休明之运。不通之学，既泥古以难施；无用之文，复虚言而少实。是以三朝被愚，四纪服劳，蒙德重于丘山，论报亡于毫发。而年龄晚暮，疾病尪残，辄希知止于前人，不待及期而后请。自陈悃悃，屡至渎烦，既久历于岁时，始曲蒙于开可。仍超加于异数，非止赐于残骸。道愧师儒，乃忝春宫之峻秩；身居畎亩，而兼书殿之清名。至于头垂两鬓之霜毛，腰束九环之金带，虽异负薪之里，何殊衣锦之归？使闾巷咨嗟，共识圣君之念旧，缙绅感悦，皆希后福之有终。岂惟愚臣，独受大赐？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无私覆物，博爱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风云之感会；曾经服御，不忘簪履之贱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虽伏枥之马，悲鸣难恋于君轩；而曳尾之龟，涵养未离于灵沼。余生易毕，鸿造难酬。



乞免明堂陪位札子

熙宁四年八月

臣伏准今月二日诏书，以明堂大礼，特令臣赴阙陪位者。臣窃惟大飨之礼，国家盛典，千官分职以奉事，万国骏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残，退伏闾里，尚蒙天慈，曲加记录，特赐诏召，俾与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荣至幸，岂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婴灾疾，沥恳累年，近蒙圣恩，许以归老。而自春涉秋，旧苦增剧，脚膝伛瘦，行履拜跪艰难。伏况祠事恭虔，出于强力。而臣迫此疾苦，不获祇赴召命，无以上副君父记录爱怜之恩。臣不胜惶恐。

谢免明堂陪位表

合宫大启，爰讲于上仪；明诏忽颁，俾祇于严召。被恩言之优渥，抚病质以兢营。臣某中谢。伏惟皇帝陛下，仁圣聪明，忧勤慈俭，遂群生而涵育，臻至治于和平。乃因万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礼。陟降荐献，百官以职而恪共；膺受福厘，一人有庆而咸赖。而臣近辞印绶，方伏田庐，当与庶民，并蒙余泽。敢期睿眷，尚录孤孱，俾陪在外之臣，来预侍祠之列。载念臣自缘灾疾，幸获退休，殆未逾时，尚婴旧苦。虽朝廷礼乐之盛，得与者为荣；而犬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于策励，姑自信于奇屯。太史滞于周南，惟知叹命；子牟瞻于魏阙，但极驰心。



谢明堂礼毕宣赐表

熙宁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圣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赐臣衣一袭、金腰带一条、银器一百五十两、绢一百五十匹、米面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祝；筭门增耀，亦沾庆赐之优。祇受以还，兢营失措。臣某中谢。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尽志奉先，率循三岁之旧章，时举季秋之大飨。四方万国，执玉帛以盈庭；群卿百司，洁豆笾而恭事。而臣以衰残之病质，荷宽假之深仁，方居畎亩以偷安，莫睹朝廷之盛礼。玺书赐召，不遑祇命而趋；使指就临，特被匪颁之宠。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今簪履之虽微，犹为于旧物；闵桑榆之向暮，俾慰其余生。惟嗟犬马之已疲，莫报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代进奉承天节绢状

右臣伏以重熙纂历，载诞启辰。正宁陈仪，允昭于嘉会；庶邦修贡，咸效于骏奔。前件绢三壤所宜，九赋攸出。备诸宰旅，实纤筐以非工；窃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献。虔诚所至，欣颂咸同。

代进奉土贡状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赖圣功。九贡所仪，备存方志。



前件物出于茧税，载厥仙经，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时述职，庶六尚之攸资；向日倾诚，保亿龄而是祝。干浼宸造，臣无任。

代薛德孺乞御篆神道碑状

右臣辄沥哀恳，上干睿听。人子之志，盖急于显亲；天心至仁，仰冀于从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自结主知，参预国政。说言忠节，著在朝廷；遗德余芳，宜刻金石。伏见两府旧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圣恩赐以御书名额。臣今欲于先臣墓隧刻立碑铭，欲望圣慈特赐御篆神道碑额。所冀神翰之光，照临幽壤，不独荣其后嗣，实以劝于事君。谨具状陈乞以闻。



卷九十五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六

书启三十八首

上胥学士偃启天圣六年

某闻在昔筑黄金之馆，首北路以争趋；附青云之名，使西山而起价。诚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宠者，荣于袞章。而况天下之风采耸闻，口吻之雌黄并出，以未涂之佻儻，说定鉴于妍媸。目论所加，能令重于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于太霄。是宜殚重趼宿舂之劳，怀漫刺署里之字，铺论有素，题品攸归。

伏惟某官禀粹天英，抽华道秘。虹霓远映，拂霄堦而垂光；黼黻摛文，绚云河而发藻。游士乡而著品，入圣域以践优。爽爽之声，轶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称珍。爰自览辉下翔，阶木特起，掎袂于群英之毂，颇弁乎千龄之辰。列坐棘以联曹，署法庭而奏谏。若若怀绶，宛转于一纶；翘翘聘车，雍容于半刺。陈仲举以题舆而擅美，何恭祖



以瘿帨而驰称。垂腰佩刀，见赏三公之器；追锋给传，终膺双武之皮。第连最以推高，赍初仪而上获。公车以两令而持牒，绋几以十篇而奏文。禅衣曲裾，暮召大台之对；尚方给札，霈洒鸿都之毫。虽西昆者册书之藏，是开乎仙室；而东壁者文章之府，载郁于时风。居为显化之阶，式是育材之地，爰膺丽正之选，首被集仙之名。白蟪芸筒以生香，兹焉辟恶；紫袷荷囊而备问，最近清光。固已丹毂解嘲，天禄草经而拟圣；金刀博学，太一秉藜而下观。顷缘泛驾之求，亟发违行之讼。耻从吏对，出检猾商。谓轩冕之倪来，视同于寄物；履名教之中乐，坦照乎清襟。旋关掌于郡条，久从容于别乘。一麾出守，固雅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距犍江之清郡，标军壁之上游，犬鼯之警无哗，贾室之繁甚富。足以坐〔棠〕_(堂)听讼，闭阁凝神。秀野颁春，过蘅皋而倦目；清言捉麈，临雅俗以镇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苍生而待起。望之补吏，意雅在于本朝；主父出游，帝已嗟于见晚。行奉一封之传，入随三节之趋。见堂堂之姿，送之逆目；对雍雍之表，威不违颜。登涉乎赤墀之涂，进重于高门之地，卓然远韵，度越诸公。沾芳润者漱其清芬，仰龙光者思其末照。英风有焕，物议攸归；矧此妄庸，盍希品目？

伏念某社樗皁槁，膏枣钝昏，抱器质以何堪，赋天机而甚浅。晞发华旦，从跂于清流；措足英躔，终惭于远到。自遭家之不造，早遂生于百忧。茹叹之音，悲存乎手泽；动明之韵，远失于先时。西华以孤露而见哀，庾信以流离而多感。矧复齐气多缓，嵇筋甚弩，乏朽木之先容，无一钱而为地。旁魄而论都邑，则被伧父之诃；顽钝以取世资，但听斲轮之晓。终非令器，第困穷涂。一昨窃万家之应书，随重车而上计。方策条对，廛至猥并；雅拜匪仪，失于盘辟。甘触



闻而引去，但饮墨以蒙羞。卧漳滨而养病，窜身兹久；吊湘累而感赋，些语迷招。当树之于无何，宜匠者之不顾。

而或窃先生之余论，企诸公之末晖。闻伯夷之名，增其懦气；伏海滨之下，久以望风。是敢强饰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谒，缀穷愁之汗简，奏芜累之庸音。窃覩崇闳，将尘隐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缺以宜惭；奏《咸池》而张洞庭，非哇咬之可度。然遇某官量波无际，宇荫甚秣，推轂成猷，嘘枯振德。襄阳秋于皮里，不言备乎四时；吞云梦于胸中，兼容尽于一介。幸望许承音旨，少贬光尘，曲垂褒采之私，俾获题评之目。如是，则六轡在手，骥足何滞于蚁封；五色成文，乐节或资于牛铎。荷恩有素，累牍奚陈。

〔附〕胥学士答启

伏蒙眷私，以盛制文笔二编，先之长笺为贄者。恭以某人象舆异稟，龙辅至珍。奉奕世之貽谋，克隆堂室；倾群言之妙旨，深违渊源。伏膺圣域以惟勤，策足俊躔而迥异，敏学该乎变贯，英识极于覃研。秉节高奇，发清吟于《梁甫》；缔交名胜，缀雅聚于兰台。飘飘之逸思无穷，籍籍之芳尘自远。偶衄一飞之翼，行跻多士之魁。何误采于虚声，辱远垂于厚顾。方披晬表，遽捧雄篇，恣探赏以忘劳，信窥测而靡暇。幽意绚于道德，高义薄于云天，飞染遒丽以盈箱，雕绩纷华而满眼。赏孙诗之零雨，何止一章；赞沈赋之□星，岂惟数句。固将备西昆之玉府，奚独易东堂之桂枝，允矣难能，诚哉可畏。虽亨衢自至，靡资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齿牙之余论。



谢胥学士启

近贽芜音，仰尘紉几，载形答复，深极褒称。弊帚无庸，愧藏家而自享；重言外奖，千尺牍以必珍。始绳穷而匣开，烂然在目；旋骨惊而心折，至矣闻音。退揆顽疏，阴加震叠。窃以昔者鲁褒垂乎一字，宠极于华章；汝月更乎坐评，自成于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弃以为荣；获江左之笔踪，则神明之来复。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酬；靡答私书，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缕鸣玉之彦，兰台金马之英，品风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贵。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警咳之音。兔墨流英，洒鸿都百金之笔；犀谈对客，发荆州一日之函。有焕私藏，因为殊遇。

某佥蒙惟旧，操检弗支，乏沃若之轩髦，有尾兮之长丑。顾右臂而为弹，早叹荼疲；虽左肘之生杨，徒能殚化。爰以自童发之交剪，浴圣日之光华，勉绍箕裘，惧隳门素。冠乎枝木，莫践化人之场；钝若神槌，爰对囊锥之颖。一昨与偕外计，续食县官之邮；召诣中台，果玷浮华之目。州闾贬于素论，篋衍弃于祭刍，委末路而弗振，与清途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变儒，效骚人之郁伊，慕漳滨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齿于钟评；擢中宫商，直远惭于孙赋。奚辨丽而可纪，徒骖馘以兴讥。何弗避于底诃，辄外彰于嗤鄙？蹉跎短韵，迨无取于击辕；庐胡见贻，乃自珍于干璞。所期用覆酱瓿，譬十年之练都；投置皮箱，资一笑于相乐。

伏蒙某官悯茆愚之无似，加品目之惟优，丑以爱忘，音缘赏奏。许上修名之谒，获伸拜德之恭。后堂执经，饫陪一肉之赐；西斋坐宴，密亲三雅之欢。执如意以指挥，务车毂



而推引。喷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顾飞沉，眄睐于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复俾十倍而增荣，示一谦而为美。当黯阁之多暇，枉虞笔以摘文。缙旨星稠，襞笺云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阳；齿牙之论所加，重于大吕。譬以明月，暗投于人；不意此音，猥来入耳。谨当纳藏行褚，归耀党间。裘以十缣，为天下之至宝；脱复一读，解体中之不安。贵洛纸而争传，与吴刀而共布。隐恩所及，顶踵奚胜？

谢国学解元启

天圣七年

右修启。伏睹解文，滥膺名荐。肄三合雅，方列于胄筵；旅百在庭，遽陪于方贡。惟遴柬之弥众，叨首举以为荣。饰让无从，循涯有溢。

窃以姬庭讲治，务多士之思皇；汉席迟贤，以得人而为盛。然皆谨能书而上献，始扬进造之名；随计吏而与偕，乃署秀廉之等。一适谓之有德，九变选乎知言。所以乐育群材，并赞郁乎之化；润色鸿业，协畅炳然之风。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况成均讲艺，昭五帝之遗文；辟雍环流，耸三宫而对峙。自京师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风。卓尔丕彝，垂之来叶。皇上握褒文而统理，坐法宫以垂精，并举丰规，丕扬先烈。恢迓衡之至治，揽入彀之群雄。躬孝武招徕之勤，绍永嘉敦朴之举。取之数路，并用文武以兼通；托之百朋，思讲天人之相与。并申辩论之法，特为孝秀之门，责士著以占名，谨乡评之清议。一群国之众，咸使得以应书；百孝廉之群，皆劝令其趋驾。固以厚一马乘轺之聘，光束帛贡园之招。张罗挂云，尽取于逸翮；倾昆取〔琰〕（玉），无复于遗珍。超振古以无前，契千龄而犹是。而复诏大胥之掌版，登



游倅于上庠，谨从事以新书，先考言而明试。才可嘉于辨丽，择之妍词；言析理以精详，求于闕论。当此三道，使无讳以著于篇；对有百人，尽挥毫欲善其事。自非行能高妙，业履优殊，关览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艺之润。讲乎高谊而已久，识必研几；施之当世而可行，言皆诣理。则何以当重围之树棘，并列于名闻；佩后席之容刀，得趋于台试？

如修者，天机甚浅，俗韵素冥。响未彻于一皋，器不贾于当世。琐尾成乎长丑，寒素本乎后门。抚顽钝以无庸，常拙艰而茹叹。首戴蒲而服业，早失先畴；书剖楹而发函，仅存手泽。毁瓦居惭于志食，不龟安可以得封？勉为占毕以呻吟，动取戏儒之诟病。晞发光华之旦，徒庆于逢辰；策足英雄之躔，奚能于远到？尝因续食于县次，获陪待诏于公车。对策无为，终以空言而罢；雅拜非礼，几坐举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气而都尽，讳穷极于反袂，铄羽嗟其触隅。学揣摩而不成，反嗤于丘蚩；旁《离骚》而发咏，几吊于湘累。志销落以堙沉，迹零丁而孤苦。顷自脱身侨籍，著录师簧，学〔狗〕_(拘)曲以见讥，肄鱣堂而卒业。入梁兹久，敢期英俊之并游；论都未成，殆以伧荒而见隔。对合鰭而记食，□訛履以倦游。会深诏之急贤，俾命乡而论士。靡惭炫鬻之技，上充跖弛之求，辄以复来，勉兹再鼓。当翰场之斯辟，接隼轨以并驰。秃千兔之毫，笔不停而争缀，举连帷之袂，袍何白以太纷。曾是鰕生，最当前列。踣躅燥吻，舌不下以乔然；彫琢曼词，思弥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仅同睢苑之后成。日伫报闻，阴图引去。夫何滥吹之曲，误中程文之规，用冠誉髦，越升上级。屏间误墨，本无望于成蝇；灶下焦桐，岂有思于为器？玷兹褒采，实骇群伦。顾扬秕以增羞，在冠鰲而曷称？再循窃据，实用靦颜。

此盖伏遇某官表烛群化，丹青上化。雌黄在口，捉麈尾



而不休；剪拂长鸣，托旌端而可逝。因兴民于三物，务推毂于诸生；致此妄庸，及于甄采。敢不仰銜提奖，益励进修，磨铅钝以为铉，策蹇步而希骥。哆兮箕舌，已簸糠而在前；沛乎鸿毛，使培风而直上。用于知己，答乃初心。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谢进士及第启

天圣八年

枫宸螭馭，方赞趋而在庭；云幄靛深，遽胪传而唱第。窃顾无庸之品，仍跻异等之科。祇服宠灵，实增震悸。

窃以“思皇”之咏多士，《雅》、《颂》播于姬庭；间出之有异人，文章炳乎汉德。选知言于九变，东都下深诏之辞；开孝秀之一门，唐家有得贤之盛。皆所以招徕时彦，乐育人材，讲求精稊之原，润色帝王之美。卓为往范，垂照来今。丕哉文物之华，属我神灵之运。国家右贤兴治，若古敷猷，休声塞乎渊泉，至德涌于烽火。弥文上化，疏璧水以环流；储精太宁，坐蒿莱而讲道。烂兮舜日之晏晏，焕乎尧章之巍巍。而且优游岩廊，梦想豪俊，下贤书而旁午，谕上意之丁宁。复诏策于廉科，谨乡能于岁举。驰封一马，使者在道而相望；翘首群英，天下向风而咸靡。逮计车之偕上，首方贡以前陈，委密侍之巨贤，先春闱而覆较。毡笔署乎重棘，奏可而后行；锦几坐乎中楹，亲临而明试。森陈奏牍，逮两令之不胜；精阅书衡，几百斤而未止。自匪该明治具，佩服儒规，行实蔼乎徽猷，识宇包乎贤业。寢明浸昌之毕讲，学际乎天人之交；至纤至悉而不遗，言达于国家之体。则何以上当乙览，荣中甲科，联俊乂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



如某者，风猷靡立，操植素沦，树樗甚乎液阜，膏枣嗟乎昏钝。戴枝冠而竦谄，切愧命儒；问尺咫以不知，终然懵学。加以素钟舛运，生遘百罹，自剪发以交垂，已不髦而茹叹。逐耕夫而衣籥，早去先畴；署生版以占名，转随侨籍。流离末路，怡僂后尘。借誉群公之游，本无题目；接足诸生之后，多见排〔报〕〔根〕。嗟盛际之亲逢，忍穷途而自甯。陪贡廉于百郡，每与计谐；饮试墨之一升，尝从罢去。退惭蹉跎，数此只奇，抚骨嗟乎沦铺，卷迹甘于藏密。然而良裘学冶，惜先芬而惧隳；母发垂星，感亲闱之思养。未及衰于驹齿，勉自奋于弩筋。乘下泽以去乡，弃裂繻而为誓。车骑乏甚都之雅，风尘有化俗之劳。上国连衡，仰攀于俊轨；桥门倚袂，获覩于邦光。会泛驾之求才，辄应书而充赋。以孝廉而射策，本无百六之能；自炫鬻之上书，盖逾千数之众。逮汉庭之籍奏，咸以名闻；同黉圃之去宾，仅有存者。顾惟庸妄，首玷甄升，获召于公车之庭，给试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误择，叨署第以开荣。若若飞华，交垂宛转之绶；谆谆其诲，载聆郁穆之言。浸云泽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烛。窃惭铅钝，尝厕翰场，屡以下中之才，当乎第一之选，宜不失于旧物，期仰答于知人。然其战屡胜而后骄，鼓至三而乃竭。绠短褚小，嗟远用以奚胜；弓拔矢钩，惜前功之皆废。诚以九闾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骇威临于咫尺；争观落笔，纷立若于堵墙。悦讶钧庭之梦游，骤觉干魂之惊去。仅成牵课，靡中科程。读睿览之至精，宜报闻于独罢。尚赖□旒之过听，兼求箕斗之虚名。谓簸扬之在前，常先于群彦；以荐籍之良厚，重违于大臣。猥自下流，参联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实叨恩之有因。

此盖某官阐释帝猷，雍容朝首。粉泽光华之治，表烛荐修之伦。膺上心之柬求，主斯文之盟会。言皆有味，务推轂



以弥勤；先为之容，俾朽株之见用。致兹孱琐，及此抽扬。敢不慎服官箴，遵修士则。鞭后策足，更希远致之涂；熔金钧泥，尚依陶者之力。誓殚用拙之效，少酬再造之恩。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代王状元_{拱辰}谢及第启_{天圣八年}

右某启云云。坐狄启扉，并集千人之俊；赐袍在笥，骤纡一采之纶。矧惟蕞尔之躯，仍玷褻然之首。仰膺渥渥，伏积震惶。

窃以周陈三物以宾贤，和慎乎命乡之选；汉开数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称。用能畅郁乎之文，一变而至道；饰炳然之化，三代以同风。阐是齐明之猷，允属神灵之旦。国家景炎兴运，赤伏膺图，敷四叶以重光，式九围而用×。销锋偃革，外愴乎灵威；卷领垂衣，坐朝乎夷憬。上方穆然无事，临于太清，崇庠序以兴文，饰弓旌而招俊。苹歌式宴，咸预于计偕；涔棘树围，载严于籍奏。敞中楹而亲试，署异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伟才，为一时之清选。夫何么陋，前玷宠光。

如某者，业履空疏，才猷散戾，门绪本乎寒素，人品几乎下中。窃逢待旦之盛期，浸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节，策发蒙襟。搜鸡白以树碑，偶然于童戏；炙简青而嗜学，常访于师严。徒有志于雕虫，仅不成于刻鹄。陆机阅史，尚靡识于撑犁；枚皋属文，徒率成于骹骹。早缘妄动，窃企英游。贡版賁行，常从于末荐；佩刀脱去，寻触于报闻。何天幸之聿臻，遭贤书之荐降，滥乎事举，猥以名闻。洪惟圣治之光华，蔚有俊才而逦集，并进乎千篇之牘，精览于百斤之衡。



曾是孤生，绝企殊级；岂期庸鄙，偶中科程。采乎一日之长，冠乃诸生之列。既行能之无取，加世胄以非高。蹉跎后尘，迹靡参于俊轨；雌黄余论，名不齿于人评。骤从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选。顾褊褊之在列，诚扬秕以贻讥。明命已行，固无容于反汗；多言可畏，谅弥甚于铄金。岂非思致异才，揖怒蛙兹始；将招骏足，假死骨以为先。则何以靡遗谄薄之姿，偶首清明之举？再省循而是惧，实奖擢之有因。

斯盖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屡进，务推毂以为先；贤路一开，使腾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进励操修，循士则以为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钧以播，既由陶者之为；摩顶无忘，誓答知人之赐。过此以往，未知所图。

代谢唐签判_{俞启} 天圣八年第一甲

伏自某人飞策上第，就辟初筵。千里奋乎鸿轩，方讶雀知之晚；一木为乎大厦，岂无燕贺之私？属被责于吏诃，方罢归于士伍。翟公之门有大署，意欲谢交；嵇康之性不便书，浸而成懒。屏居田里，遂隔音徽。

岂谓某官俯示存临，过敦礼意。乃金乃玉，坚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问以音而厚赐。服劳谦而自牧，若饮醇而醉人。恭佩恩勤，敢忘寢寐。伏况以英英之善誉，丁宴晏之休辰。德行中乎妙科，谘谋参乎大府。运筹帷幄，岂足尽于上才；垂光虹霓，固莫量于逸致。内惟衰退，但积欣愉。



答李秀才启

修再拜天锡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贵郡回轅，首得所赐书教一简。开阖数四，欢喜无量。逃虚既久，骤闻足音以跼然；迷魂若招，顿归常干而来些。惜乎一失交臂之旧，再见回星之周，薰歇烬销，壤断土绝。昔人以三月不见，尚或嗟于生鄙；群居久离，则弗能于无过。况孤矇之有素，邈师友以斯疏。妍皮裹骨而益痴，独学面墙而奚向？薰濡弗及，寡陋已增。岂意此音，猥来入耳。美乎溢云纸以摘思，挹春华而发藻。厚乎养鸟，误奏咸池之和；豁若睹天，骤发醯鸡之覆。兹焉匠者之规矩，誓订漳滨之模楷。承平居之无俚，方枕块以罹忧。不见齿而三年，合乎礼制；加于人之——等，时以孝闻。愿思肯构之不忘，无使过哀而至毁。而况天锡标绝俗之隼轨，包大贤之茂器，学兼九变，辨雕万物。

窃伏一乡之评，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试方策，见枉有司，荐绅冤嗟，道路哗铄。且夫好恶之异，古今所均。仲尼至贤，乃取侮于盗跖；帝茎大乐，犹见非于墨子。抚弦在乎流水，难矣赏音；珍髭鬻于九戎，谁其识宝？使怀道而委莽，动直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后倾，祸为福之所伏。鸷鸟将击，先卑而飞；流川久壅，其决孰御？愿养高而全道，密中藏而俟时。掩乎十仞以韬光，去则万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宁以朴而示人；逐水先至者骥之能，岂与驽而争路？斯皆雅量之素蕴，诚非两好之溢言。

某之妄庸，本无似肖，误蒙甄擢，遂见收齿。众珉入宝，至璞使之见遗；我辈登科，前贤所以愧让。循涯已溢，



覩目无容。江关复重，音问睽阻。时既昏而将暮，人在阴而鲜欢。逖怀英俊之并游，恨无羽翮而飞肉。冀绥吉履之福，以迎来誉之光。纸尽笔穷，辞不逮意。

与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简启 天圣九年三月

某启。此者窃吹下科，滥巾大府。怀檄之嘉容外见，迫感于逮亲；负薪之足力不强，靡遑于愧让。在业官之资始，惧伤锦以貽讥。况上邦英俊之躔，大相荧煌之座。幕中诸彦，泛泛莲池之宾；门下并游，一一兰台之众。勉策弩筋之缓，仰陪席聘之珍。问祈招而不知，因惭谘访；奉南阳之坐啸，曷有筹谋？赖乎天幸之来，续于贤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则，获企前规；告旧政以乞灵，得师余燠。已积想风之慕，弥增窃抃之怀。俟焦墨以戒辰，即赍行而首路。倾依之至，谈悉非终。

谢人投贽启

伏蒙某人宠贻妙制，兼枉长笺。钦玩懿辞，□铭丹臆。恭以某人机神邃茂，识理淹和，徽名籍布于士乡，睟表挺生于王国。言章绚美，攀六艺之英蕤；思绪蕴华，漱五河之芳润。揆兹逸辄，冠乃烝髦。今国家崇柬骏珍，寤求孝秀，下细文于方国，腾赉帛于丘园。而某人夙蕴瑰材，褒膺温诏，占磐鸿而启繇，俟苹鹿以送宾。顾以某体质顽疏，声猷隘薄，误中程文之选，猥参吁俊之求。承版谒以见临，袖瑶华而伸祝。仰銜清眷，荷褒袞以奚胜；载挾蒙襟，念英琼而曷



报？钦降至极，敷染奚周？所示盛编，辄敢留借。

谢石秀才启

某启。累日前伏承惠然见过，仍以嘉什一简宠示者。犹纓拜赐，刮目披文，纸弊墨渝，不能舍手。伏以某人英躔逸轨，天骥上才。好学屡空，浸润渊源之奥；知言九变，窥见天人之交。久已擅一乡之评，早亦应万家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难矣赏音；抱石荆山，终为至宝。而自慕幅巾于衡巷，乘下泽于乡间，晦丘园之养高，轻雁鹳而坚卧。冥飞已远，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谈，嗟律魁之独弃。而以锦带居士，白莲社人，效菩萨之坐家，去尘自远；扫维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为方外之游，隔乃俗中之轨。而乃过存庸妄，曲借奖题，因隐几之闲居，抽吮毫之余思，洒乃藻丽，用饰愚蒙。为鼯鼠而挟机，仅成轻发；养鸛鷖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华揅美，畅求云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评。内惟枣钝之姿，奚称袞褰之宠？去天尺五，已服于清标；和者数人，蔑闻于绝调。未遑赓报，徒用靦惭。

上随州钱相公惟演启明道二年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归，宿官早愧于迷方，书课廩能于自脱。徒以无庸之迹，曾希一盼之荣。当怀檄以云初，属拥旄之方始。相公坐于雅俗，镇以无为，民丰四〔□〕（辅）之年，市息三丸之盗。行郊憩树，绝无两造之辞；托乘载宾，惟奉百金之宴。而况西河幕府，最盛于文章；南国兰



台，莫非乎英俊。岂伊末迹，首玷初筵，至于怜嵇懒之无能，容祢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许淹卧以弥旬；偶造习家，或忘归而终日。但觉从军之乐，岂知为吏之劳？芑德已深，游藩未几。既而持山国之瑞节，改戎乘而启行。荆州遽失于所依，周南遂留于滞迹。稍以引去，无复并游之人；岿然自存，时有思归之叹。每临风而结想，徒零涕以怀恩。

相公以彝鼎之勋，极公台之重，独立不倚，群言互兴。中山之篋虽盈，南海之车终辩。《系辞》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贵。”古人叹曰：“富贵必履于危机。”伏惟推盈虚消长之言，究动静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恤瑕疵；挺松筠之心，不变霜雪。虽流路之谤，未免三年以居东；而在廷之臣，岂无一言之悟主。俟闻来复，以庆终亨。愿无以理而自明，当要既久而复见。区区之志，实在于斯。徒有恋轩之心，未知报恩之所。

谢校勘启

景祐元年

仰服恩荣，实增震栗。窃以校讎之职，是正为难，委方册于程文，折群疑于独见。脱绚组之三寸，简编多前后之乖；并《盘庚》之一篇，文章有合离之异。以仲尼之博学，犹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凯之勤经，孰知门王而为闰。况乃西昆册府，备帝者之来临；蓬莱道山，非人间之所见。自匪识穷元本，学渐渊源，究百世之放纷，总群言而博达。则何以效官天禄，对青藜而属书；抱简羽陵，拂白蟬而辨蠹？

如修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单。虽出逢千载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桥门而著录，最后诸生；闲月旦之坐评，敢希一目！徒以浸润声明之代，优柔教育之仁。过时之年，已



捍坚而难入；少作可悔，终雕刻以无功。早滥吹以决科，旋释巾而补吏。逮亲而得斗禄，虽慰于子心；敛版以揖上官，遂成于俗状。学久矣而将落，思兀然而欲枯，进无取当涂之资，退已失故时之步。岁月其忽，徒有志于分阴；英俊并游，方问途而孤进。内顾拙艰之若此，敢怀荣遇以为心？

岂期天幸之来，特被柄臣之荐，敢辱知人之美，盖因连茹而升，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择。顾无庸之末学，已屡试于有司。〔鼯〕（鼯）鼠之有五能，尽于是矣；铅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无可喜之文，过辱太优之等，俾从宾席，入预书林。一进阶而可荣，何胜于睿渥；三下拜而闻命，深服于训辞。天阙乍趋，迷目睛而眩转；芸台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窥金匱之书，坐费太官之膳，内循忝据，有溢情涯。此盖伏遇昭文相公奖物均私，乐材推美。圆方有范，大陶冶以埏熔；高下不欺，正权衡而轻重。阅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坚顶踵之诚，永荷丘山之赐。

谢襄州燕龙图惠诗启 景祐二年

昨日伏蒙知府龙图即席宠示五言诗一章者。修闻古者宾主之间，献酬已接，将见其志，必有赋诗，托于咏叹之音，以通欢欣之意。然而工歌《三夏》，使者再辞，及于《皇华》，然后拜贶。是则施于贵贱，各有所当。修，贱士也，何足当之？

伏惟某官，以侍从之臣，当藩屏之任，德爵之重，与齿俱尊。学通天人，识洞今古，绰有余裕，多为长言。谈笑尊俎之间，舒卷风云之际。成于俄顷，盖其咏唾之余；得而秘藏，已如金玉之宝。岂伊孱陋，敢辱褒称？形于短篇，以为



大赐。伏读三四，且喜且惭。譬夫四面之宫，铿锵之奏，愚者骤听，骇然震荡。及夫心平悸定，然后知于至和。在于顽蒙，获此开警。然赐之厚者，不敢报之以薄；礼所尊者，不敢敌之以平。顾惟愚庸，岂得赓继？但佩黄金之赐，无忘长者之言。

夷陵上运使启

景祐三年

修近以狂言，当蒙大谴，荷乾坤之厚施，全蝼蚁之微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过；窃三钟而就养，犹足为荣。获在公庥，是为天幸。

伏以运使郎中，懿猷经远，茂业康时，当一面之利权，竦百城之威誉。凡居属部，皆仰余辉。顾此孤生，最为沉迹，时蒙眄睐，曲赐拊存，安其惶惧之心，慰乃危疑之虑。敢不铭之肌骨，佩恩纪以无忘；策其筋骸，尽疲弩而为报？将谋就道，即遂公趋，瞻企门闾，欣愉罔既。

谢朱推官启

某启。伏念某出自寒乡，本非茂器。束发州里，绝无一日之评；飘缨王畿，窃阶群俊之后。加以识非远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顾上官之并恪。苹、蘩之不失职，咸尽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尔位。岂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奋狂愚而不顾。恶讐为直，仲尼之所深讥；尽言招人，武子之犹不免。在于庸安，宜抵谴诃。尚赖至仁，特加宽议，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犹寸禄以事亲，守一



同而庇邑。有民与社，足为政以效勤；退食自公，敢忘心于补过？是惟天幸，徒自睹醜颜。

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临宾席。烜赫天下，方想于风猷；从容幕中，暂为于府望。是惟孱昧，得庇光华。然而从事有便宜之权，县吏本徒劳之迹。负弩而随伍伯，当备前驱；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敛板？况兹殿懦，素本孤危，犯忌于时，窜身无所。弃刍道上，过者践之；摇尾阱中，人谁怜尔？岂谓某官哀其黠朴，赐以存怜，削去常仪，自敦高谊。猥因介使，先辱长缄，过形溢美之辞，曲尽至勤之意。片言之辱，荣于尼父之褒；一顾所临，增其大吕之律。徒益撝谦之盛美，岂宜鄙陋之敢当？岁律已残，寒威方肃，更祈珍摄，以副倾依。

回王舍人尧臣启景祐四年

伏审某官光膺宠擢，入掌命书。窃以三代之兴，两汉之治。蔚声名之为盛，何前后之相望！盖以高文大册之所传，遗风余烈之尽在。是以代言之任，难乎命世之才。至于雷动风行，金相玉振。至意难谕，必尽于丁宁；盛德有容，兼资于粉泽。适当休运，允属巨贤。

伏惟某官识际天人，学通今古。而自亲膺圣择，第中甲科。闻乎风采，而天下悚然；论之人物，而时无先者。若乃从容禁署，润色皇猷，使德泽之流下沦于民髓，文章之盛交映于国华，遂阶荣涂，以致公辅。斯皆雅度之素蕴，考于群议而犹稽，岂惟愚矇，私独称赞。

某迹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逾时，未能补过。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缩以为宜。岂望龙光之末辉，希咳唾之余润？



匪期齿论，犹录疏顽，先以珍函，越于常礼。遗簪已弃，尚以旧物而见怜；穷谷久寒，忽如温律之来煦。幽忧并释，荣感兼深。瞻望门闾，无任飞越。

谢李秀才贻见启

宝元二年在乾德日

某启。自某获罪于时，窜身南楚。楚之为邑，既陋且穷，《诗》称荆蛮，以比戎狄。羁游宦学之不至，风俗言语之不通，顽然囚拘，谁与为偶？孤陋之诮，古人所忧。今者上蒙宽仁，徙之善地，始得与士君子揖让，进退周旋。方将沐而薰之，自与人齿。秀才首迂玉趾，贻以长笺，升自宾阶，肃有仪矩。开函启纸，粲然词章。盖夫逃于虚空，闻足音而尚喜；友于贤者，况邦士之所推。愿斥簿领沉迷之劳，以从闲燕仁义之乐。区区之意，言岂足殚。

回谷城狄令启

某启。此者县徒云至，书牒见贻，载道鄙文，曲加荣奖。伏以某官以文饰吏，学古任官，讲事劝功，修旧起废。示之典礼，固已警于愚民；刻以铭文，又将贻于来者。足见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优。顾尔讷辞，矧非善叙。已然之诺，将止以奚能；既出之言，虽追而莫及。岂敢逃于众诮，但虑玷于清猷。惭愧之诚，敷陈罔罄。



上执政谢馆职启

康定二年十二月

修启。今日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职者。受命之始，荣惧交并。

伏以国家悉聚天下之书，上自文籍之初，六经、传记、百家之说，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医卜、禁祝、神仙、黄老、浮图、异域之言，靡所不有，号为书林。又择聪明俊乂之臣以游其间，因其校讎，得以考阅，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名曰学士。一日天子阙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彦，出赞明命，入承顾问，遂登宰辅，以厘百工，一有取焉，多从此出。所以平居优游，崇奖其业，馆以禁署，食于太官。《诗》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饪之养贤者，凡在兹选，得非茂欤？

然而廩重职闲，则未免尸禄；官无吏责，则可容幸人。若修者，以寒陋之资，被文艺之举，自初营职，已与书筵。于时上有鸿儒侍从之才，下多群贤论撰之众。而修方被罪谴，窜之荆蛮，流离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风波雾毒，凡万四千里，而后至于京师。其奔走之役，忧思之劳，形意俱衰，岂暇旧学？比其来复，书已垂成，遂因众功，岂有微效？奏御之日，鳧雁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职秩。虽因时而幸会，实有靦于面颜。

此盖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钧衡之任，进退百官。方畴众劳，不忍独弃，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于颛愚，何以论报！虽未能著见德业，以称君子教育之仁；犹可以作为歌诗，称颂圣朝功化之美。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启

庆历三年四月

伏审某官显膺美诏，移领陪藩。凋弊之民，方仰思于惠煦；抚绥之术，况旧著于政谣。猥以下僚，获陈大府；近膺朝命，俾擢谏垣。实自揣于非才，岂敢同于饰让？日祈聪睿，哀此孤蒙，庶所请之典从，即依仁而有幸。凡云瞻企，但切欣愉。初暑方隆，就途甚迩，伏惟上为邦国，倍保兴居。

回贺环庆帅天章滕待制

宗谅

谢赐龟紫启

庆历三年

伏以龟紫之重，唐制所难。武元衡、牛僧孺为宰相，裴度为中丞，李宗闵为学士，方有是赐。圣朝推恩庶位，半乎朱蓝。然被之则负器艺兼名实者，惟一人所贵。恭惟知府待制，历谏局以蹇正闻，领麾守以惠养及。临边镇静，训士精研。岁功遽成，时议颇郁。果褒三品之丽，特焕五府之光。其在欣慰，增倍众多。展庆未皇，麾毫为赠。载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谢知制诰启

庆历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职者。祇荷宠灵，不任战惧。优念某学非逮古，材匪适时，励孤进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虽圣聪广纳，获尽狂夫之言；而暗虑空劳，未闻愚者之得。



方虞官谤，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尘于华选。代言禁掖，已愧才难；兼职谏垣，犹当责重。补报不可以浅，则忧愧不得不深。此盖某官过采庸虚，尝形奖饰，致兹忝冒，骤此宠荣。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许国，上酬天造，次答已知。愚悃之诚，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启

庆历五年冬

伏念自临贬所，屡辱诲音。霜雪方严，见不凋之雅操；惠兰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胜感佩！某人学通治乱，识达古今，奋经远之才谟，慰甚高之议论。六条颁政，早钦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祷祈，交于诚素。

回校理邵学士必启

庆历五年冬

伏审召试荣庭，升华儒馆。方思驰贺，遽辱飞笺。伏惟某人性禀生知，材惟秀出。学通今古，究明人事之始终；辞富典谟，焕发文章之雅颂。蔚然茂器，蔼著休声。惟上相之知人，务荐贤而报国。况此图书之府，素为俊彦之游。峻乃清资，岂止文翰之乐；兹焉养士，以取公辅之材。豪英既登，朝野共庆；顾兹沦谪，敢谓记存？已怀欣抃之诚，又积感铭之恳，患于涇纳，匪可殫陈。



回河北安抚王_{驥驥}启

右修启。此者伏承显奉朝恩，峻迁使职，宠光甚渥，輿论佖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蕴经时之略。山川指画，千里如在于目前；帷幄坐筹，百胜无穷于术内。是宜听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宽北顾之忧，行正中权之任。敢期眷与，尚顾衰残，辱诲问以弥勤，积感铭之徒切。倾瞻企咏，兼集惊灵。

回贾状元_黯启

庆历六年

伏以状元廷评，行久著于乡书，声素驰于文囿，果先群彦，荣中甲科。英雄入于彀中，众称妙选；风采倾乎天下，争仰余光。盖以擢才之难，近世为重。趋好尚而成俗，则文章坐变其风；系利害于斯民，则公辅常由此出。一贤既进，拔茅皆可以汇征；一士以旌，劝善不劳于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鸿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窃抃，遽辱惠音。顾惟弃置之余，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叙，但切悚惶。

回贺杨翰林_察启

庆历六年

伏审某人荣奉宸恩，入升禁署，伏惟庆慰。恭以某人声猷峻立，德宇宏深。学洞渊源，焕发六经之蕴；文含纯粹，邈追三代之风。雍容侍从之华，束注喁印之眷，亟由星掖，入践銮坡。天邑之雄，虽暂烦于尹正；国钧之重，行即俟于



畴庸。事业炳于丹青，勋德光于鼎鼐，实系缙绅之望，非惟
 禔顾之私。某幸守陋邦，遥闻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于致
 诚；恩厚记存，特辱垂于荣问。欣愉感愧，交集难陈。

上都运待制启

庆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窜迹淮壖，顾乃孤危，便于藏缩，虽瞻
 依之甚久，在讯候以阙修。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
 风操，早肃于朝伦；蔚若谋猷，实裨于圣治。自辍从于侍
 从，暂临总于剧繁。足食强兵，虽并资于经画；先机别事，
 诚有系于安危。况成绩之已彰，伫褒功之不次。时炎燠若，
 天宇泰然，更冀珍调，以符倾祷。

回贺李待制

启

庆历七年九月

伏审肃奉宠灵，峻升侍从。得贤之庆，固宜发于欢愉；
 待罪之人，方自思于藏密。遂稽驰贺，敢谓不遗；先辱荣
 函，可胜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经国，敏识造微，学探姬、孔
 之渊源，世济皋、夔之德业。立朝正色，凜风宪以载严；造
 膝沃心，赖仁言之甚博。遂膺简注，升著清华，上宽乃顾之
 忧，聊假有余之刃。作时霖雨，当均及于疲民；秉国大钧，
 实久颙于群望。凉秋之谢，严律将凝，冀为邦朝，善绥福
 履。



贺文参政彦博启

庆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参秉国钧，爰择令辰，已谐礼上，伏惟庆慰。恭以某人学通系表，识照几先，懿文为大国之光华，伟望乃一时之柱石。上心所柬，适符赉弼之祥；舆颂载喧，久渴为霖之望。果膺宠数，式副具瞻。进退群材，运诚衡之轻重；调和元气，登至治于升平。然后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勋勋而铭庙器，符为元志，以重熙朝。某幸在陶熔，惟知庆抃。商秋式序，岁物方成，伏请上为邦家，精调寝膳。

回贺集贤韩学士绶启

庆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试文，升华儒馆，伏惟欢庆。伏以某人天麟异禀，庙璫至珍，学通今古之渊源，言合质文之体要。英躔高步，群俊耸以望风；雄毅笼材，妙选称为得士。果膺帝柬，入耀书林。给札挥毫，耸如墙而骇目；奏篇称善，喧贵纸以传都。惟秘府之育贤，乃熙朝之盛美。优游岁课，岂铅槧之是专；选取国材，实栋梁之此出。蔚然茂业，奚测远涂？方怀抃跃之私，遽辱置邮之问。仰銜隆眷，徒切愧诚。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倾瞻感颂，交集惊灵。

上致政王太保启

某启。昨者太保还政王朝，荣归故里，暂留齐舫，云止



陋邦。窃省孤危，方婴罪谪。逃虚易喜，盖人迹之罕逢；道旧为欢，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为位貌之严。金玉之坚，弗渝于弥久；松筠之操，独见于天寒。感慰所深，幽忧如释。舍舟趋陆，去险腾夷。怀组乡闾，虽暂伸于夙尚；追锋疾置，将入副于精求。惟期善卫襟灵，以迎休宠。

回泗州通判勾龙都官书

右修启。此者特蒙惠顾，远辱诲言，副以雄编，俾之拭目。通判都官识穷渊韞，学探本原。请于仁义之余，深得风骚之旨，杂然众体，各极其精。时无钟期，谁识高山之意；人非季札，岂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无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时彦，不我鄙遗，谕之累幅之勤，贶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宫并奏，骤听于铿锵；三叹之音有余，岂穷于杳默。但骇夜光之投暗，徒令海鸟之惊魂。愧乏重言，以起连城之价；用为永好，惟期十袭之藏。感幸之诚，敷陈罔既。

回和州通判启

自睽风表，旷有岁时，邈绝奉于声尘，盖率奔于事役。幸兹邻郡，首辱诲言，缔縟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政条关决，难久滞于材猷；台彦飞英，即入承于光宠。更希珍摄，以副祷祈。



谢黄岩李主簿启

伏念为邦诚乐，怀旧则劳。风月佳时，久辜燕集；文酒胜处，动渴清狂。亦惟爱忘，未弃疏外；猥蒙流问，但喜拜嘉。某官力学多文，射策得隼。枳棘甚贱，非翔凤之所栖；杞梓惟材，宜大厦之可用。穷冬不雪，多温少寒，勾稽之余，膏神为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扬。

回陈殿丞启

伏念睽阔英猷，贸迁时籥。窜身穷僻，方便于自藏；惠问周隆，遽承于曲顾。钦雅材之高妙，播华誉以芬扬。贰政藩宣，谅难于滞俊；飞綈台阁，行被于宠迁。岁律斯回，阳和将布，善绥嘉履，以副愿言。

贺文相公拜相启

庆历八年正月

伏审就降命书，入持宰柄，伏惟庆慰。恭以某官际天蕴识，名世标才，以文章甲贤科，以忠义挺臣节。华要之选，翱翔逮周，素蕴内充，所临必最。化行右蜀，政贰中枢。属边寇之肆狂，仗使威而殄灭，暂形筹略，已取荡平。还居庙堂，副圣主仰成之意；坐调鼎鼐，洽群生咸遂之和。凡被陶熔，皆知抃颂；矧居庶列，实倍常情。



卷九十六 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七

书启六十五首

与晏相公_{殊书} 皇祐元年

春暄，伏惟相公阁下动止万福。修伏念曩日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恳悃之诚，庶几少赎旷怠之责。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学者宗师，尚屈蕃宣，行膺图任。伏惟上为邦国，倍保寝兴。企望旌麾，无任激切。



答胡秀才启

修启。窃以考行选贤，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论才较艺，则下或炫己而忘廉。诚诱养之道殊，致进趋之势异。浸久之俗，益薄恶而可嗟；习见为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学优坟史，词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强，方韞藏而待价。岂期误举，遂尔遗材！惟贤食之不家，顾良时之难得。譬夫饿者，虽耻嗟来，因而无言，亦将不及。既一惭之莫忍，遂两讼以交兴。逮乎穷，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选士，惟寒俊之是先，虽尔初屯，理将后得。必也莅官学古，为政临民。当狱讼而平心，视斯为戒；利公家而忘己，效此必争。苟终身之不回，虽一眚之何患？如此，则圭璧之玷，犹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将皆仰。至于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长者岂度之私，貌妍者非鉴之惠。但惭浅识，惟竭至公。渔者让泉，思古人而莫见；私门受谢，亦鄙志之不为。

辞副枢密与两府书

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修启。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枢密副使者。闻命若惊，抚躬无措。伏念修禀生孤苦，赋性拙疏，才不足以适时，少本无于远志，早迫逮亲之禄，学为应用之文。而自叨尘侍从之联，荏苒岁月之积，初无实效，少补明时。中被谤讪，固多忧而速老；素非强力，加困病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颜时彦，方欲自请江湖之上，渐谋田亩之归。屡沥危诚，未蒙恩许，敢希圣选，登贰枢庭。夙夕内循，俯仰惟惧，已



形恳奏，期必寝停。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闵怜，察其困迫，幸因对见，特为开陈，俾遂牢辞，庶安常分。谨奉状披闻。

又谢两府书

嘉祐五年十一月

此者叨膺圣选，俾贰枢庭。涣命已行，循涯匪称。伏念修学非臻奥，才不逮中，仰属昌期，猥尘肱仕，抱孤忠而自许，顾独立之易危。窃比古人，每常嗟其巽懦；有志当世，徒自愧于衰迟。虽策励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禄，进无补于高明；屡乞方州，冀渐谋于退缩。敢期误宠，缪及匪才？此盖伏遇昭文相公，协赞大猷，翊宣元化，为时柱石，持物权衡，急于甄才，过及庸品。第坚一节，力勉不能，上酬聪睿之知，次答陶熔之赐。

谢参政与两府书

嘉祐六年闰八月

宠兼忧而并至，恩与责以俱深。叩让靡从，抚循无措。伏念修禀生孤懦，赋识迂愚，力微非致远之才，学陋无适时之用。徒缘士类，早借称扬。幸会圣时，过加奖擢，既叨坐于侍从，遂窃与于谋谟。待罪枢庭，顾无分而可录；备员政府，用累日以叙升。岂惟致寇之虞，奚遑旷官之诮？此盖某官心存体国，道广济时，谓庶政之交修，必群材之博取，误加品目，俾玷光灵。虽冥拙之无知，岂忘感励；苟疲駑之可策，尚冀涓尘。鄙讷之诚，敷陈罔罄。



回池州吕侍读_湊谢到任书

嘉祐八年春

伏承祇奉明恩，已临善治，虽未充于士望，聊有渐于复亨。深虑危心，君子固尝多难；处穷与否，昔贤因以知人。矧远器之莫量，伫华涂之归践。过承谦挹，曲损谕言。感愧之诚，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增休。

英宗覃恩转官回前两府贺书

嘉祐八年四月

叨膺涣渥，叙进官联。祇荷恩荣，岂任战惧。伏念某识非周物，学不逮人。蒙先帝之误知，自诸生而奖擢，久坐侍从，蔑著声猷。不图衰病之龄，进备政机之贰。幸久安于无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报国之方，遽结遗弓之恨。属皇明之继照，均庆万邦；发大号以惟新，推恩一切。致兹滥及，莫获恳辞，内省庸虚，实虞颠覆。此盖某官为时元老，协德一心，言成华袞之文，志乐菁莪之育，素加品目，遂至叨逾。方怀感励之私，遽辱诲存之枉。佩铭悚愧，交集襟灵。

回文相公辞起复使相判河南书

嘉祐八年四月

伏承光奉制书，起从哀次。未皇驰贺，特辱贻函。伏惟留守太师相公望重缙绅，道高岩庙。出处之际，系中外之重轻；驰张有宜，兼将相之文武。蔚为元老，柬在先朝。虽孝性之隆，专守经而执礼；而权时之制，或以义而断恩。副圣



君仄席之思，见忠臣许国之急。谅难遵于固避，幸勉屈于至情。修方与苍生，同兹引领。遽烦诲谕，但极感惊。

回富相公_弼辞枢密使书

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审光膺制命，登赞国机，涣号始行，群情胥悦。伏惟枢密相公缙绅旧德，社稷元勋。维石岩然，朝廷以为轻重；长城隐若，中外系其安危。向由执礼以居忧，重于至性之难夺。圣君仄席而劳想，枢庭虚位以待贤。自闻召节之来归，故虽行路而相庆。矧惟庸昧，早辱知怜，幸陪副贰之联，得企光尘之末。赖庇冀逃于罪戾，望赐有过于苍黔。敢谓谦摛，例贻诲翰。罔知承命，但极感惊。

又回富相公谢书

嘉祐八年五月

伏承显奉制书，茂膺宠数，伏惟欢庆。伏惟枢密太师相公学优孔、孟，道协皋、夔。屏于万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刚柔。嘉谋早著于先朝，时望久隆于岩石。属嗣圣继明之始，乃宵衣讲治之初，首速元臣，来还宰席。三接之际，群心以安。出纳枢机，虽为于要任；调和鼎鼐，当正于鸿钧。始塞輿谈，实非私论。敢期谦眷，曲示诲函，既深抃跃之诚，复积悚铭之抱。



回郑_獬钱_{公辅}二舍人谢新除书

嘉祐八年八月

伏承显奉制恩，升华禁掖，允膺圣选，式协舆谈。朝廷之体尊严，王者之居渊默。德泽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号令发挥，而能鼓天下之动。惟是代言之任，实资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蔼一乡之佳誉，掩众俊以名科。通达古今，固已优游于儒学；出入侍从，是宜顾问于清闲。果被金前，并司典训。竦万方之视听，追三代之文章，遂升荣涂，益奋贤业。共庆得人之盛，方深窃抃之私。遽辱谦擢，特贻诲翰。感铭之素，敷叙奚殚。

回皇子神宗辞使相封淮阳郡王书

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书，峻膺宠数，伏惟欢庆。窃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礼缘情，以亲疏而隆杀。惟是国家之旧典，盖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识稟诚明，学穷原本。笃于乐善，因天性之自然；举必有仪，秉君子之常德。地崇冢嗣，望著宗英，兼升将相之荣，显被山川之锡。有光典册，允协朝金。岂谓仁私，曲贻诲翰，感铭之素，敷述奚殚。

与安抚密学启

伏自安抚密学显奉宠灵，出分寄任。边氓被德，蔚兴襦□之谣；宸眷倚材，隐若金汤之固。实借威名之重，即畴勋



绩之华，入践廊庙之崇，以副缙绅之望。祁寒在候，福履凝休。瞻颂倾虔，罔殚庸鄙。

贺延州程太尉_戡加节度使再任启_{治平元年}

伏审赐节中宸，建侯巨屏，伏惟庆慰。恭惟太尉阁下刚明稟哲，纯一端诚，嘉猷夙著于本朝，伟望尤先于旧德。久郁岩廊之用，屡淹藩翰之居。惟关陕之一方，若干戈而累岁。用兵之后，疲伤尤急于抚绥；难信之盟，丑黠宜先于经制。是膺帝眷，实允朝金。大纛高牙，虽暂烦于节度；鸿钧元鼎，行即俟于登庸。乃公议之久然，匪私情之独祷。春阳式序，幕府肇开，伏惟上为邦家，精调寝膳。

转吏部侍郎回谢亲王书_{治平元年五月}

祗膺涣渥，交积兢惭。伏念某学问不强，颛蒙自守。流离当世而寡合，幸会先朝之误知，拔自众人，俾参国论。而属承桃嗣庆，布治惟新。以圣主而责愚臣，方怀惕惧；假小人而乘大器，岂不铭颠？故当成命之初行，屡竭愚诚而必请。而君恩至笃，天听莫回。此盖某官借以余光，致兹冒宠。仍贻诲翰，曲赐褒扬，感佩之私，敷陈罔既。

回颖王书_{治平元年六月}

右修启。伏承显膺帝制，荣启国封，伏惟欢庆。某官宇



量闳深，机神敏悟，玉质非由于追琢，天姿自发于纯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卫；色温言厉，为宗籍之表仪。顾惟爵秩之崇，实系朝廷之体。真王锡号，盖遵有国之彝章；宠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舆议。岂期谦挹，曲示诲函。感戢之私，欣瞻并集。

贺颖王书

治平元年六月

右某启。伏承显颁帝制，荣启国封，伏惟欢庆。某官纯茂凝姿，温仁秉哲。济之学问，而以广其业；履夫崇高，而能守以谦。蔚然德誉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册，进位真王。胙之士以建邦，实资亲屏；爵于朝而示众，盖匪私恩。方宠命之初行，听金言而惟允。莫遑伸庆，徒积欣瞻。

回宋相公_库谢除司空致仕书

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修启。伏承显奉制书，入膺召节，遂谐归政之请，兼升论道之崇，伏惟庆慰。司空相公道觉天民，学臻圣域。两朝硕望，文武兼资；四海具瞻，缙绅取法。虽欲优游于进退，实系轻重于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任人而图旧，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弥隆。终于雅志之重违，难徇輿情之所惜，耸高风以励偷俗，介眉寿而膺百祥。若贤若愚，以荣以祝，况惟庸懦，早荷知怜。方深欣颂之私，遽辱诲存之厚。感铭之至，敷叙奚周。



回文相公谢服阕入覲书_{治平二年}

右某启。伏承荣奉制恩，显膺宠典，伏惟庆慰。恭惟相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缙绅之表仪，出入朝廷之轻重。自执至情而不夺，勉从制礼之难逾，爰被徽章，遂趋召节。介圭来覲，方优体貌之隆；前席嘉谋，即正弼谐之任。实系士夫之素论，岂惟朽拙之焉依。敢谓谦摛，特贻诲翰，感铭之至，欣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迁侍中移判永兴书_{治平二年四月}

右修启。窃承显奉制恩，荐膺宠拜，伏惟欢庆。恭惟太师侍中器深宏达，业茂经纶，驰张文武之才，出入将相之任。而日者来覲冕旒之邃，喜闻履舄之声。从容话言，固多仁者之利；体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异数之优，以为一面之重。虽方劳于忧顾，借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轻四支，不足爬搔于虬虱；坐制万里，理当根本于朝廷。即期廊庙之来归，始慰士夫之素望。过蒙谦挹，曲示诲言。趋宾阼以无由，积感惊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辞避枢密使启_{治平二年四月}

右修启。此者伏承显膺制命，首赞枢庭。伏惟某官业茂两朝，望崇百辟。向自入亲法座，欣体貌于元勋；出抚西



师，借威名于犷俗。然而筹谋当出于帷幄，根本固在于朝廷。果兹暖席之未遑，已被追锋之迅召。扬庭诞告，方喜动于朝绅；仄席来仪，固渴闻于嘉话。窃承谦挹，尚欲逡巡，敢谓不遗，亦贻善诲。即期前贺，但切感铭。

回杭州蔡端明_襄谢到任书_{治平二年十月}

右修启。伏承出领要藩，已谐礼上，伏惟欢庆。某官刚毅体仁，粹明迪哲，直道信于中外，高风凜乎缙绅。顷烦持橐之清资，盖赖富民之余术。经纶之业，蓄素蕴以未施；偃息于藩，邈冲怀而自远。虽重违于诚请，实深郁于舆情。谅暖席之未遑，即追锋而迅召，遂登大用，顾匪私言。寒律向严，神襟善啬。瞻凝感著，交集惊灵。

回吴侍郎_奎辞副枢书_{治平四年二月}

右修启。伏承显奉制恩，宠升枢近。伏惟某官才兼文武，业茂皋、夔，左右帷幄之谋谟，出入朝廷之轻重。自丁至戚，暂解繁机，执丧礼以过哀，虽君命而难夺。祥琴甫御，召节甚严。尚少郁于登庸，姑复还于旧物，光辅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谓谦撝，曲贻诲翰。方属卧漳之告，莫申贺厦之诚，感抃之私，敷陈罔既。



回谏院傅龙图_下攀违书_{治平四年三月}

修猥以非才，久窃重任，报效初无于毫发，怨仇已积于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诚请，与之近郡，俾养衰年。荷圣主之保全，赖公朝之议论，俾获奉身而退，方怀去德之思。谏院龙图舍人深闵孤危，特迂诲翰。意爱勤甚，有逾平时；风义凜然，可激薄俗。仰止门仞，莫遑叙违；铭之肌肤，永以佩赐。瞻依之恳，敷道奚周。

亳州到任谢两府书_{治平四年三月}

修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积兢慚。伏念修学知行己，而智不周身；才匪适时，而任参大政。用过其量，危而必颠，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获免。昨以怨仇并作，谗谤交兴。盖逢尧、舜之聪明，方与夔、龙而左右，讲新至治，销伏狂邪。而市虎之言，虽惊于众听；投豺之恶，遽屏于远方。得逃九死于非辜，实荷更生之大赐。今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乐土近藩，已曲从于私欲；清资显秩，仍过窃于宠灵。舍衰疲勉强之劳，就空旷逍遥之适。然而坐思补报，叹心存而愿违；却视风波，犹寝惊而梦噩。顾获全身而至此，岂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铭肌骨。

载念修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机。徇物从时，既昧自容之计；拂衣远去，又无先见之明。惟贪得于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识虽不早，悔尚可追。至于缉风雨之敝庐，治松菊之三径，少假岁年之顷，即为田亩之人。固将追野老而



行歌，永陶圣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余生。尚有斯诚，犹烦再造。炎歊方盛，机务至繁，上为庙朝，精调寝膳。瞻依之恳，敷述奚周。

回颍州通判杨虞部书

修启。兹者赴郡假涂，久留宾次，过承眷与，日接宴言。遽此睽违，实增感恋。但以柅车之始，视职方初，虽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躯。旦夕之间，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别来，福履清胜。修以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闻，皆少过于其实；惟寂寞之为乐，须渐久而益佳。余非悉谈，更冀多爱。

回西京留守韩侍郎_赞书_{治平四年六月}

右修启。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顾惟庸妄，早乏声猷，才非经济之谋，位玷光华之宠。进陪国论，无补于休明；动触祸机，可嗤于朴讷。赖圣神之烛理，获终始以保全。许解要权，俾逃重责；仍分善地，以养衰龄。留守龙图侍郎清德镇浮，纯诚接物，曲敦故旧，不我鄙遗，远形诲奖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时久薄，孰为金石之交；因岁大寒，方见松筠之色。凜然高谊，可激偷风。永佩恩私，但铭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调，以符瞻咏。



回宝文吕内翰书 治平四年九月

右修启。兹者伏承宝文内翰被召禁林，升华内阁。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语侍从之流。以望之之忠诚，兼孔光之慎密。岂止典谟润色，朝廷遂变于斯文；固已朝夕论思，天下获受其阴赐。虽未正秉钧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缙绅，皆同庆抃；况于庸鄙，最荷知怜。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闲成懒，顾与世而益疏。岂无向慕之私，殊阙寝兴之问。敢期惠眷，先辱诲言。世路多虞，方叹风波之恶；岁寒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陈奚既。清霜戒候，内直方严，惟冀珍调，以符瞻咏。

贺枢密使吕太傅书 治平四年

右修启。伏承显膺宠典，登进枢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诚直谅，蹈道中和，学臻三代之英，世济八人之美。论思献纳，已多补益之勤；谟明弼谐，久韞经纶之业。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虚黄阁之居，姑正紫枢之位。坐筹帷幄，方资制胜之谋；正席钧台，始慰具瞻之望。顾惟衰老，早辱知怜，惟与苍黔，同深庆抃。

贺韩相公罢相转司徒两镇节度使判相州书 治平四年冬

右修启。伏审荣被恩俞，勉从恳请，极便蕃之宠命，均



休逸于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诚明发挥，德业久大，三朝顾遇，百辟表仪，挺金石之纯诚，当国家之大事。上所取信，有疑决于元龟；民之具瞻，为望重于九鼎。属圣神之嗣统，方毗倚于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确难夺。爰并推于异数，用显答于元勋。孰不秉旄，讵有兼持于双节；昔尝衣锦，今而盛服于九章。极古今儒者之至荣，保进退君子之全德。顾惟庸懦，久辱知怜，聆诞告之颁行，极私诚之窃抃。隆寒戒候，大旆启行，伏惟上为庙朝，精调寝膳。倾依瞻颂，笔舌奚殚。

回青州吴资政_奎书_{治平四年}

右修启。伏承光被制恩，出临藩服。斯民之幸，将蒙岂弟之仁；有识所嗟，共惜忠贤之去。伏惟资政侍郎智周物表，性自诚明，学穷仁义之本原，识达古今之治乱。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进退一德。方圣神之嗣统，赖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为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刚，卓尔大臣之节，信于中外，明若丹青。虽就逸均劳，暂倚殿邦之重；而用人图旧，谅难暖席之安。顾惟衰退之踪，终托光辉之末。隆寒戒候，大旆启行。上为庙朝，精调寝膳。

回陈州王密学_陶贺冬书_{治平四年}

右修启。天心来复，七日之享有初；阳气潜萌，万物之生以此。兹谓履长之庆，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稟纯



诚，识穷至韞。讲明道德，是惟旧学之臣；启沃谋猷，蔚有嘉言之话。暂遂偃藩之便，已劳侧席之思；即膺图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顾惭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亩之获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倾依祝咏，交集惊灵。

回谏院吴舍人充书

熙宁元年二月

右修启。伏承光奉制恩，入司书命。得人为盛，輿颂同欣。伏惟某官器稟纯明，道探渊蕴。清名峻望，独映于一时；硕学高文素推于群彦。果被上心之柬，进膺宠命之华。红药翻阶，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从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风，号令警四方之听。允归鸿笔，增重本朝。顾惟衰朽之退藏，方与缙绅而窃抃。岂期谦眷，特枉诲函，感服之私，敷言罔既。

与开封知府吕内翰公著书

熙宁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辍从迓列，暂领陪藩。窃顾愚蒙，获兹庇赖；载惟孤拙，每荷优容。积于佩德之诚，无异遗民之爱。恭惟入趋宸扆，荣署天畿，仰匪日以政成，即畴贤而柄用。始兹猷渥，宜乃高明。伏惟上为邦家，精调寝膳。

回王先辈安国谢赐及第书

熙宁元年

某启。伏审先辈显承严召，明试雄文。立若堵墙，骇笔



端之洒落；程之衡石，留帝览以称嗟。遂膺赐第之荣，式副求贤之意。讲明仁义之奥，久以充中；发挥德业之光，实从兹始。凡居交旧，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斯及，其为铭佩，难罄敷宣。

谢判大名府韩侍中惠书启

熙宁二年夏

右修启。伏念东秦僻处，在海一涯；全魏相望，溯风千里。特枉惠音之问，实惟眷与之私，兼承镇抚之余，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优文武，业茂皋、夔，为百辟之表仪，首三朝之勋德。从容进退，虽不有于成功；出入勤劳，实未忘于忧国。顷遂便藩之请，岂遑暖席之安。属北州大震之灾，加仍岁洊饥之后。流亡殍踣，民未复于故居；招辑绥来，上方倚于元老。岂不少烦于思虑，夫何暇顾于衰残？乃知才大经纶，固多余裕；契敦道义，曷出常情。辱知己之既深，辄忘言于叙感。统临寄重，炎燠时繁，更祈上为邦家，精调寝饋。即还大用，均福群黎。蕞尔孤生，但同舆颂。

回宫教丘寺丞书

熙宁三年六月

右修启。不聆嘉话，忽已再期。晚节无堪，久思归于南亩；上恩未忍，犹复委于东州。但谋屏迹以深藏，敢冀时髦之枉顾？远贻诲问，实慰病衰，示之进退之方，励以始终之节。爱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义甚高，俾懦夫之有立。仰銜眷与，徒极佩铭。载嗟疾恙之攻，兼以年龄之迫。虽请纓自效，岂不窃慕于功名；而伏枥已疲，第恐难胜于鞭策。



末期披款，徒以倾驰。暑伏方炎，襟灵善斋。区区之愚，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_{寿朋}书_{熙宁三年冬}

右修启。此者伏承显膺宠命，入直禁垣，台阁登贤，缙绅共庆。舍人器涵闳远，德蕴纯深，讲仁义之渊源，极天人之精稊。备言语侍从之列，承清闲顾问之荣，时望蔚然，与輿谈久属。果被上心之柬，进司书命之严。惟帝制之坦明，必训辞之深厚。金相玉振，焕三代之文章；雷动风行，警四方之耳目。遂归鸿笔，增重本朝。顾惟衰病之余，敢辱眷勤之赐？遽先惠问，益认撝谦。感服欣愉，敷陈罔既。

贺王相公_{安石}拜相启_{熙宁四年冬}

伏审荣膺帝制，显正台司，伏惟庆慰。伏以史馆相公诚明稟粹，精稊穷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当万乘非常之知。论道黄扉，沃心黼宸，果被往谐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谋谟，方切倚衡之任；缙绅中外，益崇岩石之瞻。窃顾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谒，徒用驰诚。春序布和，政机惟密，伏惟上为邦国，精调寝兴。欣抃之诚，叙陈罔既。



致仕谢两府书

熙宁四年六月

某启。此者获解郡章，许归田亩，荷圣君之念旧，越常典以推恩。内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贱，幸会千龄之期。学业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谋谟无取，晚陪国论之余，讫于报效之蔑闻，徒蹈危机之可畏。而年龄迟暮，疾病侵攻，乃以难强之筋骸，坐尸逾分之荣禄。自陈恳恫，颇历岁时。犹蒙上之哀怜，久乃赐其开可。奉身而去，怅负国之已多；受宠至优，但扪心而自愧。此盖伏遇某官权衡万物，佐佑三朝，思辅治于和平，务敦行于仁厚。不遗故旧，期俗革于偷风；过借宠光，俾民知于爱老。致兹涣渥，并及衰残。已自屏于明时，惟永藏于大赐。

代辞胥学士启

某闻骛蹇之材虽谢，终恋于故轩；颉颃之羽方归，尚怀于广厦。何则？物由时制，质以愿违，瞻后来以不遑，岂卑飞而自适。矧在最灵之品，优叨再造之仁。拘文宪以难逾，舍藩墙而轻去。翩如秋带，临一水以将归；铮若晨霞，与孤舟而遂往。恩渥山积，感绪丝棼。

窃念某材实懦庸，识惟黥浅，谬偷生于人壤，获遭幸于王涂。弓冶传家，耒耜遵业，尝畏圈牢之诮，乐闻《诗》、《礼》之言。逮过弱龄，粗坚苦节。且亲闱就养，宦路随方，西走巴夔，南浮江潞。登稽山而访古，学谢前良；历剑阪以刊铭，文惭往哲。何尝不跂清徽于朝闕，咏鸿藻于圣门。丈



席是依，寸晷惟竞，仅偕童刻之技，终无老成之风。性既愚而不移，齿及壮而自惕。

幸邁当阳求士，上哲持衡，勉趋翰墨之场，滥齿孝廉之举。袍纷纷而若雪，志凛凛以怀霜。鉴本无私，敢逃于蚩鄙；科非有备，遽荷于甄收。玷妙简以惟精，抚微生而何幸。洎春闱之较艺，叨云陛以策名。山木呈材，自选抡而为器；冶金效用，荷熔造以成功。进匪时来，幸由恩假。

自此从风宦牒，授任选台，俾外掌于司刑，寻参荣于军幕。幸莅熙熙之壤，姑随冉冉之趋。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而致慎；宪条具设，知五听之惟难。允非干明，曷副钦恤？而某身专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严，肇闻甲令；磔鼠之能素寡，举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铄金之利，或行如黠虏，或巧过腾猿。居多纳履之防，愿奉酌泉之戒。事机匪一，识局难周，惟旷弛之是忧，在宪章而可惧。弱羽未沉于泥滓，福星聚列于珠躔。

幸遇某官，京辅移轅，军牙莅政。金螯虚署，久稽上笏之荣；银兔分符，实重专车之任。抚治纲之大振，使讼牒以浸销，茂草鞠靡，甘棠蔽坐。不谓斗筭之役，载依旌棨之门，荣立府庭，恪奉条教。卿云之荫虽广，润及于纤荆；冬日之爱至高，惠先于一物。降包荒之大体，示含垢之深仁，赐以雍容，优其颜色。常与言于麈柄，许献技于铃斋，曲矜蹇蹇之躯，过损循循之诱。

重念某襟灵不爽，道艺非优，自窃吹于秀科，颇空食于官舍。尝欲温故于案几之暇，励力于岁月之余，冀少益于颡愚，庶上裨于亨遇。而寡闻自任，扞格奚胜？学圃遂荒，整一经而不治；文绪难绎，惧弥日而无成。露狂狷以居多，黠聪明而为甚。断无他技，动乏所长，徒祇事于麾旄，固无施于尘露。



岂谓伏蒙某官恢山藪之量，纳菲葑之言，曲掩疵瑕，荐加题品。褒采一介，靡遗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过众人之遇。举空疏之器，爰定品于优长；饰暗弱之姿，将类能于开敏。矜其拙效，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型表荐。且俾预官联于轂下，参器使于民间，苟检操之有渝，引简书而共守。

所念名编桂籍，已尘玷于大猷；迹厕金台，复叨居于始赏。恩逾素望，理迈常均。永怀肉骨之私，宁止捐躯之报！方幸辉光未运，使节少留。愿旅翮之有依，适谐栖集；何飞蓬之易转，遽至飘离。俄及戍期，倏辞藩岳，结课蔑闻于最赋，省躬幸免于常刑。初履有光，优慈是赖。而自解曹符而退处，终岁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沾濡之至泽，越后筵之礼分，接右席之宾仪。置酒梁园，几逢于美景；观容相圃，屡奉于清欢。给舳舻以备行，假輿台而补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观。今则已揆良辰，将还旧箠，违乐郊而去德，恋大幕以销魂。行当闻优诏于涂中，候归舡于日下。瀛洲秘局，式瞻侍从之班；温树近司，永托陶熔之造。愿趋槐府，获效蓬心，揽涕叙诚，陨首誓报。卑情无任。

代人辞官状

温辞甫及，渥命骈臻。窃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以孤宦，托于盛时，专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缘圣奖，宠滥朝荣。属潜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学黉之讲道，无所发明。旋预政机，益承恩纪，钦纆图而布庆，亚司会以名官。隘薄奚胜，深惧覆于公餗；毫分未报，自愧食于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骤隆礼秩，既褒异于邦爵，复登贰于天官。震悸来并，靦墨无措，已陈车府之奏，冀息乡校之讥。



方听俞音，尚希旧贯。伏望某官轸念庸识，鉴谅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进冒；诚有所诉，特示于保全。获追寝于恩章，实有依于德荫。

上李学士启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日。沿宦牒而便道，许以过家；入里门而下趋，遂兹税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于无津。窃希上国之并游，偶以诸生而著录，久弹铎于外舍，托推轂于名卿。然而泰机后门，最嗟于晚出；兰台雅聚，本格于清流。某官□履起迎，一顾增价，借以左右之誉，视如子姓之亲。辱谢公之齿牙，怜其未立；经平子之题目，时不敢更。遂凭外奖之华，获致荣阶之渐。仰銜殊遇，阴誓铭藏。至于当便坐而执经，对诸公而隶笔。闻麈尾之余论，入于耳而不忘；得师门之一言，书诸绅而故在。越流离于下国，怅洵远于崇闳。在阴鲜欢，岁峥嵘而倏尽；逃虚既久，音警咳而不闻。逖仰堕鱣之庭，岂胜疲马之恋？

又上李学士启

某启。伏自学士被渥帝宸，跻荣史局，尝贡跃螭之愿，谅尘隐几之观。然而偃宣父之风，草蒂何胜于余暖；望长安之日，葵心愈属于爱辉。计六气之顺调，降百祥而穰简。恭以学士星奎稟粹，玉镇凝华。敏学兼该，复一变而归乎道；美文鼓动，导元气而泄其和。自丁千载以亲逢，出协五灵而瑞圣，当天下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爰属国家盛纪无疆之



休，慎求良史之实。仰惟俊望，允彼金谐，入聚石渠之书，坐擅鸿都之笔。毕圣人之能事，曲畅大猷；约《春秋》而谨元，修明旧法。乙其处者三月，上览以忘疲；勒成书于一家，官藏而永秘。益注帝心之柬，行闻柄用之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当大册；取公孙之儒雅，作相以绳群臣。岂伊絀绌之勤，可滞久贤之业。窃揆妄庸之质，永怀栖庇之心。缙律已穷，凝寒方凜，冀保和倪之妙，益迎福履之绥。逖跂门墙，卑情不任。

回颍州吕侍读远迎状

熙宁三年

右某启。某此者误恩擢任，嗟癯病之不堪；危恳力辞，蒙睿慈之垂闵。许从易地，俾养衰龄。方趋便道之行，适遂过家之乐。敢期雅眷，远辱惠音。虽瞻款之尚遥，若话言之已接。倾驰之素，欣感交深。谨奉状谢。

与颍州吕侍读贺冬状

熙宁三年

右某启。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阳之来复；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读侍郎经济嘉谟，论思硕望。宜风抚俗，一方式藉于镇临；献可告猷，三接伫升于近密。属迎长之届旦，当受祉于无疆。倾咏倾勤，敷宣罔既。谨奉状贺，伏惟照察。谨状。



谢张先辈启

明道前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为赠者。承命之辱，拜赐甚嘉，亟沦心而玩辞，殆惊魂之去体。伏以秀才即先辈象與稟异，庙榘凝姿，服懿行以弭中，腾藉华而冒远。游圣门而入其闕，洞际天人之交；塞艺圃而漱其芳，猎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贤而在阿，久俟时而踧足。第一乡之品，推月旦之美评；游诸公之门，有名卿之□履。而乃过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虚名，靡责其实；谓糠粃之无用，偶置于前。特遗梦草之余妍，摘写《阳春》之雅曲。加华袞之一字，宠示荣褒；鬻珍髭于九戎，委之非所。矧复警辞森骇，峭格锋生，挫万物以挥毫，入无间而抽秘。荡荡默默，而满坑满谷，雅韵迭扬；郁郁纷纷，而非雾非烟，文章炳发。属苦中于清圣，方卧叹于酸痛，倏骇无因而至前，不醉为之而强起。病醒都释，飒若清风之袭人；癯绉并辉，永订至珍之藏衍。顾迫持于归鞅，惭弗获于披风。恭佩之私，谈非终悉。

回发运主客启

伏审显膺宠命，荣总使权，伏惟庆慰。恭以某官才猷经世，问望光朝，资敏议以通微，竭精诚而济务。自居漕职，克迈官能。九年之储，已丰于茂最；三载考绩，遽被于陟明。重膺束注之求，奚测亨腾之势。幸依使部，致辱诲函。铭佩欣祈，并交惊悃。



与辛郎中启

庆历二年冬獲滑州

右某此者得请便亲，署官近郡。始临旧府，邈想清风。依听讼之甘棠，余阴可爱；步飞觞之月榭，遗址尚存。其如边鄙多虞，公私并乏，簿书期会，常苦纷纭，尊俎笑谈，岂如畴昔！方兹感诚，遽辱诲存。顾冬律之严凝，喜天和之保啬。伫膺茂渥，以副企翘。

与吕转运启

伏审显奉宸恩，入趋天阙。方欣庇赖，遽失于焉依；仍沐谦摛，特贻于嘉问。某人珪玉茂德，栋干上材，蔼清望于朝端，束乃心于帝眷。列城按俗，喧美政于民谣；会课及期，走旌贤之召节。郁去思而虽甚，谅峻陟以非遥。冬序方凝，神襟善啬。倾祈祷恋，交集感惊。

答运使启

伏审荣膺帝渥，出领漕权。方怀窃抃之诚，遽辱诲存之惠。某人庙榘重器，国栋上材，茂绩蔼于朝端，嘉猷均于宸束，果被金谐之命，实资富庶之谟。揽辔有初，已风行于列郡；追锋讯召，即柄用于本朝。矧托公庥，但深久禱。



贺新发运启

伏审荣抱使权，已谐礼上。猥居属郡，窃庇公庥，方深欣幸之私，遽辱诲存之厚。伏惟某人才优学古，业茂经时，久妙柬于上心，屡委分于剧任，果畴懿绩，亟被陟明。投刃皆虚，岂足烦于余地；期年入报，行别迓于宠灵。属此春和，冀绥福履。欣依祷颂，倍万常情。

与李吉州_宽启

庆历五年冬初到滁州

伏念待罪山城，绝迹人事，敢期音诲，屡以顾存。饮风义以甚高，若话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深；入观四门，伫宠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宁。瞻咏感铭，倍为诚素。

〔附〕别纸

人至，辱书为诲。承临郡之暇，体况甚休。乡郡多幸，得贤侯为立学舍。蒙索鄙文，窃喜载名庑下，遂不敢辞。笔语粗恶，幸望与伯镇学士评改而刻石也。冬冷，千万加爱。

与许发运启

庆历六年滁州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于辙迹；邈瞻风采，缺驰问于兴居。恭惟按省之余，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伫于宏



材；漕最淹贤，况已升于美绩。即期迅用，以奋远图。企颂之私，缕言非罄。

又与许发运启

庆历六年春滁州

伏念睽异风徽，屡更年律。河壖阻邈，常辱邮音；淮郡僻荒，亦蒙诲问。荷顾存之至厚，慰艰拙以兹多。此者伏审某人荣被恩俞，近移使节。望行舟而非远，申良觐以未涯。惟贤业之素彰，蔼勋勤而夙著。伫从公议，别霏宠光；岂此漕输，可淹杰俊？春阳方盛，福履惟休。感咏瞻依，交集诚悃。

上李端明状

伏审远驱旌旆，已及郊圻。和气所充，与民讴而先浹；余尘可望，欣马首之获詹。即遂攀迎，交深祝咏。某不任激切依归之至。

回知郡贺冬状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绥之吉，顺阳和来复之时。即迓宠光，以符善祷；敢祈隆顾，先辱惠音。荷慰诲之尤多，积感铭而但切。



与杨太傅状

右某伏念画圻虽迩，邁德末由，幸时接于诲音，良若披于徽采。夫何委琐，辱此记怜。春序已暄，神襟善霁。伫膺茂渥，以副倾祈。

答李寺丞状

早钦秀望，忽枉荣缄。以州部之相望，加门阑之最旧，过形来问，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状

乍间清徽，两蒙芳讯。审憩车之伊始，欣妙蓄以惟和。即奉渥恩，以符瞻祷。

与邻郡官状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虽倾企德之勤，尚阻披风之便。承屡形于谦顾，常曲示于诲言。冬序方凝，阳和将动，伏惟为国自重，以副瞻祈。



答贺赴阙状

近蒙朝旨，召赴阙庭。方沥恳以致辞，敢辱书而为贺。仰承诏眷，但切悚惶。

谢真州知郡

伏念幸守陋邦，获邻善壤。侧听下车之始，已喧载路之声。方渴仰于风徽，遽先贻于诲问。某人材雄通敏，器蕴宏深。抚俗班条，绰闻于余裕；陟明升最，行被于殊恩。方此春阳，冀绥福履。祷祈感咏，言述非周。

谢刘真州

幸邻善壤，日孰政声。虽谈笑之靡亲，辱诲言之屡及。少浣詹翘之恳，奚胜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谣，入被中台之召。清和始届，寢寐增休。缕缕之诚，一一奚既。



卷九十七 奏议卷一

谏院进札子十二首

论杨察请终丧制乞不夺情札子

庆历二年

臣近见丁尤人茹孝标，居父之丧，来入京邑，奔走权贵，营求起复，已为御史所弹。又闻新及第进士南宫观，闻母之丧，匿不行服，得官娶妇，然后徐归，见在法寺议罪。孝标官为太常博士，覲在场屋粗有名称，此二人犹如此，则愚俗无知、违礼犯义者何可胜数矣！盖由朝廷素不以名教奖励天下，而礼法一隳，风俗大坏。窃以风化之本，由上而下。

伏见起复龙图阁待制杨察，累有章奏，乞终母丧，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与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励颓俗，以身为先。陛下宜曲赐褒嘉，遂成其志，使迁善化俗，自察而始。岂可不通人情，胶执旧弊，推禄利之小惠，废人臣之大节。臣谓近侍夺情，本非军国之



急，不过循旧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节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贪冒禄利为可耻。若朝廷抑夺其情，使其于身不得成美行，而于母有罔极之恨，岂足谓之推恩乎？方今愚俗无知，违犯礼义，至使繁狱讼、严刑罚而不能禁止。脱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励天下者，又为朝廷不许，则风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许其终丧，不独成察之志，亦以为朝廷之美。取进止。

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事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自西鄙用兵以来，陛下圣心忧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倾心听纳。今韩琦、范仲淹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是朝廷亲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才识不类常人，其所见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访问。自二人到阙以来，只是逐日与两府随例上殿，呈奏寻常公事，外有机宜大处置事，并未闻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赐召对，从容访问。况今西事未知，边陲必有警急，兼风闻北虏见在凉州与大臣议事，外边人心忧恐。伏望陛下于无事之时，出御便殿，特召琦等从容访问，使其尽陈西边事宜合如何处置。今琦等数年在外，一旦归朝，必有所陈，但陛下未赐召问，此二人亦不敢自请独见。至如两府大臣，每有边防急事，或令非时召见聚议，或各令互述所见，或只召一两人对见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朝并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进止。



论罢郑戡四路都部署札子 庆历〔四〕(二)年

臣伏睹敕除郑戡知永兴军，仍兼陕西都部署。自闻此命，外人议论，皆以为非，在臣思之，实亦未便。窃以兵之胜负，全由处置如何。臣见用兵以来，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领一方，乍合乍离，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郑戡今日之权，失策最多，请试条列。

臣闻古之善用将者，先问能将几何。今而不复问戡能将几何，直以关中数十州之广，蕃汉十万之兵，沿边二千里之事，尽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戡虽名都部署，而诸路自各有将，又其大事不令专制，而必禀朝廷。假如边将有大事先禀于戡，又禀于朝廷，朝廷议定下戡，戡始下于沿边，只此一端，自可败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戡既不专，若小事又不由戡，则部署一职，止是虚名。若小事一一问戡，则四路去永兴皆数百里，其寨栅远者千余里。使戡一一处分合宜，尚有迟缓之失；万一耳目不及，处置失宜，则为害不细，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戡，而但使带其权，岂有数十州之广，数十万之兵，二千里之边事，作一虚名，使为无权之大将？若知戡可用，则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则善罢之。岂可尽关中之大，设为虚名，而以不诚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统四路，而诸将事无大小不禀可行，则四路偏裨各见其将不由都帅，则上下相效，皆欲自专，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将，反不得节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帅部将，却得专制一方，则委任之意大小乖殊，军法难行，名体不顺，其失六也。若知戡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罢其职，则是大臣顾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



也。

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韩琦等近自西来，有此擘画。琦等身在边陲，曾为将帅，岂可如此失计？臣今欲乞令两府之臣，明议四路不当置都部署利害。其郑戢既不可内居永兴而遥制四路，则乞落其虚名，只令坐镇长安，抚民临政，以为关中之重。其任所系亦大，而使四路各责其将，则事体皆顺，处置合宜。今取进止。

论乞令宣抚使韩琦等经略陕西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窃闻已降中书札子，抽回韩琦、田况等归阙。昨来琦等奉命巡边，本为西贼议和未决，防其攻寇，要为御备。今西人再来，方有邀请，在于事体，必难便从，边上机宜，正须处置。仍闻韩琦、田况合有奏状，言边防有备，请朝廷不须怯畏，每事曲从。窃以胜败之间，安危所系，料琦等如此奏来，则边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败误。臣谓且令琦等在彼抚遏，则朝廷与贼商议，自可以持重，不须屈就。今议方未决，中道召还，则是使贼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备。况事无急切，何必召归？其召韩琦札子，伏乞速赐指挥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经略，以俟西贼和议如何。取进止。

论葛宗古等不当减法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伏见近日赃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谅等相继赃污事发，内葛宗古情理尤恶。臣伏睹去年朝廷命贾昌朝等减省天下冗费，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于皇后、宫嫔饮食已来，尽



皆减节。盖谓调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减刻，要供军费。凡为边将者，所得一钱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忧劳之际减自圣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盗朝廷赏劳蕃夷之物，赡养求食妇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营造工作、私家冗用之类。量其如此用心，岂是爱君忧国、忘身破贼之人？何足爱惜？若律文已重，即乞尽行，更不减法。若旧法尚轻，仍望特加重断。其滕宗谅、王克庸，若事状分明，亦望早赐勘鞫，正行国典。

窃虑议者为宗古等方任边陲，宜从宽贷。臣非不知驾驭英雄难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汉超等。盖汉超能捍寇戎，不为边患，功大过小，理可优容。诸将守边未有尺寸之效，而先已逾违不法，外恃敌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宽假之〔惠〕（惠），而此三人不法如此，若更宽之，则今后边臣不复可以法制矣。臣思边上公使必欲使将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阴养死士，招延布衣，利啖敌人，赏劳将校，如此之数皆不必问其出入，可恣所为。或其性本阔略，偶不点检，误用于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轻恕。若宗古等故意偷慢减刻宴犒蕃夷、军士之物入己者，有何可恕之理，特减从轻？有何可赎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断，则边臣知元昊常在，则可以常为不法，臣恐玩寇弄兵，事无了日。今取进止。

论燕度勘滕宗谅事张皇太过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昨日风闻张子奭未有归期消息，贼昊又别遣人来。必恐子奭被贼拘留，西人之来其意未测，边鄙之事不可不忧，



正是要藉将帅效力之际。旦夕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勾追，直得使尽邠州诸县枷杻，所行拷掠皆是无罪之人，囚系满狱。边上军民将吏见其如此张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并皆解体，不肯用心。朝廷本为台官上言滕宗谅支用钱多，未明虚实，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摇动人心。若不早止绝，则恐元昊因此边上动摇、将臣忧惧解体之际，突出兵马，谁肯为朝廷用死命向前？

臣忝为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采访，三五日来，都下喧传边将不安之事。亦闻田况在庆州日，见滕宗谅别无大段罪过，并燕度生事张皇，累具奏状，并不蒙朝廷报答。况又遍作书，告在朝大臣，意欲传达于圣听，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进呈况书。臣伏虑陛下但知宗谅用钱之过，不知边将忧嗟搔动之事，只如臣初闻滕宗谅事发之时，独有论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坚执前奏，一向遂非，则惟愿勘得宗谅罪深，方表臣前来所言者是。然臣终不敢如此用心，宁可因前来不合妄言得罪于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误事于国。臣窃思朝廷于宗谅必无爱憎，但闻其有罪，则不可不问。若果无大过，则必不须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过当张皇，搔动边鄙。其滕宗谅，仗望速令结绝。仍乞特降诏旨，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外，任从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况累次奏状并与大臣等书，伏望圣慈尽取详览。田况是陛下侍从之臣，素非奸佞，其言可信。又其身边上，事皆目见，必不虚言。今取进止。



再论燕度鞫狱枝蔓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昨日风闻燕度勘滕宗谅事枝蔓张皇，边陲骚动，曾有论奏，乞降诏旨安谕边臣。今日又闻度辄行文牒劾问枢密副使韩琦议边事因依，不知燕度实敢如此否？若实有之，深可惊骇。窃以韩琦是陛下大臣，系国家事体轻重。今燕度敢兹无故意外侵陵，乃是轻慢朝廷，舞文弄法。臣每见前后险薄小人多为此态，得一刑狱，勘鞫踊跃，以为奇货，务以深刻之事，以邀强干之名。自谓陷人若多，则进身必速，所以虚张声势，肆意罗织。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谅使过公用钱，因何劾问大臣议边事？显是节外生事，正违推勘敕条。况枢密使是辅弼之任，宣抚使将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镇抚。今若无故遭一狱吏侵欺，而陛下不与主张，则今后奉君命而使者皆为边鄙所轻，为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论于国体，便合坐以深刑；责其俗吏，亦自违于条制。罪须行遣，情不可容。今枢密副使尚被侵陵，则以下将帅无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据其如此作事，此狱必无平允。其滕宗谅一宗刑狱状，乞别选差官，取勘结绝。其燕度，亦乞别付所司，勘罪行遣。取进止。

论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钱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风闻边臣张亢近为使过公用钱，见在陕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连人甚众。亦闻狄青曾随张亢入界，见已勾追照对。臣伏见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



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谩，不过失于检点，致误侵使而已。方今议和之使正在贼中，苟一言不合，则忿兵为患，必至侵边。谨备过防，正藉勇将，况如青者，无三两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钱，于此要人之际，自将青等为贼拘囚，使贼闻之以为得计。伏望特降指挥元勘官，只将张亢一宗事节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纵有干连，仍乞特与免勘。臣于边臣本无干涉，岂有爱憎，但虑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顾边上事机，将国家难得之人与常人一例推鞠，一旦乏人误事，则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赐宽贷。边臣知无功之将犯法必诛，要藉之人以能赎过，则人人自励，将见成功。取进止。

论体量官吏酷虐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等风闻朝廷近降指挥与诸路转运使，令体量州县官吏酷虐军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韩纲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乱作，故有此指挥。窃以昨来光化兵变，虽因韩纲自致，其如兵亦素骄，处置之间，须合中道。韩纲自当行法，骄兵亦合讨除，如此两行，方始得体。今若明行号令，遍约官吏，则骄兵增气，转更生心，长吏畏避，无由行事。其所降与转运司文字，窃虑朝夕之间，传播中外，扇动群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挥与诸路转运使，令密切禀行，不得漏泄，所贵别不生事。取进止。



论募人入贼以坏其党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窃闻京西贼盗日近转多，在处纵横，不知火数。所患者素无御备，不易枝梧，然独幸贼虽猖狂，未有谋画。若使其是一晓事之人，教以计策，不掠妇女，不杀人民，开官库之物以赈贫穷，招愁怨之人而为党与。况今大臣不肯行国法，州县不复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悦，岂有不从？若凶徒渐多而不暴虐，则难以常贼待之，可为国家忧矣。以此思之，贼众虽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谋主，卒未可图。臣前因王伦贼时，曾有起请十余事。内一件，乞出榜招募诸处下第举人及山林隐士、负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贼算杀首领，及设计误贼陷于可败之地者，优与酬奖。所贵凶党怀疑，不纳无赖之人以为谋主。当时议者，颇以为然。伏乞采臣此意，速降指挥与杜杞，令所在张榜，使贼闻知。所贵投贼之人，怀疑不纳，但无谋主，尚可剪除。取进止。

论宜专责杜杞捕贼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伏见昨张海等贼势初盛之时，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台官蔡稟催督捉杀。后来已别选杜杞充京西转运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马甚多，分为头项不少，部分进退，须要统一，指踪号令，不可二三。窃虑杜杞、蔡稟不相协同，各出异见，凡指挥诸事，使诸将难从，一失事机，反成败误。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时，然未闻奏报与贼斗敌及杀获次第。窃虑官兵互相回避，空作往来。或恐进退之



间，号令不一，致兹逗遛，未见成功。今虽贼奏稍稀，然亦未见杀获之数。困兽犹斗，不可不虞，寇死命穷，恐未易敌，合早除剪，仍须督责。况蔡稟是应急差出，杜杞乃选材用之，责任之间，宜专在杞。兼闻蔡稟自到京西，处置多未合宜，近闻欲枷一巡检，致使兵士喧噪，几至生变。苟或如此张皇，窃恐别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赐指挥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专一，早能了当。取进止。

论江淮官吏札子

庆历〔三〕(二)年

臣闻江淮官吏等各为王伦事奏案，已到多时，而尚未闻断遣。仍闻议者犹欲宽贷。臣闻昨来江淮官吏，或敛物献送，或望贼奔迎，或献其兵甲，或同饮宴。臣谓伦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盖知贼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宽贷，则纪纲隳坏，盗贼纵横，天下大乱，从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伦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间，京西官吏又已弃城而走，望贼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则京西官吏亦须轻恕。京西官吏见江淮官吏已如此，则天下诸路亦指此两路为法。在处官吏皆迎贼弃城、献兵纳物矣，则天下何由不大乱也？

臣伏思祖宗艰难，创造基图；陛下忧勤，嗣守先业。而一旦四夷外叛，盗贼内攻，其坏之者谁哉？皆由前后迁缪之臣因循宽弛，使朝威不振，纲纪遂隳。今已坏之至此，而犹不革前非，以宽济宽，何以救弊？如晁仲约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议者无由曲解。或闻以谓自是朝廷素不为备，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杀父与兄者，岂可只言自是朝廷素无教化，而不罪杀亲之人？又如有人掠夺生人男女、金帛，不可



只言自是朝廷素无礼让，而不罪劫人之贼。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岂独是朝廷素有备之州？傅永吉岂独是朝廷素练之兵？盖用命则破贼矣。今朝廷素无御备，为大臣者又不责之守州县者，合有罪又宽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责？窃缘韩纲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并在朝廷。权要之臣皆是相识，多方营救，故先于江淮官吏宽之，只要韩纲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国体，但树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为计，出于圣断，以励群下，则庶几国威粗振，赏罚有伦。其晁仲约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宽恕。取进止。



卷九十八 奏议卷二

谏院进札子十首

论按察官吏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审官、三班、吏部等处，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诸路转运使等，除有赃吏自败者临时举行外，亦别无按察官吏之术。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冗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

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于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选强干廉明者为诸路按察使。自来虽差安抚使，缘管他事，不专按察。今请令进奏院各录一州官吏姓名，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县，遍见官吏。其公廉才干，明著实状，及老病不材，显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书于



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别无奇效，亦不致旷败者，则以墨书之。又有虽是常材，能专长于一事，亦以朱书别之。使还具奏，则朝廷可以坐见天下官吏贤愚善恶，不遗一人，然后别议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岁之间，可望至治。只劳朝廷精选二十许人充使，别无难行之事。取进止。

论乞诏谕陕西将官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昊贼今次人来，辞意极不逊顺，所请之事，必难尽从。事既不成，则元昊必须作过，朝廷须合先为御备。窃虑沿边将帅见西人入朝，惟望通好，便生懈怠，万一西贼骤出忿兵，击吾弛惰，则立见败事。乞速诏边臣，密谕以西贼辞未逊顺，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绝其顾望，早为准备，庶不败事。仍虑边将谓朝廷此时议虽未合，若后次更来，必须和好，因此便无讨贼之志。仍乞便因诏谕，示以激励之言，云朝廷以昊贼罪大，意在讨除，今不许其和好者，盖以外有尔辈在边，必望破贼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见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号有材，当时用兵征伐，指挥将帅，处置事宜，动以诏书约束劝厉，故终成功业。国家用兵以来，未闻以赏罚号令激动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进止。

论元昊来人请不赐御筵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知昊贼所遣来人将欲到阙，风闻管勾使臣须索排备，次第甚广，及闻才至，欲赐御筵管领。臣知昊贼此来，



意极不逊。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许通知。若欲如此，则便须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骄慢，庶可商量。今若便于礼数之间过加优厚，则彼必以我为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顺，则待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仍须杜渐防微，常为挫抑之计，岂可一事未成，先亏国体？其元昊一行来人，伏乞凡事减勒，无令曲加优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服，则吾计无失；如其必不臣服，则免至虚亏事分。取进止。

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闻沂州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仍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骤闻可骇，深思可忧。臣窃见自古国家祸乱，皆因兵革先兴，而盗贼继起，遂至横流，后汉、隋、唐之事，可以为鉴。国家自初兵兴，必知须有盗贼，便合先事为备。而谋国之臣，昧无先见，致近年盗贼纵横，不能扑灭。未形之事，虽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岂可因循不为？臣遍思天下州军，无一处有备。假令王伦等周游江海之上，驱集罪人，徒众渐多，南越闽、广而断大岭，西走巴峡以窥两蜀，所在空然，谁能御之？若不多为方略，窃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过差一两人使臣，领兵捕捉，此外更无处置。窃以去患宜速，防祸在微。伏望陛下深惧祸端，督责宰辅，早为擘画，速务剪除。臣亦有短见数事，谨具条列，以裨万一：

一、乞访寻被杀朱进，或有儿男，便与一官，令其捕



贼，以复父仇。仍许令乘驿，随逐指射兵士随行。

一、窃知王伦在沂、密间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邮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驱胁。欲乞除军贼不赦外，特赦驱胁之人。先与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书招谕。有能杀军贼脱身自归者，等第重与酬赏。可使自相疑贰，坏散凶徒。

一、窃虑江淮诸处先有盗贼，渐与王伦合势，则凶徒转炽，卒难剪灭。欲乞指挥，募诸处未获盗贼，有能谋杀军贼者，亦等第重行酬奖。可使贼心自疑，徒党难集。

一、乞出榜招募诸处下第举人及山林隐士、负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贼算杀首领，及设计误贼陷于可败之地者，重与酬奖。所贵凶党怀疑，不肯招延无赖之人以为谋主。

一、窃见朝廷虽差使臣领兵追捕，而凶贼已遍劫江淮，深虑赶趁不及，徒党渐多。欲乞特差中使，驰骑先计会沿江江淮诸路州军，会合巡检、县尉，预先等截，继发禁兵，随后追逐。所贵不致走透。

右臣所陈五事，伏乞详择施行。外有先被王伦胁从人等首身者百余人，其中有当与酬赏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赐施行，用安反侧。谨具状奏闻。

论王举正范仲淹等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朝廷擢用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万口欢呼，皆谓陛下得人矣。然韩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枢府，必能举职，不须更借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许其有宰辅之业，外议皆谓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众。陛下既能不惑众说，出于独断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大用。盖枢府只掌兵戎，中书乃是天下根本，万事无



不总治。伏望陛下且令韩琦佐枢府，移仲淹于中书，使得参预大政。况今参知政事王举正，最号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晓事，缄默无所建明，且可罢之，以避贤路。或未欲罢，亦可且令与仲淹对换。当今四方多事，二虏交侵，正是急于用人之际。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协天下公论，不必待其作过，亦不须俟其自退也。况若令与仲淹对换，则于举正不离两府，全无所损。伏望陛下思国家安危大计，不必〔顾〕〔故〕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贤路。如允臣所请，即乞留中，特出圣断指挥。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敕〕付中书，令举正自量材业优劣何如仲淹，若实不如，即须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议。取进止。

论赵振不可将兵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河东近日累奏事宜，探得昊贼点集兵马。伏缘昨来张延寿议和之际，尚有朝廷未许事节，深虑狂贼因忿出兵，即三路边防，皆合设备。伏见河东都部署明镐，虽是材臣，未谙战陈。副部署赵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结，沽买声誉，所以不因功业，擢至将帅。前在延州，遂至败误，虽行责降，不及期年，却授兵权，全无报效。其人少壮，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战斗，一旦临事，必误国家。臣闻将者，国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机系于将帅，而河东一路无一战将，只有赵振老病一人而已。细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误事，忧在朝廷。其赵振，伏乞速下本路体量，如或实老病不任，即乞罢归散秩，别委将臣。窃以河东一路兵马极多，岂是蓄养病将之处？西北二虏为患如此，亦非赵振可当。若使临事败误，悔恐不及。伏望圣慈深



思大计，无惜一老病败事之人。取进止。

再论王伦事宜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见近日四方盗贼渐多，凶锋渐炽，扑灭渐难，皆由国家素无御备，官吏不畏赏罚。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而朝廷弛缓，终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贼，则临事警骇仓皇，旋发兵马，终不思经久御贼之计。只如王伦者，今若幸而剪扑，则其杀害人民，为患已广；如更未能剪扑，使其据城邑，则患祸不细矣。臣数日前已有奏论，只是条列招捉王伦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邓州诸处强贼甚多，今后亦须禁绝其端，不可更令频有。臣欲乞陛下特敕两府大臣，议定经制。臣亦有短见数事，备列如后：

一、臣窃见王伦所过楚、泰等州，知县、县尉、巡检等并不斗敌，却赴王伦茶酒，致被夺却衣甲。盖由法令不峻，无所畏凜。官吏见朝廷宽仁，必不深罪，而贼党凶虐，时下可惧，宁是畏贼，不畏朝法。臣今欲乞凡王伦所过州县夺却衣甲处官吏，并与追官勒停。其巡检仍先除名，令白身从军自效，俟贼破日，却议叙用。仍今后用此为例。

一、外处知州本号郡将，都监、监押只管在城巡检，若贼入城，不能擒捕，则设之何用？臣欲乞应有不能御备，致贼人入城不能打劫，不寻时斗敌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监、监押除名，白身从军自效，能获贼，则议叙用。

一、臣见诸处有贼，多来自京师别差使臣兵马捉杀，则本地分元置都监、巡检、县尉等设之何用？每有些小盗贼，不获又无深责，稍似强贼则别差人捉杀，如此可以推避因



循。臣欲乞若朝廷别差人捉获，则本地分巡检、县尉，仍坐全不获贼之罪。及从初不切收捕，致走透他处，及溃散后，别地分巡检、县尉捉获者，元出贼处官吏，不得与破全火批书。

一、窃见诸处县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贼，虚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铨司，详议选择县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赏罚之法。其见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委诸路接察使先次举奏替换。

一、臣窃见自来所差巡检兵士，多不能捕贼，反与州县为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选募使臣，令使臣自选募兵卒，不拘厢禁军，令所在州军指名抽射，仍重立赏罚之法。

论苏绅奸邪不宜侍从札子

庆历三年

臣昨日窃闻敕除太常博士马端为监察御史，中外闻之，莫不惊骇。端为性险巧，本非正人，往年常发其母阴事，母坐杖脊。端为人子，不能以礼法防其家，陷其母于过恶，又不能容隐，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负恨，终身不齿官联，岂可更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纵使天下全无好人，亦当虚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况刚明方正之士不少。

臣求其故，盖是从初不合令苏绅举人。绅之奸邪，天下共恶，视正人端士如仇讎，惟与小人气类相合，宜其所举如此也。端之丑恶，人谁不知？而绅敢欺罔朝廷者，独谓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尚敢欺罔人主，其余谗毁忠良，以是为非之说，其可信乎？其马端，伏乞追寝成命。苏绅受诏举此丑恶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为人主侍从。取进止。



论乞令百官议事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祖宗时，犹〔用〕（有）汉、唐之法，凡有军国大事及大刑狱，皆集百官参议。盖圣人慎于临事，不敢专任独见，欲采天下公论，择其所长，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议事之体，与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决者，却送两制定议。两制知非急务，故忽略拖延，动经年岁，其中时有一两事体大者，亦与小事一例忽之。至于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当处事之始，虽侍从之列皆不与闻。已行之后，事须彰布，纵有乖误，却欲论列，则追之不及。况外廷百官疏远者，虽欲有言，陛下岂得而用哉？所以兵兴数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处置多缪者，皆由大臣自无谋虑，而杜塞众见也。

臣今欲乞凡有军国大事，度外廷须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虏去年有请合从与不合从，西戎今岁求和当许与不当许，凡如此事之类，皆下百官廷议，随其所见同异，各令署状，而陛下择其长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广采众见，兼又于庶官、寒贱、疏远人中，时因议论，可见其高材敏识者，国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无所长，则自用庙堂之议。至于小事，并乞只令两府自定。其钱谷合要见本末，则召三司官吏至两府，讨寻供析，而使大臣自择。至于礼法，亦可召礼官、法官询问。如此，则事之大小，各得其体。如允臣所请，且乞将西戎请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议。取进止。



论谏院宜知外事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闻近日为军贼王伦事，江淮州军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责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不知此事出于圣旨，或只是两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为近日言贼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谓方今多事之际，虽有独见之明，尚须博采善谋，以求众助，岂可聳瞽群听，杜塞人口？况朝廷处事，未必尽能合宜；臣下献忠，未必全无可采。至如王伦驱杀士民，攻劫州县，江淮之上，千里惊扰，事已若斯，何由掩盖？当今列辟之士，极有忧国之人，欲为人主献言，常患闻事不的。况台谏之官，尤其是本职，凡有论列，贵于事初，善则开端，恶则杜渐，言于未发，庶易回改。今事无大小，常患后时，或号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纵欲论救，多不能及。若更秘密，不使闻知，则言事之臣何由献说？臣今欲乞指挥进奏院，凡有事非实封者，不须秘密。臣因此更有起请事件，画一如后：

一、窃见御史台见有进奏官逐日专供报状。欲乞依御史台例，选差进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诏令除改，并限当日内报谏院。

一、窃见唐制，谏臣为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内，朝廷密议皆得闻之。今虽未曾恢复旧制，欲乞凡遇朝廷有大处置，四方奏报，事非常程，及谏官风闻，事未得实者，并许诣两府请问，庶知审实，得以论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请，乞降指挥施行。取进止。



卷九十九 奏议卷三

谏院进札状七首

论河北守备事宜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朝廷方遣使与西贼议通和之约，近日窃闻边臣频得北界文字，来问西夏约和了与未了。苟实如此，事深可忧。臣以谓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虏，纵使无此文字，终须贻患朝廷。契丹通好仅四十年，无有纤介之隙，而辄萌奸计，妄有请求。窃以戎狄贪婪，性同犬彘，遇强则服，见弱便欺，见我无谋，动皆屈就，谓我为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缯，未满足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从。无事而来，尚犹如此，若更因西事，揽以为功，别有过求，将何塞请？此天下之人无愚与智，共为朝廷寒心者也。

今若果有文字来督通和之事，则臣谓丑虏狂计，其迹已萌，不和则诘我违言，既和则论功责报，不出年岁，恐须动作，苟难曲就，必至交兵。至于选将练师，既难卒办，御戎



制胜，当在机先。〔然〕臣窃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静，自河以北，绝无处置，因循弛慢，谁复挂心？岂可待虏使在廷，寇兵压境，然后计无所出，空务张皇而已哉！

今国家必谓两意虽乖，尚牵盟誓，边防处置，未敢张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选材臣，付与边郡，使其各图御备，密务修完，此最为得也。况今边防处置，百事乖方，惟有择人，最为首务。今北边要害州军，不过十有余处，于文武臣寮中选择十余人，不为难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垒，训兵戎，习山川，蓄粮食，凡百自办，不烦朝廷经度。以兹预备，尚可枝梧。至如镇定一路，最为要害。张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罢去，今乃委以镇府。王克基凡庸轻巧，非将臣之材，而任定州。其余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诏两府大臣，取见在边郡守臣可以御敌捍城、训兵待战者留之，其余中常之材不堪边任者悉行换易。

若秋风渐劲，虏畔有端，陛下试思边鄙之臣，谁堪力战？朝廷之将，谁可出师？当臣初授谏职之时，见朝廷进退大臣，陛下锐意求治，必谓群臣自此震慑，百事自此修举。西北二事最为大者，自当处置，不待人言。及就职以来已数十日，而政令之出，渐循旧弊。惟言事之臣拾遗补阙者，勉强施行其一二。至如讲大利害，正大纪纲，外制四夷，内纾百姓，凡庙堂帷幄之谋，未有一事施行于外者。臣忝司谏诤，岂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无使夷狄之交侵，骏发天威，督励臣下。仍乞询问两府大臣，西鄙和与不和，能保契丹别无辞说否？苟有所说，能以庙谋奇算沮止之否？苟谋以止之，则练兵选将，备边待寇，贼至而后图，能不败事否？臣愿陛下勿谓去岁六符之来可以贿解，今而有请，则事难从矣。勿谓累年西贼为患，习以为常，若此事一



动，则天下摇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计也，愿陛下留意而行之。取进止。

论军中选将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国家自西鄙用兵，累经败失，京师劲卒，多在征行，禁卫诸军，全然寡少，又无将帅，以备爪牙。方今为国计者，但务外忧夷狄，专意边陲。殊不思根本内虚，朝廷势弱，万一有事，无以枝梧。今军帅暗懦非其人，禁兵骄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历考前世有国之君，多于无事之际，恃安忘危，备患不谨，使祸起仓卒而致败亡者有矣，然未有于用兵之时而反忘武备如今日者。兵法曰：“将者，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辈当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卫天子，如当今之事势，而以民之司命、国之安危系此数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轻侮？臣谓去岁北虏忽兴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请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将，叩头效死，奋身请战，誓雪君耻，少增国威，则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无一人，既无可恃以力争，遂至甘心于自弱。夫天下至广，遂无一人者，非真无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

臣伏思自用兵以来，朝廷求将之法，不过命近臣举朝士换武官，及选试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举不过俗吏材干之士，班行所选乃是弓马一夫之勇，至于方略之人尤为乖滥，试中者仅堪借职县尉、参军、贲、挽而已。于此求将而欲捍当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败于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数事为求将之术，果是乎？果非乎？以为是，则所得何



人？知其非，则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将为易得乎？为难得乎？为易得，则数岁未见一人。知其难得，则当多方用意，早思求择。俟其临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诏两府大臣，别议求将之法，尽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难弭当今之大患。臣亦尝有愚见，久欲条陈，若必讲求，庶可参用。臣伏见唐及五代至乎国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陈，其间名将，多出军卒。只如西鄙用兵以来，武将稍可称者，往往出于军中。臣故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试略言求将之法，谨条如左：

凡求将之法，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此一人技勇，实能服其百人矣，以为百人将可也。合十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此一人之技勇，实能服其千人矣，以为千人将可也。合十裨将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难为胜矣，则当择其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大将。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而又粗知变通，因择智谋之佐以辅之，以为万人之将可也。幸而有技勇不足而材识出乎万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将，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诚能如此，如五七万兵，随而又得万人之将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将皆自足。然后别立军名而为阶级之制，每万人为一军，以备宿卫。有事则行师出征，无事则坐威天下。比夫以丰衣厚禄养骄惰无用之卒，而递迁次补至于校帅，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万矣！若臣之说果可施行，俟成一军，则代旧禁兵万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旧给，不使太优；常役其力，不令骄惰。比及新兵成立，旧兵出尽，则京师减冗费，得精兵，此



之为利又远矣。

右臣所陈，只是选勇将、训卫兵之一法耳。如捍边破贼、奇才异略之人，不可谓无，伏乞早赐留意精求。谨具奏闻，伏候敕旨。

论郭承祐不可将兵状

庆历三年

右臣伏闻朝旨，用郭承祐为镇定部署。臣自闻此除改，夙夜思维，国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纤毫所得，挫尽朝廷威势，困却天下生灵。细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择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后虽败事，亦终不悔。今每有除拟，人或问于大臣，则曰：虽知非材，舍此别无人。甚者欲塞人言，则必曰：尔试别思更有谁可用乎？臣亦常闻此言，每退而叹息。夫所谓别无人者，岂是天下真无人乎？盖不力求之耳。今不肯劳心选择，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轻用小人，宁误大计，一误不悔，后又复然。至如葛怀敏，顷在西边，天下皆知其不可，当时议者但曰舍怀敏别未有人，难为换易。及其战败身亡，横尸原野，怀敏既不复生，亦须别求人用。臣谓今日任承祐，亦犹当时用怀敏也。

况如承祐者，凡庸奴隶之才，不及怀敏远甚。顷在澶州，只令筑城，几至生变，岂可当此一路？臣谓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材，议者不过曰例当叙进，别更无人，此乃因循之说耳。方今黠虏狂谋，祸端已兆。中外之士见国家轻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献言，愿早为备，忽见如此除改，谁不惊忧！前者刘六符之来，朝廷忍耻就议，盖谓河朔无可自恃，难与速争，须至屈意苟和，少宽祸患。今幸得此自纾之计，



所宜多方汲汲，精意将臣，先为御备，犹恐不及，岂是因循守例轻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与一不用兵处知州，或召还别与一闲慢职秩。若欲录其勤旧，优其戚里之恩，闲官厚禄足可养之，不必须令居此要任。伏愿陛下深思大计，不憚改为，则天下幸甚。取进止。

论元昊来人不可令朝臣管伴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颢管领元昊遣来一行人等。臣窃知元昊此来，全无好意，不肯称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强相迫胁尔。朝廷既不能从，则待其来人，凡事不可过分。至于礼数厚薄，赐与多少，虽云小事，不足较量，然于事体之间，所系者大。凡兵交之使来入大国，必须窥伺将相勇怯，觐察国家强弱。若见朝廷威怒未息，事势未削，则必内忧斩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归，自为大幸，则我弱形未露，壮论可持。今若便损国威，过加厚礼，先为自弱，长彼骄心，使其知我可欺，则议论愈难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忧须镇重为先，况其议必不成，可惜空损事体。前次元昊来人至少，朝廷只差一班行待之，今来渐多，遂差朝士，若其后次来者渐盛，则必须差近侍矣。是彼转自强，我转自弱。况闻邵良佐昨来往彼，仅免屈辱而还，则彼虽戎狄，不谓无谋。今其来人，必须极骋强辞以图相胜，若能先薄其礼以折之，亦挫贼之一端。其元昊来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领，送置驿中，不须急问。至于监视馈犒，传道语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今国家若不能曲从其意，即虽尊宠来人，厚加礼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亏事体？不若急修边备，以图胜算。取进止。



论元昊不可称吾祖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如定等来，西贼欲称吾祖，向闻朝议，已不许之。今日风闻议却未定，不知虚的，深切惊忧。且吾祖两字，是何等语，便当拒绝，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说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谓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为父，若欲许其称此号，则今后诏书须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贼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开此口？且蕃贼撰此名号之时，故欲侮玩中国而已。今若得其称臣，则此二字尤须论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称官号，皆用夷狄。若蕃语兀卒，华言吾祖，则今贼中每事自用夷礼，安得惟于此号独用华言而不称兀卒？且彼于我称臣，而使我呼为祖，于礼非便，故当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来，处置乖方、取笑于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窃虑小人妄有议论，伏乞拒而不听。取进止。

论乞廷议元昊通和事状

庆历三年

右臣近有奏论，今后军国大事不须秘密，请集百官廷议。近闻元昊再遣使人将至阙下，和之与否，决在此行。窃计庙谋，合思成算，臣谓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系之。今公卿、士大夫爱君忧国者，人人各为陛下深思极虑，惟恐庙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奸谋，众口云云，各有论议。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纾患。一曰羌夷险诈，虽和而不敢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羞，全



无纾患之实。一曰自屈志讲和之后，退而休息，练兵训卒，以为后图。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盖虑才和之后，便忘发愤，因循弛废，为患转深。一曰纵使元昊复臣，西边减费，不弛武备，不忘后图，然犹有大可忧者，北戎将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有邀求，遂兴兵〔革〕（甲），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

臣忝为耳目之官，见国有大事，旁采外论，所闻如此异同，然大抵皆谓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议云何？臣见汉唐故事、〔祖宗旧制，〕大事必须廷议。盖以朝廷示广大，不欲自狭；谋臣思公共，不敢自强。故举事多臧，众心皆服。伏思国家自〔兵兴〕（兴兵）以来，常秘大事，初欲隐藏护惜，不使人知，及其处置乖违，岂能掩蔽？臣谓莫若采大公之议，收众善之谋，待其都无所长，自用庙谋未晚。其元昊请和一事，伏乞于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议。臣只自朝夕以来，诸处询访，已闻众说如此。若使并集于廷，各陈所见，必有长策，以裨万一。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论西贼议和利害状

庆历三年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来，窃闻朝议不许贼称吾祖，必欲令其称臣，然后许和。此乃国家大计，庙堂得策。盖由陛下至圣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虑向去之忧，断自宸衷，决定大议。然数日来，风闻颇有无识之人妄陈愚见，不思远患，欲急就和。臣虽知必不能上惑圣聪，然亦虑万一少生疑沮，则必坏已成之计。臣职在言责，理合辩明。伏自西贼请和以来，众议颇有异同，多谓朝廷若许贼不称臣，则虑北戎



别索中国名分，此诚大患。然臣犹谓纵使贼肯称臣，则北戎尚有邀功责报之患，是臣与不臣，皆有后害。如不得已，则臣而通好犹胜不臣，然于后患不免也。此有识之士，忧国之人，所以不愿急和者也。今若不许通和，不过惧贼来寇耳。且数年西兵遭贼而败，非是贼能善战，盖由我自缪谋。今如遣范仲淹处置边防，稍不失所，〔则〕贼之胜负尚未可知。以彼骄兵，当吾整旅，使我因而获胜，则善不可加。但得两不相伤，亦已挫贼锐气。纵仲淹不幸小败，亦所失不至如前后之缪谋，是比于通和之后别有大患，则所损犹少。此善算之士、见远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惧未和也。

臣谓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于陛下者欲急和，二曰无识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将欲急和，五曰陕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来，居庙堂者劳于〔幹〕（干）运，在边鄙者劳于戎事，若有避此勤劳，苟欲陛下屈节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独当，此臣所谓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后大患，伏而未发，此臣所谓无识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兴以来，陛下忧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后，宽陛下以太平无事，而望圣心怠于庶政，因欲进其邪佞，惑乱聪明，大抵古今人主忧勤，小人所不愿也，此臣所谓奸邪之人欲急和也。屡败之军不知得人则胜，但谓贼来常败，此臣所谓懦将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听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请因宣抚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贼未逊顺之意，然后深戒有司，宽其力役可也。其余一切小人无识之论，伏望圣慈绝而不听，使大议不沮，而善算有成，则社稷之福也。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卷一〇〇 奏议卷四

谏院进札子十首

论乞不遣张子奭使元昊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闻昊贼来人议论数日，全无逊顺之意，朝廷又欲遣张子奭复往贼中，仍闻且只〔令〕在延州，伺候贼意，待其来迎，方敢前进。不知果有如此议否？若实有之，大为不便。臣谓方今两议未决，正是各争名分之时，忧不可自亏事体。元昊既见朝廷议论不合，必料边防须为准备，其伪以好辞来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后〔出不意以攻〕（不意以出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为中国万世之辱，则悔何及焉！虽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来省问，欲归则又虑来迎，久待则寂然无报，进退不得，何耻如之！盖元昊已与中国三次商量，必知难合。子奭之往，又别无议论未尽之事，彼〔必〕不急求相见，则于臣二说，虑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贼为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则自当以重兵压境，



仍选忠厚知谋之士直入贼中，说令臣服。如其不可，则何必遣人？或但欲迁延岁月不拒绝之，则只当因如定之回，赐以甘言，许其厚赂，谕以若能逊顺则使诵意边臣，俟得其实，然后定议，乃是未绝其来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贼命而进退，万一遭其拒绝，或被拘执，则于事无益，空损国威。为今计者，不若速遣范仲淹严备边境，徐放如定等还，当自为谋，以求胜算。取进止。

论乞不受吕绍宁所进羨余钱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转运使吕绍宁才至淮南，便进见钱十万贯，不知是否？臣见兵兴以来，天下困弊者，非独备边之费，半由官吏坏之。今三司自为阙钱，累于东南□刷，及以谷帛回易，则南方库藏岂有剩钱，闾里编民必无藏镪，故淮甸近岁号为钱荒。不知绍宁才至淮南，用何术，于何处，得此钱以进？若将官库钱上进，则逐州合使钱处甚多，必致阙乏。若于民间科率，则人力岂任？且十万缗钱，国家得之所益至微，外处取之为害不细。往年李定、王逵辈，皆刻剥疲民进奉，至今南方嗟怨。况今年江淮，王伦大惊劫后，继以蝗旱为孽，民间困窘，尤要抚存，而绍宁欺罔朝廷，妄有进献。伏乞特降指挥，下别路选差一精强官，将淮南一路见管钱帛磨勘大数，取见绍宁所进何处得来？苟涉欺妄，乞赐重行朝典。其所进钱，伏乞圣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御奸吏刻剥之意。取进止。



论孙鬻不可使契丹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差孙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谓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后，必能发愤，每事挂心，凡在机宜，合慎措置。及见抃等被选，乃知忘忽虑患，依旧因循。今西贼议和，事连北虏，中间屡牒边郡，来问西事了与未了。今专使到彼，必先问及，应对之际，动关利害，一言苟失，为患非轻，岂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语音讹谬，又其为性，静默自安，军国之谋，未尝与议，凡关机事，多不谙详。臣闻古者遣使，最号难才，不受以辞，许其专对，盖取其临事而敏，应卒无穷。今抃既不可预告以言，则将何以应卒？苟一疏脱，取笑四夷。其孙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书不能逆抃人情，尚执前议，即乞别令一人言语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贵不误事。且丑虏君臣颇为强黠，中国常落其计，不可不知。今欲雪前耻，虽知未能，其如后患，岂可不虑？伏望圣慈，早令两府别议。取进止。

论范仲淹宣慰陕西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如定等不久放还，窃缘此来议论必未谐和，须虑骄贼猖狂，忿兵攻寇，凡关边备，正要枝梧。伏睹朝旨，已差范仲淹、田况等为宣抚使。今日风闻韩琦以仲淹已作参政，欲自请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见，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与仲淹，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材识俱堪信用，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尤为众所推服。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



应副，必能共济大事，庶免后艰。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责其展效，则且令了此一事，俟边防稍定，不两三月自可还朝，既先弭于外虞，可渐修于阙政。今边事是目下之急，不可迟缓和，以失事机。伏望断自宸衷，辍仲淹速去，以备不虞。取进止。

论京西贼事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闻近日张海、郭貌山与范三等贼势相合，转更猖狂，诸处奏报，日夕不绝。伏惟圣虑必极忧劳，不闻庙谋有何处置。臣窃见朝廷作事，常有后时之失，又无虑远之谋。患到目前，方始仓忙而失措；事才过后，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伦暴起京东，转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无人。既于外处无兵，须自京师发卒，孙惟忠等未离都下，而王伦已至和州矣。赖其天幸，偶自败亡，然而驱杀军民，焚烧城市，疮痍涂炭，毒遍生灵。此州郡素无守备而旋发追兵，误事后时之明验。臣谓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须有改更，以防后患。而自王伦败后，居两府者了无擘画，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过一日。遂至张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县，横行肆毒，更甚王伦。依前外处无兵，又自京师发卒。臣闻张海是李宗火内恶贼，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骁勇凶奸不比王伦偶起之贼，纵使官兵追及，亦其胜负未知，天下之忧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贼事者甚众，窃虑两府进呈文字之时，必须奏言已差使臣选兵追捕，将此拙计，便为庙谋，上宽圣怀，苟自塞责。张海等二百余人尽有甲马，日行一二百里，马力困之则弃，别夺民间生马乘骑，窃料官兵必难追逐。纵使追兵能及，生灵已受其殃。此度贼虽



能平，后患岂可不虑？以今四方盗起，所在各要堤防，则臣前所言御贼四事之中，州县置兵，最为急务。伏望陛下悯此生民见受屠戮之苦，不听迂儒迟缓误事之言。其州县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请，伏乞决于宸意，速与施行。取进止。

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为张海等贼势猖狂，曾上言御贼四事，内一件州县置兵为备，风闻朝议已依富弼起请施行。其余三事：一乞选捕盗官，二乞定赏罚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贪赃之官，此三事至今未闻拟议。臣伏见去年朝廷于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乡兵、弓手，当时搔扰次第不小，本要为州县御贼之备。及一旦王伦、张海等相继而起，京东、淮南、江南、陕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军，数千里内杀人放火，肆意横行，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则去年所置宣毅兵、乡兵、弓手等，尽皆何在？无一处州县得力者，盖由官吏不得其人，赏罚无法，而所置宣毅、乡兵、弓手皆不堪使用，所以张皇搔扰，空有为备之名，而无为备之用。今朝廷虽依富弼起请，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择官吏，严立法令，则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终不济事。故臣谓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则须采臣所陈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

其州县官吏误事，臣请试言京西一两处，则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昌运老病，腰脚行动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内，州政大坏。临替，得一比部员外郎刘依交代。其刘依亦是七十余岁，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为通判，三四度来看臣，每度问臣云：“中书有一个王参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试思如此等人，能为国家置兵



御贼乎？今汝州知州鲍亚之，是三司以不才乘退者，邓州知州朱文郁，是转运使中不材选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为国家置兵御贼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盗贼便敢如此者，盖为处处官吏非人。故臣前后累言乞按察冗滥之官者，盖为恐有此事也。两府之议，不肯于无事之时先为御备，直待打破一州，方议换知州，打破一县，方议换县令。其余未经打破州县，一任老病贪缪之官坏之，臣谓是大臣不肯以身当怨之过也。今天下生民获安乐，则皆须上感陛下圣德。若其父子杀戮，离散不安，则亦必归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盖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宁使百万苍生涂炭而怨国家。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伏望圣明特出睿断，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则先须慎择官吏，免致虚为搔扰，反更害民。臣前后三次乞按官吏，况国家自来每有灾伤路分，累曾遣使安抚，岂于今日视民如此涂炭，顿以遣使为难？愿陛下力主而行之，则天下幸甚。取进止。

论盗贼事宜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累有论奏。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指陈后汉、隋、唐亡国之鉴，皆因兵革先兴而盗贼继起，不能扑灭，遂至横流。又见国家纲纪隳颓，法令宽弛，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勢危，可忧可惧。欲乞朝廷讲求御盗之术，峻行责下之法。兼闻缙绅之内忧国者多，日有封章，皆论贼事。臣但谓朝廷见已形之患，闻众多之言，必动于心，略知恐惧。及闻枢密院戒励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方认两府厌苦献言之人。又见自和州奏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



御贼之策，又认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今建昌军一火四百人，桂阳监一火七十人，草贼一火百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其敢如此者，盖为朝廷无赏罚，都不足畏；盗贼有生杀，时下须从。臣恐上下因循，日过一日，国家政令转弱，盗贼威势转强，使畏贼者多，向国者少，天下之势，从兹去矣。臣窃闻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及巡检、县尉不肯用心，曾有论奏，其言甚切。臣旧识师锡，其人恬静长者，迟缓优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则臣谓天下无贤愚皆为国家忧之，独不忧者，朝廷尔。

嗟夫！古之智士，能虑未形之机。今之谋臣，不识已形之祸，以患为乐，以危为安。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遂生玩寇之意；见言事者众而听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对便殿，伏蒙陛下语及贼事，忧形于色。及退见宰辅，闲暇从容。天下之事，深可忧矣！今建昌、桂阳贼数不少，想其为害，忧甚王伦，在于远处，更合留意。今自京发兵，则道远不及；外处就拨，则处处无兵。欲乞严敕大臣，鉴此已成难救之患，速讲定御盗之法，颁行天下，使四方渐为备御，及早擘画，剪扑诸处见在贼数。自有贼以来，群臣上言者，皆为自来宽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贼，皆乞峻行法令。近见池州官吏各只罚铜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听纳。臣谓大臣为国计者，宁厌忠言之多，不厌盗贼之多，乃如此行事尔！臣前后上言贼事文字不少，仍乞类聚，择其长者，计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国法以绳官吏，盖由陛下不以威刑责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系，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进止。



论学士不可令中书差除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见翰林学士苏绅、叶清臣等相继解职。风闻侍从之臣内有奸险小人，颇急经营，争先进用，至有喧忿之语传闻中外者，既亏廉让之风，又损朝廷之体。臣伏思翰林之职，重于唐世，乃是天子亲信，朝夕谋议内助之臣，当时号为内相。故其进用，尤极精选，只用材识，不限资品，往往自州县官而拜者。国朝近岁于此一职，颇非其人，既见其材识愚下，不足以备访问，人主因之薄其待遇，迹渐疏外，同于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滥进。臣思其弊，盖由不合令中书依资差除。且学士之职，本要内助天子，讲论外朝阙失。今若却令中书除人致于内，则是恩出中书之人，虽在天子左右，与无同也。伏乞自今后翰林学士不必足员，用人不限资品，但择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擢用，以杜小人争进之端，而天子左右更无奸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进止。

论吕夷简札子

庆历三年

臣昨日伏睹外廷宣制，吕夷简守太尉致仕。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撻。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又见陛下自夷简去后，进用贤才，忧勤庶政，圣明之德日新



又新，故识者皆谓但得大奸已废，不害陛下圣政，则更不复言。所以使夷简平生罪恶，偶不发扬，上赖陛下始终保全，未污斧钺。是陛下不负夷简，夷简上负朝廷。今虽陛下推广仁恩，厚其礼数，然臣料夷简必不敢当，理须陈让。臣乞因其来让，便与寝罢，别检自来宰相致仕祖宗旧例，与一合受官名。然臣犹恐夷简不识廉耻，便受国家过分之恩，仍虑更乞子弟恩泽。缘夷简子弟，因父侥幸，恩典已极。今边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尝非次转官，岂可使奸邪巨蠹之家，贪赃愚呆子弟，不住加恩？窃恐朝廷贻滥赏之讥，未弭物论。其子弟，伏乞更不议恩典。取进止。

论吕夷简仆人受官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国家每出诏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坏法，朝廷不能自信，则谁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侥幸而不加抑绝，所与之恩虽少，所损之体则多。臣闻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后大臣厮仆不得奏荐班行。敕旨颁下才三四月，已却用吕夷简仆人袁宗等二人为奉职。夷简身为大臣，坏乱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于其私，虽败天下事尚无所顾，况肯为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才出，而为大臣先坏之，则其次臣寮仆人岂可不与？不与，则是行法有二；与之，则近降敕旨，今后又废。有司为陛下守法者，不思国体，但徇人情。或云二仆得旨与官，在降敕前。奈何授官在降敕后？凡出命令，本为厘革前弊，法家以后敕冲前敕。今袁宗等虽曾得旨，而未受命之间，已该新制，自合厘革。夷简不能止绝而恣其侥幸，朝廷又不举行近敕而自隳典法，今后诏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



奉职之命，别与一军将之类闲慢名目，足示优恩，不可为无功之臣私宠仆奴而乱国法。取进止。



卷一〇一 奏议卷五

谏院进札状十首

论止绝吕夷简暗入文字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吕夷简近日频有密奏，仍闻自乞于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实有此事否？但外人相传，上下疑惧。臣谓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平四夷，内安百姓，致得二虏交构，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赏罚不中，凡百纲纪，几至大坏。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缪，况已罢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图事？据夷简当此病废，即合杜门自守，不交人事。纵有未忘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见当国政之臣，共议可否。岂可暗入文书，眩惑天听？况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举动，凡有奏闻，必难自写。其子弟辈又不少，须防作伪，或恐漏泄，于体尤为不便。虽陛下至圣至明，于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但外人见夷简密入文书，恐非公论，



若误国计，为患不轻。夷简所入文字，伏乞明赐止绝。臣闻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见今中外群臣各有职事，苟有阙失，自可任责，不可更令无功已退之臣，转相惑乱。取进止。

荐姚光弼状

庆历三年

右臣等伏睹庆历元年南郊赦书节文：“委史院检阅国朝将帅有威名勋业者，寻访子孙录用。”风闻史院已具检勘姓名闻奏，至今未见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国家大信。度必难行之事，则不当轻言；若已布告天下，则不可失信。况此一节，自是当今合行之事，必虑将家子孙例多不肖，则宜于寻访之时，便责州郡察其行止，无大过恶者乃得以闻。今旧将名在史官能应赦书所求者有几？若更去其不肖者不用，则推恩所及，不过一二十人耳，不至滥行恩赏。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国家大信。臣等伏见故庆州刺史姚内斌有孙光弼，好学有行止，能记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载名将用兵取胜之术，比于累年所试方略滥进之人，不可同类，若蒙擢用，必有所为。伏乞举行赦书，特赐召试，仍下所居州县邻里考其行实，参验而行。其余将家，亦乞遍行寻访。臣等职在谏诤，当补阙遗。见国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弃而未用者，皆当论列。臣等又睹赦书节文云：“本房子孙，与班行安排。如实有胆勇谋略者，仍与边上任使。”详此，虽无材艺者，亦预推恩也。今光弼据其学识，况有可采，臣等所陈，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与一试，上以全国家大信，下可收遗逸之人。伏望圣慈，特赐施行。取进止。



论李淑奸邪札子

庆历三年

臣昨日因奏事于延和殿，已曾面论李淑向在开封府，犹为疏外，今拜学士，是禁中亲近之职。窃缘此人不宜在侍从之列，其奸邪阴险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边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盖其秽恶，丑不可当。据外人如此恶之，岂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来朋附夷简，在三尸五鬼之数，盖夷简要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词业，则臣谓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饰耳。况今文章之士为学士者，得一两人足矣。假如全无文士，朝廷诏敕之词直书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自古有文无行之人，多为明主所弃。只如徐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于天下，二人皆以过恶废弃，终身不齿，当时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开封，过失极多，然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为，少肆其志，则害及忠良，沮坏政治，是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虽陛下主张正人，不信谗巧，然淑之为恶出于天性，恐不能悛改，窃虑依旧谮毁好人。伏望圣慈一切不纳，早与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无谗毁之避。取进止。

再论李淑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日窃闻李淑已有圣旨令与寿州，却知中书不肯便行，须得淑自上章求出，方敢差除。臣谓李淑奸邪之迹，陛



下既已尽知，若得断自宸衷，则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聪明神圣，辨别忠邪，黜去小人，自出圣断。如此，则今后奸邪险恶之人可使知惧，而不敢为害。今若如中书之意，须待其自求退，则是赏罚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谋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则今后小人皆知虽为奸邪险恶，天子欲力去，而中书必未肯行，若不自退，则无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转为得计，不肯悛心。进贤退不肖者，宰相之职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为陛下除去奸邪，赖陛下圣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圣旨，直与差除，更须曲收入情，优假群小。三四日来，外边闻陛下欲除李淑寿州，人人鼓舞，皆贺圣德。盖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险倾邪，害人不少，一旦见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忭。却闻中书如此迂回，自相顾避，可惜圣明之断不尽施行。臣欲望更不须候其请郡，因两府奏事之时，特出圣旨处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奸邪秽恶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圣明之德。取进止。

论慎出诏令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以朝廷每出诏令，必须合于物议，下悦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谏官，诏书内条列六事，首言“诏令不便者，许谏官论列”，盖朝廷慎于出令之意也。近见诏书褒美陕西转运使卞咸。风闻咸在陕西，为买百姓青苗及转般大麦，此两事大与西人为患，逃移却人户极多，至今西人怨谤不已。赖吴遵路减得转般一事，人获稍宁。今所降诏书，两人一时褒美，善恶不分，无所激劝。使陕西人见者，必谓朝廷咫尺，绝不恤念西人，不知西事，误下诏书，美此与民为害之人，必转生怨谤。臣窃料朝廷必因边臣奏举咸等能积粮储，故赐



奖谕。盖失于采访，不知咸处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谤之因。欲乞今后戒此失误，慎出诏令，及戒励群臣，今后荐举人不得妄有称美。其已出之诏，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卞咸为材吏，别有任用，却致败事。臣职在谏诤，不可不言。

论李昭亮不可将兵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朝廷近自河东移李昭亮为镇、定、高阳三路都部署。窃以北戎险诈，必与国家为患，北面之事，常须有备。此一事，陛下圣心久自忧之，执政大臣非不知而忧之，天下之人共为朝廷忧之。李昭亮不才，不堪为将帅，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圣心久自知之，执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审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当者，或为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误施行而至乖错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忧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缪，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两府之议，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阙都部署，而目下无人，以昭亮塞请，而欲徐别选择，不过如此而已。然臣窃见朝廷作事常患因循，应急则草草且行，才过便不复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于镇、定，寻以非才罢之，当时应急，且以〔康〕（常）德舆为钤辖，阙却部署一职，本待徐择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于选任，经今数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来，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时无事之际，尚如此不能选人任用，若一旦仓皇事动，更于何处求人？故臣谓朝议欲徐择人而代昭亮者，乃虚语尔。

方今天下至广，不可谓之无人，但朝廷无术以得之耳。宁用不材以败事，不肯劳心而择材，事至忧危，可为恸哭。



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盖为依常守例，须用依资历级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无人可用。古人谓劳于择贤而逸于任使，今人既难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来，何复可得？臣累曾上言练兵选将之法，未赐施行，又曾言乞于沿边十数州且选州将，亦不蒙听纳。宁可公选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误事，悔何及之！伏望圣慈出于睿断，其李昭亮，早令两府择人替换，仍早讲求选将之法。若大将难卒然而得，即乞于沿边州军选择州将近下资浅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迟数日，中外之士已共忧疑。幸其未动之间，宜作先时之备。兵法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为社稷之计，深思而行之，则天下幸甚。取进止。

论御贼四事札子

庆历三年

臣昨自军贼王伦败后，寻曾极言论列，恐相次盗贼渐多，乞朝廷早为御备。凡为国家忧盗贼者，非独臣一人，前后献言者甚众，皆为大臣忽弃，都不施行。而为大臣者又无擘画，果致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自淮海已南新遭王伦之后，今自京以西州县又遭张海、郭貌山等劫掠焚烧，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余火，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却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却榷涧镇，此臣所闻目下盗起之处如此纵横也。此外，京东今岁自秋不雨，至今麦种未得。江淮伦贼之后，继以饥蝗。陕西灾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绝。似此等处，将来盗贼必起，是见在者未灭，续来者愈多。而乾象变差，谴告不一，于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并〕（尽）起。今兵端已动于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缓，无异常



时，此臣前状所谓古之智者能虑未形之机，今之谋臣不识已形之祸者也。臣闻两汉之法，凡盗贼并起、人民流亡、天文灾异如此等事，皆责三公，或被诛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圣宽慈，大臣偶免重责，而犹忘忽祸患，偷习因循，此臣所谓大臣不肯峻国法以绳官吏，盖由陛下不以威刑责大臣者也。

今见在贼已如此，后来贼必更多，若不早图，恐难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此四者，大臣所忽，以为常谈者也。然臣视今朝廷于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圣慈严敕两府大臣，问其舍此四事，别有何术可为？苟无他术，则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窃闻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条奏。其余三事，前后言事者议论甚多。伏乞合聚群议，择其善者而行。其御盗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极多，容臣续具一二条奏。取进止。

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而君臣相得，谓之千载一遇之难。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事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伏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已皆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寧，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



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此二人所报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下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忧国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难。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数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协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圣慈留意，〔终始〕（始终）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进止。

论台官不当限资考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御史台阙官，近制令两制并中丞轮次举人，遂致所举多非其才，罕能称职。如昨来苏绅举马端，却烦朝廷别行行遣。臣谓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若不更近制，则轮次所及，须令举人。近闻梁适举王砺、燕度充台官，其人以适在奸邪之目，各怀愧丑，惧其污染，风闻皆欲不就。以此言之，举官当先择举主。臣欲乞今后只令中丞举人，或特选举主。仍乞官班中，虽有好人，多以资考未及，遂至所举非人者，皆为且就资例可入。仍乞不限资考，惟择才堪者为之。况台中自有里行之职，以待资浅之人。仍乞重定举官之法，有不称职者，连坐举主，重为约束，以防伪滥，庶几称职，可振纲纪。取进止。



再论台官不可限资考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曾上言，为台官阙人，乞不依资限选举。仍乞添置里行，所贵得材，可以称职。窃闻近诏宋祁举人，依前只用资例，又未见议复里行。臣窃叹方今事无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台官举人，须得三丞已上，成资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近日台官至有弹教坊倭子郑州来者，朝中传以为笑。其台宪非才，近岁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宁用不材以旷职，不肯变例以求人。今限以资例，则取人之路狭，不限资例，则取人之路广。广之犹恐无人，何况专守其狭？若使资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为里行，又于差除，都不妨碍。况今四方多事之际，扬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挥，令举官自京官以上不问差遣次第，惟材是举，使资浅者为里行，资深者入三院。臣见前后举台官者，多徇亲戚，举既非材，人或问之，则曰：“朝廷用资限，致别无人可举。”今若革此缪例，责其惟材是举，则不敢不举好人。所冀渐振台纲，免取非笑。取进止。



卷一〇二 奏议卷六

谏院进札状九首

论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陈洎等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见去年五月诏敕节文：“诸路转运并兼按察使，或贪残老昧、委是不治者，逐处具状闻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贪残，刑狱枉滥，民庶无告，朝廷察访得知，并当勘罪，重行黜降。”窃见近日贼人张海等入金州，劫却军资甲仗库，盖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贼入城。及张海等到邓州，顺阳县令李正己用鼓乐迎贼入县饮宴，留贼宿于县厅，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陈洎、张璠，自五月受却朝廷诏书后，半年内并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并显然容庇，不早移换，致使一旦贼至，不能捍御。及光化军韩纲在任残酷，致兵士作乱，亦不能早行觉察。其陈洎等故违诏书，致兴盗贼，并合依元降诏敕，重行黜降。中书又不举行，使国家号令弃作空文，天下



祸乱贻忧君父，盖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陈洎、张璠，伏乞依诏敕施行，重与黜降。若明降诏敕，显有违者并不举行，则今后朝廷号令，徒烦虚出。伏望出于圣断，以警后来。取进止。

再论陈洎等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曾上言，为京西转运使陈洎、张璠违废诏书，并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盗贼纵横，贻忧君父。其陈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见，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诏书内指挥，自合行遣。今诸路转运使不按察官吏者甚众，然别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内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优容。如陈洎等部内，显然官吏昏老贪残，并不举劾，致得盗贼并起，事势可忧。此若不行，则国家诏敕，乃是空文，今后号令，有谁肯听？臣伏见近日顿易诸路转运，方思改作，欲除旧弊，朝廷此后政令，须要必行。今若自废诏书，示人无信，则新转运见朝廷先自弛废，言不足听，则更无凜畏，必效因循，虚烦更张，必不济事。古人于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况洎等首自违犯，理合举行。宜于革弊之初，先行励众之事。或谓洎等于少人之际，且要任使。即乞各与降官，依旧差遣，以责后效，徐议复资，亦使过之术也。尚虑议者谓淮南王伦贼后，不曾行遣转运。盖淮南新授诏书，未及按察，而贼已卒至。又部内官吏如晁仲约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贼经年，不能剪灭，直至养成凶势。又其部内官吏，显是昏老误事之人，授诏半年，故违不举，较其事体与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舍洎等不问，则今后犯者又指洎等以为例，是则朝廷命令，永废不行。伏惟



陛下聪明睿断，惟是则从，尚恐大臣务收私恩，不顾国体。若能不惜暂降泊等一两资官，存取朝廷纲纪，以励中外，则庶几国威复振，患难可平。取进止。

论举馆阁之职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国家近降诏书，条制馆阁职事。有以见陛下慎于名器，渐振纪纲。然而积弊之源，其来已久，侥幸之路，非止一端，今于澄革之初，尚有未尽其甚者。臣窃见近年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馆职授之，不择人材，不由文学，但依例以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当要剧之任，欲假此清职以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滥，本欲取重，人反轻之。加又比来馆阁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干吏羞与比肩，亦有得之以为耻者。假之既不足为重，得者又不足为荣，授受之间，徒成两失。臣欲乞今后任发运、转运、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职。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职任，则当升拜美官，优其秩禄。况设官之法，本贵量材，随其器能，自可升擢，岂必尽由儒馆，方以为荣？

一、臣窃见近年风俗浇薄，士子奔竞者多，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丘良孙者。又有广费资财，多写文册，所业又非绝出，而惟务干求势门，日夜奔驰，无一处不到，如林概者。此二人并是两制臣寮奏乞召试，内邱良孙近虽押出，而林概已有召试指挥。旧来本无两省以上举馆职明文，尚犹如此奔竞，今若明许荐人，则今后荐者无数矣。臣欲于近降诏书内两省举馆职一节，添入“遇馆阁阙人，即朝廷先择举主，方得荐人”。仍乞别定馆阁合存员数，以革冗滥。



一、臣窃见近降诏书，不许权贵奏荫子弟入馆阁。此盖朝廷为见近年贵家子弟滥在馆阁者多，如吕公绰、钱延年之类尤为荒滥，所以立此新规，革其甚弊。臣谓今后膏粱子弟既不滥居清职，则前已在馆阁者，虽未能沙汰，尚须裁损。欲乞应贵家子弟入馆阁，见在人中，若无行业文词为众所知，则不得以年深迁补龙图、昭文馆并待制、修撰之类，所贵侍从清班，不至冗滥。

论西贼议和请以五问诘大臣状

庆历三年

右臣伏见张子奭奉使贼中，近已到阙。风闻贼意虽肯称臣，而尚有数事邀求，未审朝廷如何处置。臣闻善料敌者，必揣其情伪之实；能知彼者，乃可制胜负之谋。今贼非难料难知，但患为国计者昧于远见，落彼奸谋，苟一时之暂安，召无涯之后患，自为削弱，助贼奸谋。此《左传》所谓疾首痛心，贾谊所以太息恸哭者也。今议贼肯和之意，不过两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贼困窘而求和；稍能晓事者，皆知贼权诈而可惧。若贼实困窘，则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诈谋，则岂可厚以金缯，助成奸计？昨如定等回，但闻许与之数不过十万。今子奭所许乃二十万，仍闻贼意未已，更有过求。先朝与契丹通和，只用三十万。一旦刘六符辈来，又添二十万。今昊贼一口许二十万，到他日更来，又须一二十万使四夷窥见中国庙谋胜算，惟以金帛告人，则邈川首领岂不动心？一旦兴兵，又须三二十万。生民膏血有尽，四夷禽兽无厌，引之转来，何有限极？今已许之失，既不可追，分外过求，尚可抑绝。见今北虏往来，尚在沿边市易，岂可西蕃绝远，须要直至京师？只用此词，自可拒止。至如青盐弛



禁，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况盐者民间急用，既开其禁，则公私往来，奸细不分。若使贼捐百万之盐以啖边民，则数年之后，皆为盗用矣。凡此三事，皆难允许。今若只为目下苟安之计，则何必爱惜，尽可曲从；若为社稷久远之谋，则不止目前，须思后患。

臣愿陛下试发五问，询于议事之臣。一问西贼不因败衄，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计困之使就和乎，或其与北虏连谋而伪和乎？二问既和之后，边备果可彻而宽国用乎？三问北使一来与二十万，西人一去又二十万，从今更索，又更与之，凡庙谋为国计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问既和之后，能使北虏不邀功责报乎？虏或一动，能使天下无事乎？五问元昊一议许二十万，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问之，万一能有说焉，非臣所及；若其无说，则天下之忧从此始矣。方今急和谬议既不可追，许物已多，必不能减。然臣窃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须更别猖獗以邀增添，而将相大臣只如今日之谋，定须更与添物。若今日一顿尽与，则他时何以添之？故臣愿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贼虽和，所利极鲜，若和而复动，其患无涯。此臣前后非不切言，今无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与。彼若实欲就和，虽不许此亦可；若实无和意，与之适有后虞。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论捕贼赏罚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方今天下盗贼纵横，王伦、张海等所过州县，县尉、巡检有迎贼饮宴者，有献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驱役者。朝廷于此忧贼之时，正患乏人之际，或于巡



检、县尉之内得一捕贼可使之入，则必须特示旌酬，以行激励。苟或未能者，犹须悬赏以待之，何况有而失赏？伏见吏部选人区法，自出身以来，两任县尉。初任临江军新淦县，三年之内，大小贼盗获四十余火，内虽小盗数多，其如强劫群贼亦不为少，据于赏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纤细之文，执寻常之例，谓其所获虽为全火而不同时，因不与理为劳绩。臣料天下州县盗贼之多，无如新淦，天下县尉能捉贼之多，亦无如区法。又闻法次任吉水县尉，使其县民结为伍保，至今吉水一县全无盗贼，民甚便之。法为县尉，官至卑贱，所至之处，皆有可称。臣思朝廷非不欲赏善罚恶，以行劝戒，而患于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于旌赏。其区法偶与臣相识，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胜数？窃以盗贼是方今急患，县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辄有起请事件，具画一如后：

一、选人区法捕贼之效甚多，但为有司拘守细碎之文，不理劳绩。其人已升得职官，伏乞追取本人历子，别加考验。如实有劳能，即乞不拘常格，特与酬奖，以劝后来。

一、臣谓天下群盗纵横，皆由小盗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盗，先从其小。能绝小盗者，巡检、县尉也。然而赏罚之法，其弊极多。只如捕盗，去恶但要净尽，岂必须是一日之内同时捕获？假如有全火强盗，且尉、巡检以死命斗敌，若于两日内捉尽，已不理为劳绩。其守文之弊，如此极多。欲乞下铨司，重定捕贼赏格施行。

一、臣伏见自天下有盗贼以来，议者多陈御盗之策，皆欲使民结为伍保，则奸恶不容。今区法于吉水县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内，劫贼不敢入其县界。臣欲乞特降指挥下江南西路，体量吉水县自区法创立伍保之法以来，如实全无劫贼，又民间以为便利，即乞颁行伍保之法于天下。



右谨具如前，取进止。

论光化军叛兵家口不可赦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见近日盗贼纵横，张海等二三百人未能败灭，光化军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乱。臣谓朝廷致得盗贼如是者，不惟中外无备，盖由威令不行。昨王伦贼杀主将，自置官称，着黄衣，改年号。事状如此，乃是反贼，使其不败，为患如何？既败之后，不诛家族。况小人作事，亦须先计成败，今使其事成则获大利，不成则无大祸，有利无害，谁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带官吏，与王伦饮宴，率民金帛献送，开门纳贼，道左参迎。苟有国法，岂敢如此！而往来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断遣。古者称罚不逾时，所以威激士众，今迟缓如此，谁有惧心？遂至张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顺阳县令李正己延贼饮宴，宿于县厅，恣其劫掠，鼓乐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盖为不奉贼则死，不奉朝廷则不死，所以畏贼过于畏国法。臣恐朝廷威令，从此遂弱；盗贼凶势，从此转强。臣闻刑期无刑，杀以止杀，宽猛相济，用各有时。伏望陛下勿采迂儒所说、妇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误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尽戮于光化市中，使远近闻之悚畏，以止续起之贼。其李正己，仍闻已有台宪上言，亦乞斩于邓州，使京西一路官吏闻之畏恐，知国法尚存，不敢奉贼。从来只被迂儒之人因循不断，误陛下事，坏得天下事，势已如此，不可更循旧弊，有失威断，惟陛下力行之。取进止。



荐李允知光化军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为光化军遭韩纲酷虐，致得兵士作乱，曾荐国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军日，军民爱畏，乞却令依旧知军，不蒙朝廷施行。近闻光化军兵民官吏列状，奏乞李允知军，正与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职在谏诤，事无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协物议。今来所荐李允，臣等皆不识其面，但采访得此人实有更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当此军城烧劫之后，此人必可抚绥。今朝廷只见臣等荐论，未赐深信；既是本军陈乞，可以不疑。朝廷前来失选良吏，致因韩纲屠虐军城。今又不能别选良吏，抚绥残破，致使军民自乞一旧知军。若又不与，则臣恐军民怨怒，变乱复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军民所请，却令知军。取进止。

论韩纲弃城乞依法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前知光化军韩纲，近为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乱，攻劫州县，惊动朝廷，上贻君父之忧，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弃城遁走。其罪状显著，便合诛夷。朝廷慎于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见施行。窃以断狱之议，不过两端而已，有正法则依法，无正法则原情。今韩纲所犯，法有明文，情无可恕。谨按律文：“主将守城，为贼所攻，不固守而弃者斩。”此韩纲于法当斩，有明文也。纲不能抚绥士卒，致其叛乱，但其弃城而走，情最难容。当初乱兵未有器械，韩纲手下自有六十余人不乱兵士，又有官库器甲，



既不能尽力御捍，又不能闭城坚守，公然将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弃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乱起自纲身，临难逃身而不死国。方今盗贼可忧之际，若使天下州县皆效韩纲，见贼便走，则在处城池皆为贼有，陛下州县谁肯守之？此韩纲之情，又无可恕也。纲之一死，理在不疑。外人但见拖延多日，未行断决，皆谓朝廷好行姑息，渐有恩贷之意。又缘纲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过，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韩纲，伏望圣慈出于睿断，早赐依法施行。取进止。

论乞赈救饥民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近降大雪，虽是将来丰熟之兆，然即日陕西饥民流亡者众，同、华、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遗弃小儿不少。只闻朝旨令那移近边兵马及于有官米处出糶，此外未闻别行赈救。此急在旦夕，不可迟回。其遗弃小儿，亦乞早降指挥，令长吏收恤。仍闻京西、东大雪不止，毁折桑柘不少。窃虑向去丝蚕税赋无所出，致贫民起为盗贼，亦乞特降指挥体量。臣窃见国史书祖宗朝，每奏一两州军小有灾伤，亦有多少赈恤，或蠲免税租。盖以所放者少，不损国用，又察民疾苦，微细不遗，所以国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须待灾伤广阔，方行赈救也。方今人贫下怨之际，不厌频推恩惠，伏望圣慈，特赐矜悯。取进止。



卷一〇三 奏议卷七

谏院进札状十二首

论救赈雪后饥民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京城大雪之后，民间饥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数口一时冻死者，虽豪贵之家往往亦无薪炭，则贫弱之民可知矣。盖京师小民例无蓄积，只是朝夕旋营口食，一日不营求，则顿至乏绝。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营求，虽中人亦乏绝矣，况小民哉！雪于农民虽为利泽，然农田之利远及春夏，细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以来，民之冻死者渐多，未闻官司有所赈救。欲乞特降圣旨下开封府，或分遣使臣，遍录民间贫冻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于有官场柴炭草处就近支散，救其将死之命。至于诸营出军家口，亦宜量加存恤，以示圣恩。所散不多，所利者众。仍令两府条件应有军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税赋残零、输送艰辛等处，并与擘画，早加存恤。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饥冻



之尸列于京邑，则大雪之泽，其利未见，而数事之失，所损已多。伏望圣慈，特赐留意。取进止。

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闻澧州进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冯载，本是武人，不识事体，便为祥瑞，以媚朝廷。臣谓前世号称太平者，须是四海晏然，万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虏骄悖，藏伏之祸在后。一患未灭，一患已萌。加以西则泸戎，南则湖岭，凡与四夷连接，无一处无事。而又内则百姓困弊，盗贼纵横。昨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数百之盗，不能一时剪灭，只是仅能溃散，然却于别处结集。今张海虽死，而达州军贼已近百人，又杀使臣，其势不小。兴州又奏八九十人。州县皇皇，何以存济？以臣视之，乃是四海骚然，万物失所，实未见太平之象。臣闻天道贵信，示人不欺。臣不敢远引他事，只以今年内事验之，昨夏秋之间，太白经天，累月不灭，金木相掩，近在端门，考于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将起之象。岂有才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字，一岁之内，前后顿殊？岂非星象丽天，异不虚出？凡于戒惧，常合修省。而草木万类，变化无常，不可信凭，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伪，实是天生，则亦有深意。盖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则太平，失其道则危乱。臣视方今，但见其失，未见其得也。愿陛下忧勤万务，举贤纳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则二三岁间，渐期修理。若以前贼张海等稍衰，便谓后贼不足忧；以近京得雪，便谓天下大丰熟；见北虏未来，便谓必无事；见西贼通使，便谓可罢



兵，指望太平，渐生安逸，则此瑞木乃误事之妖木耳。臣见今年曾进芝草者，今又进瑞木，窃虑四方相效，争造妖妄。其所进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诏天下州军，告以兴兵累年，四海困弊，方当责己忧劳之际，凡有奇禽异兽草木之类，并不得进献。所以彰示圣德，感励臣民。取进止。

论美人张氏恩宠宜加裁损札子

庆历三年

臣近风闻禁中因皇女降生，于左藏库取绫罗八千匹。染院工匠当此大雪苦寒之际，敲冰取水，染练供应，颇甚艰辛。臣伏思陛下恭俭勤劳，爱民忧国，以此劳人枉费之事，必不肯为。然外议相传，皆云见今染练未绝。臣又见近日内降美人张氏亲戚恩泽太频。臣忝为谏官，每闻小有亏损圣德之事，须合力言，难避天谴。臣窃见自古帝王所宠嫔御，若能谦俭柔善，不求恩泽，则可长保君恩；或恣意骄奢，多求恩泽，则皆速致祸败。臣不敢远引古事，只以今宫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宠尚氏、杨氏、余氏、苗氏之类，当其被宠之时，骄奢自恣，不早裁损，及至满盈，今皆何在？况闻张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为美人，中外皆闻，以谓与杨、尚等不同，故能保宠最久。今一旦宫中取索顿多，恩泽日广，渐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爱惜保全张氏，或欲纵恣而败之？若欲保全，则须常令谦俭，不至骄盈。臣料八千匹绫罗，岂是张氏一人独用，不过支散与众人而已。乃是枉费财物，尽为众人。至于中外讥议，则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广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县君，至初五月又封郡君，四五日间，两度封拜。又闻别有内降，应是疏远亲戚，尽求恩泽。父母因子而贵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



过。其他疏远，皆可减罢。臣谓张氏未入宫之前，疏远亲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贵，何必广为闲人，自招谤议，以累圣德？若陛下只为张氏计，亦宜如此。况此事不独为张氏，大凡后宫恩泽太多，宫中用度奢侈，皆是亏损圣德之事。系于国体，臣合力言。伏望圣慈防微杜渐，早为裁损。取进止。

论乞止绝河北伐民桑柘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河北、京东诸州军见修防城器具，民间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为无木植送纳，尽伐桑柘纳官。臣谓农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调系国家用度之急，不惟绝其根本，使民无以为生，至于供出赋租，将来何以取足？臣伏思兵兴以来，天下公私匮乏者，殆非夷狄为患，全由官吏坏之。其诛剥疲民，为国敛怨，盖由郡县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后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盖备见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骤罹此苦，岂非长吏非才，处事乖缪所致。兼闻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万株，窃虑他郡尽皆效此，伏乞早赐指挥禁绝。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转运司，令相度渐次那容准备。其澶州人户经伐桑者，乞差官检覆，量多少与权免将来丝绵绸绢之税。窃以军国所须，出自民力，必欲外御契丹之患，常须休养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离叛，则内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圣慈特赐留意。取进止。



论方田均税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见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赋税，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尝闻自前诸处亦曾有均税者，多是不知均定之术，或严行刑法，或引惹词讼，或奸民欺隐，或官吏诛求，税未及均，民已大扰。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书丞孙琳与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洺州肥乡县与郭咨均税，创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并无欺隐，亦不行刑罚，民又绝无词讼。其时均定税后，逃户归业者五百余家，复得税数不少，公私皆利，简当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余条。臣在滑州时，因闻此事，遂略行体问邻近州军，大率税赋失陷一半，方欲陈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来已有臣寮上言均税事，窃虑未得千步方田简当之法。其孙琳见任滑州职官，郭咨为崇仪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处商量。取进止。

论大臣不可亲小事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兵兴累年，天下多故，枢密之职，事任非轻，虽典兵戎，休均宰辅，至于大小机务，其繁文倍于中书。所以国家旧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属僚，事参谋议。祖宗之制，尤慎择材，或取其历职详练者以为副使。自承平以来，纲纪隳废，惟用人吏备员而已。当四方无事之时，两府检例行事，上下尸旷，恬然不怪。自兵戎既动，中外事繁，犹务因循，致多败误。今承旨不亲职事，惟署文书，凡百行遣，皆委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亲临细事，既不得精心



思虑，专意庙谋，至于碎务繁多，又不能躬自检察，遂使边防急奏，多苦滞留，军国密谋，动成漏泄。凡关事体，不便处多，皆由枢臣难自躬亲，而承旨不能举职也。臣今欲乞依祖宗旧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难得其人，即请于文官中精选材能，换与合入官资，责其举职，仍令枢密使、副，条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职责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专意庙谋，属吏分行职事，时参国论，庶有裨补。既复朝廷之旧制，又于事体而合宜。伏望圣慈，特赐裁择。取进止。

论中书增官属主文书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近来朝廷号令，烦数更改，又频降出，四方多不遵禀。而朝廷之臣无专主者，亦不勾校稽违，考责实效。以不锐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虽多而下不畏听。今百职废坏，弊实由斯。臣窃见汉丞相官属甚多，欲乞精选材臣，采汉名号，增置两府官属官一二员，使专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报应，校其稽违，举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为报应，须是施行实迹，具以条闻，旋行勾销，以见能否。臣谓苟设此官，则天下知朝廷有责实之意，今后可使令出必行，官无旷职。如允臣所请，乞下两府重议施行。取进止。

论班行未有举荐之法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朝廷选任百官，文武参用。文官在选者，各以举主迁京朝官，其间虽容时有滥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



往获进。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并无贤愚分别，一例以年岁递迁。自借职得至供奉官，须是三十余年，使贤愚同滞，而国家缓急，要人使用，无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则临时只看脚色点差，多是不副所选。臣谓班行入仕之人虽多端，然其中亦极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国家举选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将近下班行，比类选人，别立举官之法。凡无人举者，官有所止，更不例迁，有举主者，方与迁转。或且令无举主者，依旧年限迁转，将有举主者，别作任使。仍乞严为约束，重其连坐之法，使举者不容冒滥。则才与不才，渐可分别，而用人不滥。况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监、巡检、监当之类，尽要得人，方能集事，不必边任并阁职方用举荐，其他要切使唤处多。如允臣所请，乞付枢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颁行。取进止。

论乞放还蕃官胡继谔札子

庆历三年

臣窃见朝廷前岁以延州蕃官胡继谔因为边臣所疑，移入内地，见任亳州都监，以子守清悉领父之诸部。风闻近为不服亳州水土，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陈，乞移一京西地凉之处。臣谓方今西鄙用兵之际，朝廷宜广推恩信，抚御蕃夷。既欲守清尽死于边疆，当厚遇继谔，保全其家族，岂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继谔〔来〕（求）迁内地，其实异乡，虽曰居官，乃是囚系，致其失所，身病家亡。况彼初心，又无显过。在继谔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叹；于守清之分，又失驾馭豪杰之方。万一继谔疾病，死而不归，守清父子之心，岂得无恨？反视中国，乃为世仇，必与边陲，别生患害。其余部族，亦必离心。国家自用兵以来，凡有计谋，



未闻胜算，尤于招抚蕃夷之术，常失恩威，致使离叛者多，皆愿附贼。在于继谔，处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请，召至京师，与雪前疑，厚加礼遇，放还本族，示以推诚。守清得父子复完，必思尽节；继谔感国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犹以为疑，即乞先以此意诏问守清，计其必无弃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归，则他日可无后患。取进止。

缴进王伯起上书状

庆历三年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归家，有相州进士王伯起看臣不见，后留下长书一封。中言为检匣抑塞言事者，责臣不能规谏人主，开益聪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虏，使十年不为害。又言有上皇帝书，为有司所抑，不得上达。仍于长书后，卷却奏状一封，意欲令臣缴奏。臣窃详王伯起所与臣书，词理极有可采，但未知奏状内所言何事。缘臣本不识其人，又无处寻访，只据所与臣书，内言有策可使北虏十年不为害，此一事是朝廷当今急务。其奏状，臣不敢滞留，谨并元与臣书缴连上进。伏望圣慈特赐省览，或有可采，乞下开封府寻访本人，更加询问。谨具状奏闻。

论大理寺断冤狱不当札子

庆历三年

臣风闻大理寺近奏断德州公案一道，为一班行王守度谋杀妻事，止断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极恶。本因逾滥，欲诱一求食妇人为妻，自持刀杖恐逼正妻阿马，令其诬以奸事，髡截头发。又自以绳索付与阿马，守度持刀在旁逼



令自缢，其命垂尽，只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后又与绳索令自缢，阿马偶得生逃。臣略闻此大概，其他守度凶恶之状，备于案牘，人不忍闻。阿马幽苦冤枉如此，而法吏止断诬奸，降以杖罪。窃以刑在禁恶，法本原情。今阿马之冤，于情可悯；守度所犯，其恶难容。若以法家断罪举重而论，则守度诬奸不实之罪轻，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从谋杀。凡谋杀之罪，其类甚多，或有两相争恨，理直之人因发忿心，杀害理曲之人者，死与未死，须被谋杀之刑。岂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马本无所争，备极陵辱，迫以自裁，虐害之情深于谋杀远矣。臣尝伏读真宗皇帝赐谏臣之诏曰：“冤枉未申，赏刑逾度者，皆许论列。”今之冤妇，臣职当言者也。岂有圣主在上，国法方行，而令强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诛，则自今强者陵弱，疏者害亲，国法遂隳，人伦败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圣慈特令中书细详情理，果如臣之所闻，即乞行刑法，以止奸凶。取进止。

论内臣冯承用与外任事札子

庆历三年

臣伏见内官冯承用近因过失，为臣寮论奏，陛下亲发睿断，不私小人，听纳群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庆。然初闻朝议将与外任，至今多日，未见指挥。近日外面虚传，云却得教坊勾当，留在京师。窃以方今内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须勘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过，超转官资，只与外任，尚为优幸。若更迟留不遣，则使今后伏事陛下左右者，恣为过恶，无以戒劝。承用从来过犯甚众，人皆畏惧，不敢明言，自其罢却入内以来，旧迹渐多彰露。内廷之事，臣不细知，外边作过，颇有实状。今若未行远黜，则



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论奏，勾连狱讼，生事转多。其冯承用，伏乞早与一外任闲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励后人，外弭物论。取进止。



卷一〇四 奏议卷八

谏院进札状十一首

论张子奭恩赏太频札子

庆历四年

臣风闻知汝州范祥为相度陕西青白盐，赖差张子奭权知汝州。子奭自选人二年内迁至员外郎，朝廷之意虽曰赏劳，而天下物议皆云侥幸。盖以子奭宣劳绝少，止两次，而迁官、恩赐已数重。自古赏功不过一次，赏之不已，故难弭人言。初自选人改京官，曰赏劳；未及二岁改秘书丞，又曰赏劳；赐以章服，又曰赏劳；秘书丞不久又转官，又曰赏劳；合得太常博士，超迁员外郎，又曰赏劳；后行祠部，为名曹，又曰赏劳；作京官，合作知县而作签判，又曰赏劳；一任未满，合更有一任知县，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赏劳。此所以外人之议不允也。况范祥暂出勾当，只合交割以次官员，或转运司自差人权。今朝廷差人，已是失体，又于子奭，为此侥幸。今朝臣待阙在京者甚众，岂无一人堪权知州者？朝



廷每用一人，必当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则物议沸腾，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维翰为晋相，一夕除节度使十五人为将，而人皆服其精。今中书差一权知州，而不能免人讥议者，盖事无大小，当与不当而已。其张子奭，伏乞追寝权差之命。仍乞今后外处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转运使差官权。至于赏罚之柄，贵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过一刑而止，岂有劳者终身行赏而不已？亦乞今后有劳效之人，量其大小，一赏而止。若其别著能效，则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无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选任，但不涉于侥幸，实有材艺之人，谁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谓无劳，但恩典已优，于赏已足。可惜令天下指为侥幸之人，而掩其前效，况又上亏朝政，不可不思。取进止。

论救赈江淮饥民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见近出内库金帛赐陕西，以救饥民。风闻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瘡死、鸡犬不存之处，九农失业，民庶嗷嗷，然未闻朝廷有所存恤。陛下至仁至圣，忧民爱物之心无所不至，但患远方疾苦，未达天聪。苟有所闻，必须留意，下民疾苦，臣职当言。昨江淮之间，去年王伦蹂践之后，入户不安生业。伦贼才灭，疮痍未复，而继以飞蝗。自秋至春，三时亢旱，今东作已动，而雨泽未沾，此月不雨，则终年无望。加又近年已来，省司屡于南方敛率钱货，而转运使等多方刻剥，以贡羨余。江淮之民，上被天灾，下苦贼盗，内应省司之重敛，外遭运使之诛求，比于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恤，将来继以凶荒，则饥民之与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伦等偶然狂叛之贼也。臣



以为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赐惠，不惟消弭盗贼之患，兼可以悦其疲怨之心。伏望圣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诣江淮名山，祈祷雨泽。仍下转运并州县，各令具逐处亢旱次第奏闻。及一面多方擘画，赈济穷民，无至失时，以生后患。取进止。

论内出手诏六条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闻近出手诏，条六事以赐两府大臣，有以见陛下忧勤责任之意。然而天下纪纲隳坏，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奋然，虽有责成之心，而大臣尚习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圣怀。自去年范仲淹、韩琦等特被选擢，陛下寻开天章阁召见，而大臣递互相推，并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内出手诏，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条数事。至今半年有余，或寝而不行，或行而不尽，或虽行而未有明效。今陛下又以六事责之，臣恐两府大臣，依前无以上副忧勤之意，下救当今之急。臣愿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时，特御便殿，召两府大臣赐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缄默，后以当今大务问之，须令有所陈述。所问之急，不过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御备之术，何者可以易行而速效，二也。百姓困匮，国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济，三也。若两府大臣于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专管，示以责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诏屡出，圣意虽劳，而大臣相推，终未济事。陛下必欲速救时弊，非专任而切责之不可也。取进止。



论葬荆王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睹朝旨，虽差宋祁监护故荆王葬事，然未见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闻以岁月不利，未可葬；或闻有司以财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阴阳拘忌之说，陛下聪明睿圣，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违礼典。但虑议者坚执方今财用不足不可办葬，陛下闻有劳民枉费之说，则不得不虑，因以迟疑。臣谓前后敕葬大臣，浮费枉用之物至多，岂是朝廷本意？皆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缘以为奸尔。今若尽节浮费及绝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广，则将复以何辞而云不葬？臣不知所司曾将一行用度计定大数否？内若干是浮费，若干是实用？若实用之物数犹至多，而力不可办，则缓之可也。若实用之物少，只是旧例浮费多，则可削去浮费而已。今都不计度，而但云无物可葬，则不可也。未见实用之数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须遵礼，而曰必须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见，酌此两端，葬则为便。然须先乞令王尧臣、宋祁等，将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内浮费不急者，一一减去之。若只留实用之物，数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节减，虽至俭薄，理亦无害。如此，则葬得及时，物亦不费。

夫俭葬，古人之美节；侈葬，古人之恶名。今避俭葬，不肯节费，留丧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则非臣所知也。若曰俭葬亦未能办，则乃过言之甚也。然外之舆议，为国家论事体者，皆云葬则为便。今朝廷议者分而为二，顾物力者则不顾典礼、国体，论典礼、国体者则不思财用办否，各执偏见，议久不决，以惑陛下之聪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过费物，然力有可为。不葬之害，所失则



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恶名，一也。信巫卜之说而违典礼，二也。目下减节，力所易为；他时丰足，理或难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间不得安宅，而神灵无归，三也。使四夷闻天子皇叔薨而无钱出葬，遂轻中国而动心，四也。今天下物力虽乏，然凡百用度不能节费处多，独于皇叔之身有所裁损，伤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谓葬则为便者也。荆王于国属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议，无使后时。取进止。

论葬荆王一行事札子

庆历四年

臣风闻已有圣旨，荆王葬事，令三司与太常礼院及监葬官等同议减节浮费，此足见陛下厚于皇叔之恩，念民惜费之意，一举而两得也。然臣每见朝廷作事，欲爱民节用，而常枉费劳人。盖为议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于不精审者有四：民间不料配，一也。州县供应，物有定数，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县官吏不得过外供须以邀名誉，四也。苟绝此四者，则无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张海惊劫之后，不可更有诛求。臣今欲乞指挥三司，应是合要之物并须官给，不得民间科买。仍乞先将一行仪仗人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数，然后札与京西，令依数供顿，则可无广费。自荆王以下诸丧，非至亲者不必令其尽往，仍乞限定人数，及每人将带随行人数亦乞限定。凡皇亲及一行官吏，除宿顿合供饮食外，不得数外呼索。州县官吏，亦不得于官供饮食外，别以诸物献送权要。其受献送并呼索，并以入己赃论。仍乞御史里行一人，随行纠察。其数外带人，及州县随顺呼索献送物等官吏，物出于己，亦从违制。若托以



供应为名，于民间贱买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赃论。如此防御，方可杜绝浮费。以称陛下厚亲节用之心。

论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见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于苫块中便笞书题，仍不称孤子，不落官衔。今闾巷民家，犹能检按书仪，粗知丧礼，而允良为国宗属，全然不晓人事。京师士流间，传说为笑，有玷圣朝。又闻燕王诸子皆失教训，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汤药；才至父死，便乞家财管勾；居丧之礼，亦无哀戚。臣伏见近降诏敕，约束补荫子弟，须是习试经业，盖谓训诱臣寮子弟，欲为臣下立家。至于宗室之亲，号为藩屏，全不训诲，使其不知礼义，不及民间之子，而不孝之声流闻中外。其允良等过失，伏愿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别行责罚，只乞不缘燕王薨谢，别加恩典，且与裁抑，令其知过，俟其向后改悔迁善，方与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谕近贵，其余宗室闻之，各思向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风。取进止。

论乞与元昊约不攻盭厮□札子 庆历四年

臣风闻鱼周询、余靖、孙抃等奉使北虏，皆有事宜，为北虏中诘问元昊通和之意，将来必须因此别与朝廷生患。又闻虏人已欲议移界至，渐示相侵，祸乱之萌，其端可见。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



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昨来许贼之物，数已太多，然尚有禁青盐、还侵地等事，非贼所利。幸其因此自绝，不遣人来，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罢议，不落贼计，则转祸为福，后策可为。若贼志愈骄，贪心未满足，复遣人使，更有须求，则假此为名，亦可拒绝。今通和之事，为中国之患大，为二虜之利深。万一西贼贪深利而不措侵地，更无他求，急来就和，则此时取舍，便系安危。陛下宜诏执议之臣，定果决之计，认贼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谋，尤须多方以事拒绝。

臣计西贼无故而请和者，不止与北虜通谋共困中国，兼欲诈谋款我，并力以吞吮厮犷、摩旃、瞎旃之类诸族，地大力盛，然后东向以攻中国耳。今若未有他计拒其来和，则当赐以诏书，言吮厮犷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为国藩臣，今若讲和，则不得攻此数族。且攻此数族，是贼本心所贪，闻我此言，必难听约，用此为说，亦可解和。臣所以区区惟愿未和者，盖臣愚虑知不和患轻，易为处置，和后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后奏章，论列已备，此乃天下安危大计。圣心日夜所忧。臣为言事之官，见利害甚明，若不极言，罪当诛戮。伏望圣慈，特赐省览。取进止。



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

庆历四年

臣窃闻近有臣寮上言，请改更贡举进士所试诗赋、策论先后，事已下两制详议。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弊，〔理〕当变更。然臣谓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变法之利。今贡举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诗赋而后策论，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者，便可剽盗偶俪，以应试格。而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选。此举子之弊也。今为考官者，非不欲精较能否，务得贤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于缪滥者，患在诗赋、策论通同杂考，人数既众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识劳而愈昏，是非纷而益惑，故于取舍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谓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变法之利。今之可变者，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去留。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选，考者不至疲劳。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试日之先后，则于革弊，未尽其方。凡臣所请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尽其利害，请借二千人作为率，以明变法之便。谨条如左：

凡贡举旧法，若二千人就试，常额不过选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试及取人之数，大约不过此。是于诗赋、策论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选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试之官殆废寝食，疲心竭虑，因劳致昏，故虽有公心而所选多滥。此旧法之弊也。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误引事迹者，亦限件数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于二千人可去五



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则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选者不至太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策论逐场旋考，则卷子不多，考官不致劳昏，去留必不误。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致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足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此臣所谓变法必须随场去留，然后能革旧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当博采，只可尽令试策。要在南省精选。若省榜奏人至精，则殿试易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细加详定，大率当以策论为先。

右臣所陈，伏乞特加详览。苟有可采，即乞降付有司，与前所上言参同详议，著于今式。谨具状奏闻。

论臣寮不和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睹方今夷狄外强，公私内困，盗贼并起，蝗旱相仍。陛下轸念生民，深思祸患，忧勤之意，夙夜焦劳。而中外臣寮，未能为国家虑远谋，建长策，少济时事，以宽圣怀。近日以来，风俗尤薄，缙绅之列，不务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倾，或因小事而肆忿，纷然毁誉，传布道涂。饰己短以遂非，各期必胜；进偏辞而互说，上惑圣聪。当陛下思念远图之时，致陛下日厌纷纭之议。至于朝廷得失，邦国安危，熟视恬然，各思缄默。陛下仁慈睿圣，务存大体，未欲明行责罚以戒浇浮。伏望圣慈，特降诏书，戒励中外，革兹时弊，各使同心忧国，舍小谋大。然后陛下不为小事纷纭，烦



于听览，则可以坐运宸算，以康时难。取进止。

论三司判官择人之利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见近差薛绅为转运使。绅是三司判官资例，合作转运使。然外人议论未允者，若以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绅者，亦不足怪；盖见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旧转运使稍不材者悉令换易，忽见却用薛绅，所以人言未允。昨来京东用沈邈替却晁宗简，今用薛绅又更不及宗简，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时无事，公私上下从容，吏无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齷齪廉谨，不为大过。虽庸暗缪懦者，皆可苟禄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择贤愚，一例差拨，官虽渐滥，犹未败误。今天下事势，岂比向时，盗贼纵横而州郡无备，公私困乏而用度转多，赋役繁兴而人户凋耗，虽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岂可尚循旧例，依次用人？然臣窃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脱去旧例，如绅之辈，谓其已作省判，须且依例除转运。以此思之，若省判须令作转运，则弊在差省判之时不早慎择也。夫前已滥者不能骤去，后来者又不择之，永无澄清之时矣。臣今欲乞详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阙人，或令本省使、副自举，或朝廷先择举主，令举主择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资序。如此，则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则将来有好转运使。有好转运使，则逐路澄清，民纾用足。以此而言，择得一省判，为数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为利甚大，则失人为害亦大矣。伏望圣慈，留意裁择。取进止。



详定贡举条状

庆历四年

臣等准敕差详定贡举条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材。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学制合保荐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趋也。今先举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简其程式，则闾博者得以驰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故为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数者其大要也。其诗赋之未能自肆者杂用今体，经术之未能亟通者尚依旧科，则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谓尽人之材者也。其通礼一有司之所习，及州郡封弥、誉录，进士诸科、帖经之类，皆细碎而无益者，一切罢之。凡其所为，皆申之以赏罚而劝焉。如此，则养士有素，取材不遗。苟可施行，望赐裁择。



卷一〇五 奏议卷九

谏院进札子七首

讨论蛮贼任人不一札子

庆历四年

臣尝患朝廷虑事不早，及其临事，草草便行，应急仓皇，常多失误。昨湖南蛮贼初起，自升州差刘沆知潭州，授龙图阁学士，令专了蛮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杨畋作提刑，又令专了蛮事。畋未到，续后又差周陵为转运使，令专了蛮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王丝安抚，令专了蛮事。王丝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专了蛮事。不惟任人不一，难责成功。兼此数人一时到彼，不相统制，凡于事体，见各不同，使彼一方，从谁则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则用才不在人多；若遣不才，虽多适足为害。此臣所谓临事仓皇，应急草草之失也。今刘沆自守方面，不可动。杨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动。徐的于数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后差去，可以专委责成。其间惟有王丝一人在彼无用，可先抽回。近



闻丝有奏请，欲尽驱荆南土丁，往彼捉杀。臣曾谪官荆楚，备知土丁仔细，若果如此，则必与国家生患。朝廷已不从之，然丝处事可见矣。若丝到彼，默然端坐，并无所为，一任徐的等擘画，则丝在彼何用？自可召还。若以其身是台官，出禀朝命，耻以不才默坐于中，强有施为，窃虑的等不能制丝。又州县畏丝是朝廷差去，从其所见，误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张丝者，遂非偏执，曲庇于丝，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护其不才之耻，未肯抽回。即乞谕徐的专了贼事，只令丝至一路州军遍行安慰讫即速还，庶不败事。取进止。

论湖南蛮贼可招不可杀札子

庆历四年

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形虚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二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贼者，杀一人头赏钱十千，官军利赏，见平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除邓和尚、李花脚等数十头项外，其余随大小成火者不可胜数。今畋所击只一洞，所聚已二千余人，于二千人中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余时暂鸟散，必须复集。臣见自古蛮蜒为害者，不闻尽杀，须是招降。昨缘邵饰等失信于黄捉鬼，遂恐更难招诱。今若因畋小胜，示以恩威，正是天与招服之机，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头项者，因此小胜，传布捷声，其余诸处结集者分行招



诱，借此声势，必可尽降，旬日之间，湖南定矣。若失此时，渐向夏热，以我所病之兵，当彼惯习水土之贼，小有败衄，则彼势复坚，不惟为害湖南，必虑自此貽朝廷忧患。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贼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敕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今湖南贼数虽多，然首恶与本贼绝少，其余尽是枉遭杀戮、副胁为盗之徒，在于人情，岂忍尽杀？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则其功更大。仍乞明说此意，谕与杨畋。其赏典，乞少迟留，庶合事体。取进止。

再论湖南蛮贼宜早招降札子

庆历四年

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新差杨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又未见其利也。盖以蛮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于东，则彼出于西；官兵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盘氏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徭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邓初起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



人，遂致莫徭惊惶至此。以此而言，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于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必未轻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余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击之又不可，且杀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罢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几招之，可使听命。臣亦广询南方来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难招。邓和尚等，大则希一班行，其次不过殿侍足矣。正蛮叛者，得一团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类，使安耕织，而岁输皮粟，得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击之不已，则其受害愈深。况渐近夏暑，南方瘴湿，士卒不习水土，须虑死伤。仍恐迫之太急，则潭、郴、全、邵诸寨向化之蛮，皆诱胁而起，则湖南一路，可为国家之忧。臣欲乞速令两府大臣深究招杀之利害，共思长策，决定庙谋。若迁延后时，致彼猖炽，不幸官吏频遭杀害，则朝廷之体，难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心）恐不能自信，则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圣明，断之在早。取进止。

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

庆历四年

臣近风闻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枷禁沪等奏来。窃以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昨韩琦等自西来，闻有论奏，非以水洛为不便，但虑难得而难成。今沪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



专委此事，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遂成衅隙。其间利害，臣请详言。国家近年边兵屡败，常患大将无权。今若更沮狄青，释放刘沪，则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边诸将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闻刘沪经营水洛城之初，奋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战取胜，然后诱而服从，乃是党留诸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翻然复叛，则今后边臣以威信招诱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城更无可成之期，兼沿边生户永无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来，诸将为国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得之，亦闻韩琦近在秦州，尝欲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遂无所成，则今后边将谁肯为国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闻水洛之戍，虽能救援秦州，而须借渭州应副。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水洛筑就，他时万一缓急，狄青怒沪异己，又欲遂其偏见，稍不应副，则水洛必须复失，〔此〕其不便四也。缘此之故，遂移青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谓利害甚多，最难处置者也。

臣谓今宜遣一中使，处分鱼周询等速令和解，务要两全，必先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为。役众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沪宜释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释之，使感卿惠。若他时出师临陈，有违进退之命者，任卿自行军法。”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青使赦汝，责汝卒事以自赎。”俟水洛功就，则又戒青：“不可因前曾异议，坚执不修，惟幸失之，遂已偏见。今后水洛缓急，尤须极力应副，万一小有疏失，则是汝挟情故陷之，必有重责。”如此，则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



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盖罪沪既不可，罢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关利害，伏望圣虑深思。取进止。

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见朝廷近为修水洛城事，虽已差鱼周询等就彼相度，风闻周询近有奏来，为水洛蕃族见狄青枷取刘沪等，因致惊搔，周询却乞将带沪等往彼，以此足验刘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了此事。臣谓必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尚虑议者必谓不可因小将而动大将。今若但移洙而不动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将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类前后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沪被移矣。如此，则于洙无损，于沪获全其功，于边防利便，三者皆获其利。若曲为尹洙、狄青，却将立功将校轻沮，则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护，轻沮武士。况今沪与洙争，而沪实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沿边武臣尽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耳。臣亦闻三者，惟沪尤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轻沮，则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沪若不在水洛，则蕃族恐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辑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于尹洙曲有党庇，则不与边防生患。此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望圣意断而行之。取进止。



论陈留桥事乞黜御史王砺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睹朝廷近为王尧臣、吴育等争陈留桥事，互说是非，陛下俗尽至公，特差台官定夺。而王砺小人，不能上副圣意，挟公徇私，妄将小事张皇，称王尧臣与豪民有情弊，诬奏慎钺令凶吏潜行杀害，及妄称真宗皇帝朝移桥不便，致民切齿等事。及勘出事状，王尧臣元不曾受豪民请属，慎钺亦不曾令小吏潜行杀害，及据先朝日历内真宗皇帝亲谕王旦，为陈留桥损害舟船，特令修换。证验得王砺所言，悉是虚妄，上惑圣听。赖陛下圣明，慎于听断，不便轻信其言，别令吕觉根勘。今既勘出事状，方明王砺不公。伏以台宪之职，本要纠正纪纲，而砺但务挟私，欺罔天听，合行黜责。其罪有四：一曰谤黜先朝圣政。谨按日历书真宗皇帝亲谕王旦移桥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间利病，移得此桥为便。故史官书之，以彰圣政，为后世法。今王砺却称是真宗朝权臣受豪民献赂，移得此桥不便，民间至今切齿。若如王砺所说，即是真宗误信权臣移桥，致民怨怒，乃是当时阙政。今国史书桥便利，彰先帝圣政，王砺言移桥不便，是先朝阙政。臣不知国朝旧史可信，抑夏王砺之言可凭？其虚妄谤黜之罪，可诛一也。二曰中伤平人，使今后劳臣不劝。臣见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画钱谷，至有强借豪民钱二十万贯，买天下官私物货，至税果菜之类，〔细碎〕（碎细）刻剥。自尧臣在三司，不闻过外诛求，而即〔令〕（令）财用不至大阙。亦闻南郊渐近，诸事亦稍有备。当此窘迫乏用之时，而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粗足，亦可谓劳能之臣。方当责其办事，今因移一桥小事，而王砺诬其与豪民有情，致兴大狱，及至勘出，并无



情弊。是王砺不恤朝廷事体，当此乏用之际，将能干事之臣因小事妄加伤害，其罪二也。三曰诬奏平人为杀人贼。凡台官言事许风闻者，谓耳目不及之事，即许风闻。今王砺目见慎钺所遣小吏别无武勇，又无器仗，而称其有杀害之心。及至勘出，并无迹状，其罪三也。四曰挟私希旨。初，朝廷本为省、府互争，别选不干碍官定夺。王砺既吴育是举主，即合自陈，乞别差官，岂可谤黜先朝，希合举主？且砺言慎钺是尧臣所举，感惠必深，今砺是吴育举，岂不怀感？且吴育与王尧臣本无怨恨，各为论列本司公事，所见异同，乃是常事。但王砺小人，妄思迎合，张皇欺诳，其罪四也。且王砺谤黜先朝圣政之罪若不重责，则无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伤尧臣若不重责，则使劳能之臣不能安心展效；其诬奏慎钺遣吏杀害及挟私迎合举主之罪若不重责，则今后小人恣情妄作，狱讼必多。事系朝廷之体，臣忝谏诤，不可不言。其王砺，伏乞重行贬黜。取进止。

论王砺中伤善人乞行黜责札子

庆历四年

臣近有札子，并曾面奏，为台官王砺特被差委，辄敢徇私，妄言王尧臣因移桥别有情弊等事，欺诳朝廷，上赖陛下圣明，再令推究，勘得尧臣并无私曲，已蒙圣恩释放。自王砺妄形弹奏，罗织无事之人，欲借国威，以报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闻尧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释，中外之士稍复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国之利。如砺善恶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试之以事，见其倾险之迹，则岂可更令滥处台宪，中伤善人？伏望圣慈，早行黜责，以戒在位倾邪之辈，兼亦使今后选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别造过愆。若砺不



黜，窃虑今后被差委者动皆作过，则陛下无由使人。此事所系不细。取进止。



卷一〇六 奏议卷十

谏院进札状七首

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

庆历四年

臣近见淮南按察使邵饰奏，为体量知润州席平为政不治及不教阅兵士等，朝廷以饰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体量。臣窃以转运、提刑俱领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为转运，其次乃提刑尔。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质于其次者而决疑，臣不知邵饰为人才与不才，可信与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则一路数十州事岂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为提刑者，其才与饰优劣如何？若才过于饰，尚可取信。万一不才，于饰见事相背，却言席平为才，邵饰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饰，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舍饰与席平俱不问，则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台官，立朝无状，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寻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罢。朝廷两府而下，谁不识平？其才与不才，人人尽知，何必更令



提刑体量，然后为定。今外议皆言执政大臣托以审慎为名，其实不肯主事而当怨，须待言事者再三陈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于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图怨不归己。苟诚如此，岂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无此意，是好疑不决，则尤其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为转运使不察官吏，特出诏书，加以使名，责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禀诏书，举其本职，又却疑而不听，今后朝廷命令，谁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今邵饰言一不才显者，所贵朝廷肯行，然后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为朝廷不信，却委别人，则饰之使威，谁肯信服？饰亦惭见其下，今后见事，不若不为。不独邵饰一人，臣窃闻诸处多有按察官吏，皆为朝廷不行，人各嗟惭，以谓任以事权，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谕也。伏望圣慈特敕其邵饰所奏，特与施行。又令今后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别官，示以不信。所贵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尽心。取进止。

论与西贼大斤茶札子

庆历四年

臣伏睹昨者西贼来议通和，朝廷许物数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计五万斤。缘中国茶法大斤小斤不同，当初拟议之时，朝廷谋虑不审，不曾明有指定斤数。窃虑西贼通和之后，须要大斤，若五万斤大斤，是三十万小斤之数。如此，则金帛二十万，茶三十万，乃是五十万物。真宗时，契丹大举至澶州，只用三十万物。三十年后，乘国家用兵之际，两国交争，方添及五十万。今元昊一隅之敌，一口便与五十万物，臣请略言为国家大患一两事，不知为国计者何以处之？



三十万斤之茶，自南方水陆二三千公里，方至西界。当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为休民息力，若岁般辇不绝，只此一物，可使中国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计元昊境土人民，岁得三十万茶，其用已足。然则两榷场舍茶之外，须至别将好物博易贼中无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与中国为敌国，指元昊为小邦，若见元昊得物之数与彼同，则须更要〔增〕（争）添，何以应副？不过云茶不比银、绢，本是粗物，则彼必须亦要十数万大斤。中国大货利止于茶盐而已，今西贼一岁三十万斤，北虏更要二三十万，中国岂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与西贼议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顾国家利害，惟恐许物不多。及和议将成，契丹语泄，两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许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罢和。臣乞陛下特召两府大臣共议，保得久远，供给四夷，中国不困，则虽大斤不惜。若其为患如臣所说，不至妄言，即乞早议定计。取进止。

论西贼占延州侵地札子

庆历四年

臣窃闻元昊近于延州界上修筑城垒，强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后议和，故杨守素未来，而占地之谋先发，又闻边将不肯力争。此事所系利害甚大。臣料贼意，见朝廷累年用兵有败无胜，一旦计无所出，厚以金帛买和，知我将相无人，便欲轻视中国，一面邀求赂遗，一面侵占边疆。不惟骄贼之心难从，实亦为国之害不细。今若纵贼于侵地立起堡寨，则延州四面更无捍蔽，便为孤垒。其贼尽据要害之地，他时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则关中遂为贼有。以此而言，则所侵之地不可不争。伏况西贼议和，事连北虏。今人

